

厦門青年作品選集

1933



目次

謝冰瑩女士作序

創 作 小 說 戲 劇 翻 譯 小 品

- | | |
|------------|-----------|
| 波羅蜜 | 蘇宿莽 (1) |
| 三等探闊嘴昌 | 朱 汶 (12) |
| 坑 | 白方迪 (43) |
| 胡小子的家 | 葉桑克 (91) |
| 死刑 | 蘇 沂 (103) |
| 賤賣 | 邱宛朋 (111) |
| 恨 | 陳啓肅 (145) |
| 王縣長 | 林貞羊 (157) |
| 夜未央 | 葉癡樵 (169) |
| 力 | 吳輝亭 (211) |
| 咱們 | 葉潮棠 (231) |
| 我們的黎明(獨幕劇) | 紀 林 (73) |
| 半同情者(小說) | 耶 魯 (133) |
| 都市的交響曲 | 靈 納 (141) |

續目次——

詩

傳播	辛 子 (18)
殺掉我吧	辛 子 (20)
微風	徐君藩 (38)
來，媳婦兒	徐君藩 (40)
平和風	方 迪 (42)
夏的村	杳 渺 (69)
血與汗	朱 汶 (72)
夜行	黑 子 (89)
酒	黑 子 (90)
晨	童晴嵐 (101)
死神之前	葉癡樵 (110)
大概又有什麼事變了	徐君梅 (129)
夏夜	徐君梅 (131)
1933的結算	韋 敦 (132)
智識勞動者的前衛戰	黃 黑 (143)
病	高文顯 (156)
浣衣婦	童晴嵐 (167)
清醒的夢	高文顯 (168)
露西亞的勝利	蘇 沂 (208)

選

波羅蜜

蘇宿莽

誰相信那個坐在牛車上的是老干，三個月來的老干就總是在苦力間揩油的。沒事幹，躺在角落破蓆上打鼾，那樣兩手兩腳縮得緊緊地，真像路旁臥着的一隻狗。船到了，勞力們招呼着到碼頭去搨樹膠，大半天也只能掙個五七十仙，過不了兩天又得同鄉們幫忙了。然而，今天的老干是暫時的做了一輛牛車的主子，排着一副光彩的臉孔，神氣地拿着鞭子坐在車頭。

牛一步步的向前進，這輛上了年紀的車就在這

平坦的路上一拐一擺地顛簸着，使得老干的瘦得尖禿的屁股，就像有誰在下面拿根鐵錐一下一下的向上敲。

放下那根作為鞭子的竹桿，從衣袋裏摸出一個鐵匣子來，老干從那七橫八倒在裏面的香煙頭拿出一根 Ghesterfield，他記得，這是在戲院門口一個紅毛男人丟的。人一高興，煙抽起來味道特別好，況兼這是 Chesterfield，天曉得，幾個月才有這一個機會。

說起來他老干是應該感謝林阿才的，不是他昨天從山頂來，他那裏會曉得公班衙命令波羅蜜園的園主要在一星期內把所有的波羅蜜割清；要不是林阿才好意的照應，他又那兒可以不先納租錢只由阿才口頭一個介紹就可租得這一輛牛車。做一個棧房的二手管理人的林阿才，能這樣帮他老干的忙，老干是很滿意的。

不敢多大用力的抽着，Chesterfield 的青煙一縷縷盤轉個身在老干的嘴角消滅了。他望着天，天是藍得發黑，沒有一絲兒的雲。太陽從斜道裏射來，老干的皮膚熱得癢癢的，他索性把身上這一件只剩一個扣子的單衣翻下。車突然劇烈地震動一下，把他向前一推，手頭這一件單衣便乘勢向前一揚，竟

脫手而披在牛的背上了，像是一件袈裟。老干看它一眼，再舉起頭望望天，他想起在數千里外，同樣的一個藍色的天底下的自己的家來了。

老干是三年前到馬來亞來的，而他所以來馬來亞的原因，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就在三年前的一个春天。一個月光照亮的晚上，青龍宮口集着一堆的人，這中間有老干，和一個下三甲從馬來亞回來的祥標，此外無非是鄉裏種田的同伙們，還有幾個小孩子。

先是大家在談起這幾天催得很緊的田畝捐和懶惰捐的事。老年人說得很氣憤，三句話裏少不了一句「操他老娘的三五代」在咒罵着。

「婊子養的！要咱們種鴉片啦，又要田畝捐。不種要懶惰捐，怕將來不連放屁也要收捐嗎？老子無鬍子種田到當今這個歲頭，就不曾聽到這樣無天無地的事。」

少年人有的主張聯合從前的兄弟社像溪邊社那些，到城裏去請願，要是無效就幹他一下子，有的，老干便是一個，想起白天來的那四根盒子砲，幾年前農會裏那些人在東橋頭所流的血，不禁有點說不出的在悶着。祥標這時却再提出他在南洋的一切事情來，他說：

『唐山的官府究竟是狗養的，不知道照顧百姓，國都那裏能不弱？番地却完全不然，他們紅毛雖然也有收捐抽稅，但他們是照規循矩的來；收捐的人也客客氣氣地。誰像他媽的這樣雄糾糾，不分皂白，要湯要茶，活像鬼迷着的。所以番地掙錢不難，比如到碼頭一跑，什麼時候都有東西等着要挑要捐，一天掙個兩三塊錢不難，在那邊，真那個，那個…』。

少年人有的像聽西遊記似的在聽着，有的不耐煩了免不了要罵一聲：

『眼前捐無法可繳，清明節不久又要到。沒有錢最難過啦，談什麼番地不番地。天上最快活啦！飛上去！』

那時的老干，很喜歡祥標的話。他時常背地裏想；『像咱這樣的過日子，今日担心捐稅，明天担心雨水；種這三五斗的田，除了這樣那樣剩得多少。像大前年那次大水，就累得爲人家忙了幾年，還氣壞了父親。這樣下去永遠不用出頭。祥標那小子，當時還不是一隻鼈子？有好舅父，帶去過了幾年番，什麼現在竟這樣舒服了。到底出門才有日子。』老干看過聽過本鄉外鄉許多過番發財的人，心裏也不知動了多久，有一回對母親索性說出要賣田去

過番的主意，但不幸碰了一個大釘子。母親說：

「畜生，不長進！你爹才過身幾年，沒本事建業，倒想連祖宗手上辛苦創置的几斗田壞了，——你……你過番，我煮沙當飯吃？」

經過這一次碰壁，老干曾死心了好大時候。

自從去年苦旱，再加上兩年來的百捐百稅，種田的人誰不怨歎？就是老干的母親，有時不堪官兵整天上門叫鬧，話裏也曾有把田地變賣，叫老干到城裏做些什麼閒什事的意思。但老干心裏，總以為「過番」好。所以近來他又在熱烈地想着要「過番」。

這晚上青龍宮口的「聚會」，老干很起勁地聽聽這個說話那個說話。田畝捐和懶惰捐的事他是知道的，母親就爲了這個苦得午飯也沒吃。他自己也是明白，現在如果真的種起鴉片來。未來的禍端不用說，目前這筆田畝捐那能交得出？可是不種又得懶惰捐。他想到爲難處，曾自個兒咒罵了一場。不過，那種「幹他一下子」的意見究竟不爲老干所贊同。哥哥不就爲農會事給官兵抓去槍斃的嗎？他沒有忘記哥哥的死。老干對於哥哥參加農會的事，曾勸止他：「他們種人家的田，受不了，要翻翻身。咱們自己這三五斗田也足夠度過日子，何苦跟他們一塊兒？」哥哥的回答是：「種田人的事種田的人不管，

教誰管？」以後哥哥給槍斃了，那一年又來一次大水，過後是父親的死。這一些災難，在「到番地去發財」的熱情遮蔽之下，使老干不敢作「非分」之想，而祥標的話，在這晚上是最為老干所動聽的，他的話使老干的舊夢蘇甦過來。

這晚過後兩星期，老干竟然動身到廈門來轉向馬來亞去了。這回母親會堅決的答應了他的主張，真出老干的意外，尤其是那五斗半田會那樣快的出手，由祝生老爺承去，雖然受他七除八扣的虧，他更萬想不到。其實，不是他姊姊肯來伴母親住，問題也不得如此順利地解決的。

老干去後，鄉裏流了一次血，但他是看不見的，他得意於向自己的天堂爬去。

老干在馬來亞住下三年未曾回家。「天堂」不是他想的那樣好玩。在起初，得到一個同鄉的介紹，他在一家樹膠廠裏做個小工頭，工作倒也輕鬆，只是一月才十八塊錢，寄家裏以外，剩不了許多。但老干是會忍耐的，他想：「雖然老鄉們都說近兩年的生理冬比不上從前，我老干只要刻苦一點，有那麼一天，鼻上做個管棧房的人，不就好嗎？橫豎是自己命運壞，看不到錢在等人去拿的天下。」

有一天，山巴運下樹膠來，這一回比從前特別

多，光着上半身的土人像出窩的蜂集在貨車旁邊起運，老子照例站在大門口收竹籤。誰知這空前的大忙竟使他弄錯了一個大數目。晚上，經理叫他去：

「你到廠裏也大半年了，還是事事生疏。……！……想一想這樣壞的生理多，壞生理……土番就像賊，唔！……我想你還是找些輕可事做，我想，唔……」

「頭手的事……我請老板，老板想……」

但經理老伯給電話房叫進去，半天不出來，「真衰運這碗飯想不到這樣下落！」老子心裏像凝個了一樣。下午，他便搬到一個同鄉的苦力間去混。

五個月過去，馬來亞的秋天是爽快的。在老鄉一批批的給配回唐山這個時候，老子天幸得到一個牛車行的車夫的地位。這裏薪水少一點，却有時可得點外路。老子會忍耐的，他希望有一天，他可得到一輛牛車，自己可做主。

家裏來了幾次信，說他年紀也大了，應該懂事，積幾個錢好回家討個媳婦兒，免得老娘整天看望；姊姊不能長久跟母親住的。又一次，信裏說起聽見回唐山的老鄉說，他在番地當車夫，人很枯焦，做娘的很憂心。要是這邊難過日子，還是回去種田

。老干怎好實實在在告訴她？只推託說是從前雖曾在車行過一個月，現在已經仍在樹膠廠了，積錢的事却未嘗提起。

「衰運」一條蛇似的纏住老干，他滿心希望有那麼一天，做一輛牛車的主子，那時候，好真地積起幾文錢，好……。但老天給他的答覆出他意外，這回自己並沒一絲錯處，而牛車公司因負債關門，又把他送上街頭了。

「總是自己命運壞，看不到「錢在等人去拿」的天下。」

於是老干在苦力間流浪着。租了兩回的牛車上山巴去總是放空回來，失去了僅有的餘積。他再也沒有什麼好希望，人瘦得像一個癆病鬼。家裏的信索性不答覆，整天在苦力間躲着，像一條狗地躺在角落。這樣他經過了整整三個月。

馬來亞五月的風是輕輕的，修遠的道路揚起了一重薄薄的黃塵，高大的椰樹一動也不動的垂着頭。棕樹的巨掌承着陽光，陰影跌在牛的背上，也碰上老干的赤身。Chesterfield 不知在什麼時棄了。從陽光裏驟地進了樹陰，涼氣像螞蟻在皮膚上蠕行，老干打着呵欠，伸一個懶腰。牛嗥了一聲，樹林裏

起了輕輕的回響。一個樹膠園的門外，坐着兩個馬來後生，頭上各托着一大盤的青菓。一看老干的車上來，馬上跑上前去。一個挽住牛角，一個把水菓捧得高高，快撞着老干的下巴。

「吃一個，吃一個，芒果，一仙，兩個……」

「榴蓮，這一塊三仙，吃這塊，兩仙也好，吃這一個……」

溜着滿筐沁沁的菓，停了一刻，老干終於揚起他的鞭，挽牛角的退了一步，牛便向前面的斜坡上去。留下那兩個後生站在路中，嘴裏嚙嚼着一些什麼。

好容易才到了嶺上，這是一個高峯，左邊可望見來往於坡底和內地的火車，右邊一望無際密密的樹膠林是有名的C.H.園。時候已近正午，太陽曬得熱烘烘地。老干肚子餓得真厲害，回頭望着早上從那裏出發的坡底，像是一座魔城，黃的煙，黃的霧，包圍着它的頭顱。

但一想着下過這個斜坡，向左轉不到三里路便可以到了波羅蜜園的區域，老干就像有誰端着一疊鈔票放在他掌中似的快樂起來。連咯咯響的肚子的難過也都忘死了。這當然不能怪他太得意，——他老干已經三個月沒有見過一塊錢了；混在苦力間，

三頓兩頓沒着落。而今天，要載着一車波羅蜜下坡底去，照目下的價錢看來，至少也得三四塊錢；扣下兩元的車租，往後剩下的也有一塊八毛。一塊八毛，這一個數目多末大，現在的「生理冬」。拿起鐵匣子，檢着餘下的煙頭才只有四根，老干便再放下了。

到波羅蜜園區域已是過午，園外早停着三五輛牛車。老干想起真奇怪，自己是早上出發的，爲什麼在路上沒碰着他們，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昨天晚上趕來等的。

園外都是參天的大樹，有栢樹。有樟腦樹。還有不成材的椰樹。粗壯的樹根浮在地面像一條條的巨蛇，幾個車夫抱膝坐在上面談天。這中間，一個是老干從前在牛車行的同伴大貞，車行倒閉以後就再沒有看見他的影子，老干想不到他也在這裏。

「噢，是阿貞嗎？這一向跑那兒去？」

「慚愧！……來，這兒坐。」

車夫們望着老干，老干坐到大貞的旁邊，喘着氣。

「媽媽的，一輛老車，抖得；抖得幾根瘦骨頭要折。」

『你這矮的，不是說要回唐山了？怎麼？……』

『早晨天一光就出來，到現來肚子還空空，回唐山個鳥……小子，做得好事總不記得，記得咱……』

阿貞要搶嘴，給一個禿頭的先來：

『不是說陳國輝給槍斃了？』

『坡底大家都這樣說，是在福州，不過，』老干的話。

『管他娘個三五六代，多一個陳國輝你少了什麼，少一個陳國輝你得了什麼？……怎樣……唐山不久反正是要給日本鬼子拿去的，你在番地，沒飯吃頂苦，啦，說什鳥，怎麼，……』

『你又不是番仔的子孫，陳國輝死，家裏種田的人是要快樂的，頂衰運總也免納那些懶惰捐，人頭捐，他媽的什麼烏鳥捐……』

三個人在那兒爭論，老是大貞的『怎樣』占上風，老干和禿子是同樣的見地，他們聯合着戰他阿貞一個。

終於一個靠在樹頭的大塊子站起身來，摻着同安的口音，揮着兩隻手。打斷他們的話：

『哭你娘的棺材頭，你老母的，——唐山官府老子是真那個，那個……婊子養的，換來換去總是

要錢，錢，沒有……要你的命……吃過飯，談那個？……」

『怎樣，你烏鬼龍說得對，那些……怎麼？…』

大家沒有話。烏鬼龍抽着打鼓牌，自個兒往遠方望。老干摸着自己的鉄匣子，但沒有拿出來。他吐口水，向樹後一條小溪走去。他渴極了。

午後一點五十分，七輛牛車駛進波羅蜜園內的廣場。已收割的波羅蜜，東一堆西一堆，有如唐山收成後的稻草堆。波羅蜜都是成熟得久了的，蒸出逆鼻的氣味，酸溜溜的。

園內的管理人是一個瘦條子，一隻手不住地搔着下巴。鼻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看樣子總在五七百度的光景，他吩咐每輛牛車開到一堆波羅蜜的旁邊去。穿着「沙籠」的馬來土人，黑色的皮膚閃着光，開始把波羅蜜搬上牛車。圓眼睛的印度人，吱哩咕嚕着，把波羅蜜一顆顆向牛車上送，豆一般的汗珠在皮膚上滾着。幾個工頭站在旁邊呼叫，兩手插在腰間。管理人迷着眼睛，看不到眼珠子，不耐煩地劃着手。

「幫着搬不好嗎？也得早點起身，——橫豎站着等不也一樣？」

老干早已爬上車頭坐。一翻身下地來，振起精神，幫着扶着擲上車。其餘的車夫也一齊動手，只有烏鬼龍惡狠狠地釘着那瘦條子一眼，嘴裏咕嚕着。要不是大家都已動手，他烏鬼龍是不喜歡的。他明白自己是給載貨的牛車夫，又不是裏面的苦力，要咱們幫做工，出得多少錢？瘦條子摸一摸下巴，看這一堆又看那一堆，臉孔像木頭雕的，一點表情也沒有。

「老板，放得太重了，這輛車是，是很老的了，——不會，……受得了嗎？」老干和氣地向瘦條子說。

「也用不着你去拖去拉，牛總不會壓死？——煩腦得好，好，真好……」

波羅蜜已經裝好。七輛牛車平地隆起一個背脊。車夫都上了車，工頭分給每人一支竹籤，上面寫着阿拉伯字。瘦條子提高喉嚨叫：

「聽清楚，魯濱孫路八十七號，合福隆。至遲要在七點鐘交貨。知道了嗎？——八十七號合福隆。」

「八十幾，怎樣？……」大貞想多問。老干搖手：

「走，我懂得的。」

路上，老干非常高興。一大羣人有說有笑，那裏像來時靜寂得發愁。烏鬼龍的車跑前頭，禿子緊跟着他。老干和大貞並排地走。後面那三輛，差個丈把遠。

『阿貞，你想想。還有，沒割完哩，明天總得再來。』老干問。

『愁什麼？老干，公班衙限令要在本星期割清楚的。雙吉園就使割完，怎樣，……那李一一淮水那一大園總不能不割？他奶奶的，只怕沒，沒，怎樣，』

老干答着，但沒有出聲。

『有錢人都也要有一天衰運，我以為還是……現在波羅蜜這樣不值錢，……他不會虧本？』

他們，嬉養的整天算盤打得響，怎麼，總是，……用得着你煩惱？——波羅蜜罐頭在唐山一罐賣得三四十仙錢，這裏有三仙本錢沒有？怎樣，虧本？他……』

禿子落後了，烏鬼龍的車已過山崗，不見了。

『阿貞，想不到老子這樣衰運，一到便是壞「生理冬」。你，我老干家裏……』

『還，又是家裏，我不是說沒飯吃頂苦嗎？你還想家啦！倒真……怎麼？……』

老干再也不說話。風吹着，樹葉撒在波羅蜜上面。岔道裏衝來一輛摩托車，拖着長長的一捲黃塵，轉馳前面下去。老干的臉孔給太陽曬着，像一顆乾了的棗子。後面那三輛趕過了老干和大貞，跟着禿子那一輛前進。

到坡底時，電燈已經亮了。馬來亞的夜是美麗的，迷人的音樂在街中的空氣流盪，光亮亮的汽車載着香噴噴的姑娘賽艇般在馬路上滑着。警察發了瘋似的，站在街心狂舞。人的潮，人的海。馬來種人呈露了他的美——在輕柔柔的晚風，五月的夜裏。

爲要趕上已經不見了的五輛車，大貞和老干着急地趕着。老干的心情，有如在繩上行走的賣江湖的老嫗，望着牛頭的起落，他翼翼地不做一聲。

轉過灣，正是魯濱孫大街。

『合國隆又在那裏？』

『前面那一盞大紅燈間壁不就是嗎？』

大貞照老干所指的地方看去，不大分明地，門外停着那五輛車，並且圍着一大堆的人羣。嘩喇嘩喇的聲音，一步響一步的向大貞耳朵攢。

這兩輛後到的車——近來，堆着看的人們自動地

散開讓出一條路，這兩輛車便湊在一塊兒了，

人羣裏發着笑聲。烏鬼龍衝上前來：

「你們，來得正，——好，……他祖宗的十八代。他……萬福隆說是跟那，臊他奶奶的，的雙吉園沒交關吶！……要兄弟們的命！」

「這倒就怪，說什麼？——雙吉園不就說魯濱……遜路，八十……」大貞一滾下車，搶上店前。

老于可真弄得那個了，他是認得合福隆的。爲什麼雙吉園這樣糊塗。

「當今，生理多……」

衆人的嘩聲淹沒了說話的人的話。是一個倭子，他提高了喉嚨，唾沫噴着：

「這生理多，——波羅蜜園園主又不是憨子，像這，這一仙錢兩三顆沒人要的年頭，賣得夠給車錢？……他娘……」

似乎沒有多人注意他的話，一會子，倭子在人羣中消失了。

「可不要聽錯鋪名？……你們……」一個夥計的話。

「一點也不差，八十七號，合——福——隆，……老子住坡底也六七年了，眼睛又不給，不給糊着，弄……」

「你合福隆非起下不可，……可知道，我，我餓了一天……你……你們，要我的命，……這輛……車……」老干抖着牙關，上氣不接下氣。

「市面上誰不知道，不知道我們合福隆這幾個月老就不收波羅蜜，自己「盲鳥不看槍星」，……倒搗橫了。」

老干的臉色發白，燈光照着越顯得猙獰可怕，他靠着車，搖着兩隻手，熱淚在兩頰劃垂直線。看熱鬧的人在笑，在議論。

「要命的，公班衙幹什麼要強迫收割呢？——放着讓牠爛掉，不更好？……」

「紅毛子倒要講，講他，講他……媽的衛生，衛他……」

於是印度警察滿是鬍鬚的臉孔在人羣中出現，吸乾了嘩喇不住的聲音。

「烏拔，他合，合福……非起下不可，我……我……車……」

「靜，不許鬧！」

烏拔問清了事情，舞着手裏的警棍。

「是你們自己上當，不能要合福隆收。現在，即由你們自己拍賣，抵償車租，不許再鬧——不聽的，跟……」

『摻你祖宗十八代……狗披頭，你這，這……
知道這許多……』

『一仙兩……兩顆沒人要的，的波羅蜜，賣得
，……你媽的……』

『老子，……這輛車……你老宗……』

『……………』

烏鬼龍，大貞，……一個，再接上一個。

鐵的拳頭舉起，人的潮，移動，移動。

林呵才，車租，那近視眼的瘦子……在老干的
眼前蕩着，翻着。

『婊養的……都是一夥子……夥子來……』

鐵的拳頭，人的潮，移動，前進。

紅色的燈光，浸透了一羣咆哮着的靈魂。

十一月二十日。

詩 二 首

傳 播

辛子

我們是緊張，

捏着鐵的拳頭；

傢伙！我們的心是相識的，。

喂！你準備好了沒有？！

.....

聽呀！爆竹的信號，
來了！飛快的集合，
『反帝國主義呀！』
不要悶在心裏，
喊出心頭！

.....

傳播吧！——

紙上記載着咱們的話，
相識的，也是陌生的臉孔，
集合着，在街頭！

.....

我們是舊世界的叛者，
亢奮的血，溢在心頭；
我們喊了：響徹地球，
他媽的！你瞧：狗子們在發抖！

.....

鐵的行列啊！

誰會像老鼠悄悄地溜走？！
我們喊了：在嘴裏，在紙上，
我們是站上世界的屋脊。

殺掉我吧！

辛子

殺掉我吧！
如果你高興，
我們殺人像割草，
這是習慣的！

.....

殺掉我吧！
我是決不投降的！
隨你毒打苦刑吧！
你刑不了我的意志啊！

.....

殺掉我吧！
信仰是不能隨便墮落的；
如果死，却是我的光榮，
成千萬的同志在我後面啊！

一九三三，九，二六，

三等探闊嘴昌

朱 汶

(一)

闊嘴昌斜含着海賊牌香煙躺在沙發上，左足蹺起架在右足上顫跳，眼睛半攏的仰跟着煙裊的飄升，口裏呢喃着十二月歌曲，聲音慢慢地碰到狹窄的四牆再迴轉過來。辦公棹的背後高掛着一塊白底黑字的木板，上面寫着值日王阿昌五個字。他不耐煩地起來踱着，走到門外，滿威風地向路上的行人掃射。鎗套故意地從他的黑絹衫背後露出來，衫是袒着，裏面露出雪白的紗內衣。時常伸出舌尖在他的

闊嘴的周唇潤一潤。接着便哼着口哨，厚闊的唇合攏真難看，像豬的嘴巴樣的。門外掛着××偵探隊第×分隊幾個大字。他是不認識字的，但他曉得這塊木版寫的是什末意義，這是一所政府重要機關，他是這機關裏的人物。

兩白壁上依着幾根木棍 籐條，鎗架。中間掛着總理遺像及黨國旗。一隻辦公棹，幾塊木椅和籐沙發便是這屋裏一切的佈置。屋內是陰暗的，沒有窗子。時間只有四點多，裏面已現出灰黯的濛色了。

闊嘴昌在屋內來回地踱着，腦袋內萌芽着新生命的苗，滿給快樂的希望佔據着。眼前不順序地映出紛亂的想頭，三等探，他想，每月四塊錢，成什麼樣子，有老母，有弱妹，多夠累啊。媽的，單是自己吸煙每月也不止四塊錢……自從上月頂了黑三的缺，至今全沒有幹過一點兒事情。太不中用了，白隊長不是常常這樣罵我。是的，真是太不那個的。但是，並不是咱沒有勇氣，實不知要從何幹起。

咱並不怕死的——幹這勾當怕死那還成，幹！媽的，一定要幹。把眼睛睜開點，決不讓它溜過。（想到這裏握緊着拳頭，劈的一下子碰在左手心上。）是的，破一起案，便可以升到二等探。白隊長豈不是常常勉勵我們：事情多着呢，建功的機會很容

易啊，只要你們細心觀察；破一件案子，便可得賞金，升級，尤其是破獲×黨機關，你們努力去吧。根本闊嘴昌不知道什麼是×黨，×黨是不是青面獠牙的？幹嗎事情？要如何去破獲呢？嘿，有啦，白毛龍告訴他：×機關大多是在學校，×黨員大多是學生，頭髮留得長長的，穿着灰色的學生裝，尷尬的樣子，散發傳單的，那便是這貨色。他把這形像牢記在腦內，幻出無數白亮嘻笑的夢。可是，當職已有一個餘月了，仍找不出一些兒蹤跡。隨便冤枉人家是不成的，得有證據。近日他的心越來越急，從馬蹄煌借來的十塊錢催得要命，母親乾病在床上，自己的肚皮，生活……媽的，眼看同僚們個個都有事情鑽，袋子裏的錢老是琅玕的響。只有咱這不出息的，窮得要命。四塊錢，啊，三等探……

屏障後房內五六個一二等探在閒談，裏面排着一架竹床，二個探目在床上燒大土，煙霧佈滿整個陰晦狹窄的斗室。有幾個坐在床上，棹上，吸着香煙，飲着濃茶。

闊嘴昌探着頭，裏面有人叫他進去。

「哈哈，闊嘴昌老是沉着面，愁眉不展的。」

「雄哥，有錢嗎？二塊借我，今晚沒有米啦！」

「媽的，不長進，老是同人家借錢，誰有這麼

多錢借你？」躺在床上的雄哥正吸得起勁，嘶嘶的響，從鼻腔內冒出濃濃的煙。

「臊你媽的，昌啊！不能這樣，老是呈出一付窮酸相，我們隊裏的面皮都讓你扯破了。」

「可是，你知道，每月四……」

「媽的，誰不是從四塊錢當起！說這不長進的話。」

「誰像你這樣老實，一定要餓死。」吸過了癮的老吳哥從床上挺起來，他是這隊裏頂老練的人物，過了八年的偵探生活，從三等探起，現在可升到一等了。一等探每月也祇有十六塊，靠他一身好本領，天天的大上，燒酒，狎妓，都不愁沒有着落。這是餘外的，正經的破了案子還可以賞錢，五六十元是說不定，單就二間賭場的看頭錢，每月也有五十元。他算是這隊裏最紅的「明星」，誰不佩服他，欣羨他？

「昌啊，告訴你，」老吳接着說，「幹這勾當不樂他一生便是頂大的傻子，不然，出生入死誰願意幹？上回咱與×黨火拚了半小時，打死他四五個，自己腿上也中了一彈，現在子彈還在肉內。你說厲害不厲害，因此咱便升了一級，告訴你：正經的事情要努力去幹，餘外的不妨鑽一鑽別的路徑，不然

單就薪金吃水也不夠，這是咱隊內的兩顧主義，聽懂了嗎？闊嘴昌！」

闊嘴昌點一點頭，可是腦內還沉着今夜米的問題。

「不要喪着面啦，這裏拿一塊去「賭」，明天拿來還我。」雄哥掏出一元給他，他意思的賭是「硬賭」。

(二)

七點鐘，闊嘴昌溜進了「十二支」賭場。

裏面混着許多賭徒，帶着「封仔」的，婦女腳色的，熱鬧得很，門外有幾個膽小的在逡巡，恐怕警察帶隊來破獲。一個賭東對他們說：「進來吧，不要緊的，裏面有好幾個保鏢的，還有每月讓×局拿去幾百元哩，保管你們沒有事情。」賭徒這才溜進去，把門門了。

「封仔」排在長椅上，賭徒們聚精會神的等候開場。七八個賭東預備「解封」。開前的剎那間是靜寂無聞，興奮到了極點，幾十隻眼睛在注意賭主手裏的匣子，跳動的心，各個都熱望着發一付橫財。賭主喊着「離手！離手啊，開啦，」接着，匣子開了，是黑車，霎時喜叫的聲和憂恨的聲激發着，開始在騷動了。闊嘴昌乘機把黑車與一塊錢包進去，這那

裏成，賭東發覺了。

「朋友，不要開玩笑。」把包封拿還闊嘴昌。

「媽的，看你有多大本領，不要賠的！」闊嘴昌因米發慌，握着拳頭，拍在棹上發憤地喊。

「眼睛睜開點啊，這裏有請人保鏢呢！」

劈的一聲，闊嘴昌的巨掌貼在賭東的頰上，一手捏住臀後的鎗柄，人聲雜踏騷亂了。

「臊他媽的，那一個眼睛被糞糊了，好不怕死，把他抓住！是好漢的不要跑……啊，原來是濶嘴昌，不要吵，不要吵，有話好說，大家都是自家人……」從屏後出來所謂保鏢的老胡五，手裏握着短鎗，聲勢兇兇的，看見是阿昌，才轉變緩和了。

「是老胡哥，我以爲是誰，對不住，還是叫他把十塊錢賠給我。」闊嘴昌把壳七袋進鎗套，怒容稍斂。老胡五也是他們的同僚，X隊的二等探。

「哈哈，沒有錢就來這樣拿，何必出這種手段，你我的臉子不好看，喂，（轉向賭主）就拿五塊錢給昌哥，叫賭東向他賠個不是。」胡五說着，在闊嘴昌的肩上拍一拍，和氣的說，濶嘴昌祇得順風使帆，把錢納進袋內，口內呢喃着：「看老胡哥的臉上，不然一文錢也少不得的。」說着，一溜煙走出

了賭場。

闊嘴昌順買了米菜回去。推進了矮小的家門，裏面黑洞洞的，隔成了二個世界。

十二歲的妹妹已經睡熟的了。母親躺在床上呻吟。

「阿昌！錢領到了嗎？阿銀餓得怪可憐，現在已經睡着了……………」是微弱顫抖的聲音，語中帶着哀怨的凄調。

「領到了。米也買來了，媽，明天請個醫生來看好嗎？」阿昌輕聲的說，一面點起掛壁的油燈。

「啊！我……我是快死的人了，不要再多花費些無用的錢，還是把阿銀小心地培養要緊……………」接着一陣急燥的咳嗽，咳不出痰來，幾乎要把氣鬱塞了。

「不要這麼說，媽！明天我一定去請來。」闊嘴昌坐在床沿注視母親蒼白的臉色。

「昌！我還得勸你，有機會不要再幹這勾當啊。那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可不是，冤枉人的下世得不到好處……………每月祇有七八元，賺的買命錢，真是……………啊！是嗎？人類是互相憐愛的，不應當互相任視，人都是好的，沒有罪，……………是不是，我是快死的人了，啊，啊……………」

闊嘴昌被母親的人生哲學感動了，心裏的蘊藏開始起了動搖，腦內紛亂地迴轉，楞住了好一刻兒。

• 人類是互相憐愛的？我要憐愛人家人家可要憐愛我？沒有飯吃還會憐愛嗎？現實的社會有沒有憐愛的可能？媽的，假面子，虛偽，世間並沒有什麼所論憐愛。強凌弱，富欺貧，是自然底現實，天演淘汰……母親是快死的人才說出這種語，臨死者的心總是和善的，況且她是婦人家，沒有見過世面，不知道人生的真面目是怎樣啊！……複雜的恩想在闊嘴昌簡單的腦袋內旋轉，一時莫知所措。直到看見躺在地上草蓆上的阿銀翻一翻身子，他這才記得放在棹上的米，叫她起來燒稀飯。

阿銀揉一揉惺忪的眼，拉緊着褲帶，拿着米往廚下去。接着，靜寂的屋內起了劈柴淘米的騷碎聲。

(三)

事情發生在闊嘴昌的母親死後一個月。

闊嘴昌無命地一直跟着紅運星跑。生活的肩卸愈來愈重，朋友的應酬，弱妹的拖累，三等探，每月四塊錢，加以母親的喪費攤借了二百元。樹要皮，人要臉皮，幹這勾當穿起襤褸的衣服那成？是嗎？對不起上方。況且可以擦油的地方到處都擦光了

件——更是搶，真倒運，短槍抵押了人家，好幾回沒錢去贖，經同僚的說情才拿回來。隊長近來對他冷眼相加，似乎有把他革掉了的意思。太不中用了，他何嘗不是這樣自責，結果碰灰子還得去碰，連母親最介意起銀妹也抵押了人家一百二十元用掉了。他時常想要脫離這行當，可是別的位置那麼容易找？最恨幼時沒有念過書，什麼事情都幹不來，流浪慣了，真是沒有法子。生活的桎梏向他的身上狠命地鞭，逼得他走頭無路。

「老吳哥，有什麼線索可給我去破獲嗎？讓我去建一回功吧，我……………」

「媽的，總是這樣不出息，有案件誰不願意去破？那個要告訴你？」老吳不耐煩地走開了。

「雄哥，你發覺那一個有些兒嫌疑，告訴我，讓我去幹一下子吧。」

雄哥覺得好笑，沉吟一會兒，開玩笑般的對他說：

「告訴你，在××路門牌第×號，那個在××中學念書的。」裝出秘密的樣子。

闊嘴昌得到一件很可喜的消息似的，不管是不是開玩笑，他馬上在開始調查了。

××路門牌第×號是一間半中國式的洋樓，裏

面是一中資階級的住家。闊嘴昌探聽得是姓吳，那個學生可有二十把歲，在本市×高級中學念書，每天早上出門到下午五點才回來。有時候闊嘴昌跟他到學校內去，再由學校跟着回來，可是於今十天仍得不到一些兒破綻。

闊嘴昌有點急了，難道要空費了這許多天的工夫不成，胸裏老像有幾百隻螞蟻在爬着。他不相信起他自己來了。

×晚上，天降的機會來了。

姓吳的學生夾一紙包東西踏出了門。闊嘴昌剛從那邊經過，心中暗喜。媽的，晚上出門不是幹那勾當去？當然，緊跟他走。穿過大馬路小僻巷，最後走到一間瓦蓋的平房，姓吳的推了門進去。

「媽的，幸運到了，咱讓你插翼逃走了不成！」闊嘴昌自語着，心中湧着驚喜的跳躍，爲着慎重起見，他拐到屋後的窗隙窺察。

「人到齊了，我們開會吧！」裏面發出來的聲音

媽的，好厲害，共有十幾個，各個都是學生模樣的，還不是那貨色？姓吳的站在說話，其餘的都坐着。

「今晚……啊……密斯脫張……首先

要修改簡章……第一，本社定名為共進社……」闊嘴昌站在窗外嚇了一跳，他記得這名字好熟識，一定是那個無疑。興奮的念頭在他的心燃燒着，高興得了不得。接着再看見另一個站起來說：「……在這紛亂的時代，我們要盡力去幹，秉我們的宗旨去幹、求到……」許多語是闊嘴昌所聽不懂的。這還不是？他想。他忍不住了，一面抽出短鎗，想衝進門去，馬上建功，但一轉念，覺得這於手續上是不對的，要得報告隊長，下命圍捕，於是他星急的走回隊內報告。

(四)

「報告隊長，部下發現一個×機關，在××路，現在正在開會，請隊長火速……」闊嘴昌急得說不下去。

「真的嗎？冒報不但有罪，且要……」

「是的，知道的，我敢以生命担保，請快……」

「好！」肥胖的白隊長摸一摸腮下的鬚鬚，馬上召集了七八個探目，荷鎗寔彈，即時跟闊嘴昌出發。

把屋子包圍了。白隊長同闊嘴昌帶鎗進去。裏面已經散會了，祇剩下姓吳的和另一個在閒談。「幸虧這主動者還沒有逃走。」闊嘴昌暗地自慰。接

着隊長命這二個少年跟着走，二人摸不着頭腦，晴天起了霹靂似的，嚇得面如土色，不及問明原因，已經讓闊嘴昌抓着走了。

已是深夜，人們都入了夢鄉。二個囚犯跟着一羣忠於盡職的人物在死寂的黑暗裏蠕進。

進了偵探隊第×分隊辦事處。白隊長坐在辦公棹前，審判官似的，開始在審問了。二青年站在棹前，脚似三弦的振顫着。衆探目坐任兩邊的沙發與椅上，以兇狠的眼光注視着這二隻可憐虫。

「你姓什麼？名？」

「姓吳名有容。」聲音有些顫抖。

「你呢？」向另一個。

「姓張名劍華。」

「告訴我，你們的總會在那裏？黨員有幾個？」
扳着笑容，和善的。

「……………」二人摸不着頭腦，只有顫慄，雖然
他們已猜出了一半。

「不要裝裝，說出來對你們是沒有損害的。」

「我……我們並沒有犯法，我們剛在組織一個社，並沒……沒有做過不法的行爲。不信，你看，」吳有容一面從褲袋內摸出一張紙來——是簡章。
媽的，一溜進眼，共進社，這麼漂亮，不是×

党的變相？哼，瞞得過咱白隊長？咱白隊長是識字的。好小子，沒有苦頭給你們吃不知道咱的厲害。是同你們開玩的？眼睛向兩邊使個眼色，兩個探目拿起了籐條。

「開什麼鳥會？有沒有得到當局的許可證？」來勢兇了。

「沒有，不過是開個文藝研究社……」

「不成！你們知道這是戒嚴的年頭，沒許可證是不能亂開會的，你們這些混鬼是在故意搗亂。」

「但是……」拍的一聲，籐條向二人的腿上狠命地摔，登時噯喲一聲倒了下去。

「不許亂說——」

「還是直說了爽快，免得吃苦頭，證據鑿鑿哩！」

「你說了便可以放你出去，只要你說出總會的地點。」

「真是冤枉透啦，叫我們如何說呢？我們是規規矩矩的學生，這回剛組織了一個文藝社，連一點稍為激烈的文章還沒有寫哩。」張劍華蹲在地上，一手摸着腿上的創痕。

「不管你是什麼社，在這年頭結社開會便是犯法，你們是明知故犯。」白隊長發憤了，挺起來站

在二人的面前，二隻兇大的眼睛要噴出火般的，威嚇着，逼迫着：「告訴我，你們是不是共产党的變相，想要搗亂地方？快，快說！」

「真是冤——」來不及冤字，第二下的鞭再往身上抽。一下子，一隻肥大的紅蛇，周圍帶青，除了承認以外，真的沒有別條路好走。

「告訴我——其實我是知道的，你們這次打算在什麼地方暴動？」白隊長拍着吳有容的肩膀，一步緊似一步，親熱的說，「說出來保管你們沒有事情。」

「沒有的事，我們那敢……………」霎時白隊長的掌雷貼在有容的頰上。他生氣了，以為不下手段是不肯招的。向闊嘴昌使個眼色，闊嘴昌放下籐條，拿起靠在牆上的木棍，把有容拖進屏後的房間去。登時噯啞——噯啞的慘呼聲傳了出來。木棍如雨的向肉上要命，撒肉醬似的。這是打人的傢伙？拿去打虎還嫌太粗。斯文的有容那裏受得住，不及四五下子便昏倒了，廳上的張劍華嚇得縮成一團，冷汗直淌，不住地顫慄，眼淚不禁汪汪地流在青白的頰上，他嚇慌了，哭不出聲來。

「聽見嗎？還是承認了爽快，免得受這苦刑。」白隊長拉一把椅給他坐了好說話。

「……我……我們的總會設在湖湖南……
……這次奉總司令的令要——要在本埠招集了五百
個黨員……在下月十五日一齊暴……暴暴
發，剛才開會便是討論了這事情……」劍華的
眼睛半閉着，他不曉得他在說什麼，說話時嘴唇像
口吃的人不住地顫。他好像喪失了露魂，可怕的懼
慄不住地閃。他最怕苦刑，剛才二下子他已受不了
，他不顧什麼，只顧眼前不受苦刑。

「老早說了便不要挨打。」白隊長得意的微笑，
尤其是濶嘴昌，這功勞是他建的，後來得有報賞，
白隊長叫他寫了口供，有空無奈何也寫了。他剛才
被人家用冷水洒轉來，滿身創痕，紅一塊，青一塊
，窿腫的，走不得路，只痛苦地哀呼着。他想到了
老耄的父母，想到了一家人，爲什麼還沒有人來營
救他呢？

當夜白隊長親身帶了這二青年和口供進了總局

(五)

隔日報紙登載昨晚破獲了又党重要機關，當場
逮獲要犯二名，結果如何，並沒有刊載出來。

十日後，××偵探隊第×分局辦公室內貼了這
樣的佈告：

「查此次本分隊三等偵探王阿昌於本月×日破獲×黨重要機關有功，轉奉胡局長之令，着令賞洋五十元，尅日高升一級爲二等探，以茲獎勵，仰各知照此佈

本隊長白少春啟」

闊嘴昌躺在辦公處的沙發上，盤起左足在右足上跳，口裏斜含着白金龍香煙。厚闊的唇角露出二三條皺痕，可以象徵出他心裏蘊藏着愜意。他不相信自己是不長進的，一樣是人，難道咱闊嘴昌會跟人家的屁後跑？事情是不願意做，並不是不會做。可看咱這次建了大功，誰不佩服？誰都說闊嘴昌的本領藏在袖裏，他日升做隊長也說不定。因爲他是這樣能幹！他還得幹。爲着本地的治安，爲着要忠勇於職，他得把××搗亂份子都肅清得一乾二淨。

「闊嘴昌，上回是同你說要的，不打算你竟會破獲了這案。真是本領！」坐在對面的老雄哥說，他在懊惱着一塊肉被別人咬去。

「豈敢，事情要這樣幹才成，承你的通知，今夜請你吃酒。」闊嘴昌看一看手上的時錶，小針指在四字，大針指在六字。

「我們以後合作好嗎？」老雄發覺阿昌有辦事的能幹，想和他訂了合同。

「有什麼不可，賺的錢對分，其實你我如同兄弟，何必較量到這些。」遞了一根煙給老雄。

屏房內四五個同僚踏出廳來，看見闊嘴昌，齊說：「恭喜，恭喜。」

「今夜闊嘴昌請客。」老雄向他們說。

「真的嗎？那才是闊手好漢。」一齊坐下打趣。

「告訴你們，」闊嘴昌覺得這是誇耀他的功勞的時候了，「前幾日那姓吳的家人拿了一百塊錢要賄賂我，叫我說他無罪，這那裏成，咱闊嘴昌是貪財的？公事公辦，幹這事情不忠實還成？讓上方知道了不但要罵咱不盡職，還要不客氣的讓咱去嘗一嘗鐵窗的風味。你們說，對不對？」

「對啊，闊嘴昌才是有義氣的好漢。」衆口同聲的讚道。

「不瞞你們說：咱抱定宗旨幹這勾當，便立志要肅清這些搗蛋份子，並不任在乎爲着要賞錢，爲着要升級。純粹的是爲地方謀幸福，是不是。」厚的嘴唇一啓一合，沫涎飛濺，滿得意的說。態度是嚴肅的，正經的，他恨×黨入骨，其實他根本不曉得什麼是×黨，又黨做的是什麼事情，他只覺得抓人便是他應盡的義務。

「當然啊！這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的目標，爲

民衆謀……………」

「……………」

「啊，時候不早了，是不是闊嘴昌要做東道？」

「男子漢說話比鐵還硬，難道騙你們不成。」拍着胸膛站了起來。

衆好漢站起來，擠出了門，向着熱鬧的大馬路去，一路上大發議論，大談他們應盡的義務。

剩下了寂寞的辦公室，斜陽懶懶地照在滿灰塵的辦公棹上。一個傭丁拿把掃帚在掃今天的餘儘。

十一，十四夜脫稿。

詩 二 章

微 風

徐君藩

微風帶進來兩隻蜜蜂：

一瓶五月花的鮮艷，

薄翅兒震得青條微抖，

瓶口的雲霞蒸成陣陣花雨。

「掉了，五月的紅豔！」希望變做

失意後悲哀的重量添在肩頭。

馱着焦急找不到來時
路，看不見光明的前途，微風
故意掀開窗幔的袍角讓這
兩隻黃蜂兒望見一箭的光明。

看得見天的高，雀兒的磨啄，
一片琉璃不給他自由，
『可是我的不努力？』
頭破翼折更那堪微風
捉弄着窗幔向窗櫺的猛擊！

微風再給瓶花一陣涼，輕輕的
抖，又一陣花雨的繽紛，青條
上再也掛不住一點紅綵，疎
疎幾張嫩葉不住搖頭。

窗櫺上有蜜蜂的呻吟，憧憬樹
上的陽光，大空金翅的光亮，
長頸瓶邊有堆殘紅，做着月
夜承露，跳上花枝的夢。

微風繞一個圓圈伏
門隙出聲笑溜出庭院。

來，媳婦兒

徐君藩

「來，媳婦兒，這身癱病夠你累，
好在黑翅膀已打挨我的臉；
這甌樹根汁且留給你的良人你的寶
橫豎我再也活不過今宵。

「第一宗偵着大深夜沒人走路，
瞞住你的天你的兒拖上山頭，
第三株枯柏浮土微隆，挨着他
開個坑也好捉對兒逍遙冥土。

『趁着熱給我張上大花衫兒，
窮鬼餓鬼也得個體面見閻王。
這句話我本不該說，不說可又走開有羈掛：
金兒也是不中用，要想到你的青春，寶的幼！』

(綳着臉又裝個笑，眼淚滾來又
向裏活，想說什麼又住了口；
痛快的哭，當心隔開的呻吟！)

輕輕的風，星光下，一根瘦影微微的抖，

一天星，沒有一朵雲的流，

一聲尖叫一串寒噤，

一閃黑影一打心跳，

一縷嚶嚶哭聲沒有狗叫。

三天半甌樹根汁走路不容易，

更那堪婆婆的屍體加右肩頭！

幾次三番蹣一個五岳朝天。

體的刁皮死人的捉弄？

輕輕的風送給她一路歸途的瑟縮。

「妻，大深夜動門動戶爲的甚事？」

「關緊門當心阿二偷樹根！」

「那麼你老眼角爲什麼掛着珠！」

「安心睡你的，愛，塵埃掉進我的眼」

「你看你自己的手成個什麼樣？」

「我……又掘得一滿筐樹根。」

「隔室怎沒了呻吟？媽莫斷了氣？」

「綳着臉又裝個笑眼淚滾來又

向裏流，想說什麼又住了口，
痛快的哭又當着丈夫的臉。）

看看寶又看看他——

阿五爺門前燈光的閃，

一個孩兒的臉，

一藍馬荅

薯的甜

鮮。

1933, 11, 9, 於博學樓

平和風

方迪

不是平和的風，
也沒有夜鶯的歌；
這晚上，滾滾的浪，
從田野，從街頭，
到處是斧鐮的騷動！
饑餓伴着失業發瘋，
工廠裏，鑛坑裏，
枯黑的人們開始莫大的憤怒！
長時期飢寒的忍受，
起來吧！現在要做個人！

坑

白方迪

(一)

先是鄉裏迫種鴉片，父親活活地吊死了！

隨着大水冲去了田地和房屋，母親和妹妹都死在水裏。

我失掉了家，跟着難民逃到廈門。

父親的死，我是忘記了的；我咒恨着鴉片，我尤咒恨着迫種鴉片的那些忘八狗官。如果父親不死，祇少我不會這樣受苦，可是他終於那麼可憐地死了！

那些狗官的忘八官，先是想發財，強迫大家種鴉片，不種的要罰什麼懶惰捐；等到你種下芒後，快要成熟收割時，却什麼上方來了禁止種鴉片的命令；那些狗官的連忙派兵監視，星夜連根拔掉。再等到大家剛在慶幸可以下晚稻，滿想冬來不會再挨餓，吃得到白米。他媽的，還不上三五天，却又來了強迫種鴉片，眼巴巴又得把那些剛在抽芽的新秧，忍痛拔掉，再換上鴉片。

到年尾，終於倉裏一粒穀也沒有，除了繳種煙捐外，剩下的還不夠還洪大爺的田租；鴉片是全給那些狗官包買了去，大家一點也得不着好處！受不了餓，還不了租；洪大爺一面還派了虎狼般的團丁拚命地催租。一個晚上，父親悄悄地跑到山上，就這麼地吊死了！像父親這樣地人，後來一天天的多起來，直弄得山上夜裏派兵看守！

當在鄉裏的時候，聽說廈門是如何如何的熱鬧，所以我剛到廈門的時候，就這麼想：『偌大的一個廈門，總有一口飯給我吃罷！?』等到一上岸，難民們有的有親友，各走各的路了，祇剩下我一個人，在江邊呆呆地站着。

我身邊什麼東西都沒有，自然不用說去投宿旅館，那夜我彷徨在馬路上，一直到深夜，幸虧警察

疑心我是小偷，抓我去在獄裏住了一個星期。

關在獄裏的一個星期中，使我開始認識了廈門，因為和我關在一起的都是些小偷和流氓，從談話中知道廈門是不會有飯給我的。

可是從獄裏出來後，我終於也在廈門活着，雖然和警察老爺捉迷藏的時候佔多，但我倒底也在廈門混了一年。我當過苦力，也做過小偷；廈門漸漸使我熟悉起來，同時廈門也一天天增加我的憎恨。

人一窘，於是，就想發財！有時我打從有錢人家門前經過，那些富麗輝煌的洋樓，大使我迷眩了！我東探西聽，知道那些洋樓大半是從南洋發了財回來的番客造的，於是，我開始迷惑起來：「過番邊去！」我腦裏閃着僅有的一絲光明。我理想着番邊滿地黃金，等幾十年後回來，也造一座洋樓住住，樂他一輩子。

發財的夢，在我頭腦裏是一天天的成長起來，雖然明知道祇是個光蛋，六十幾塊錢一張的三等船票，是一輩子也買不起。但終於一點也不能動搖我的理想，未來的夢迫着我，我決定冒着險和命運打賭。

打聽得有條要開往新加坡的船，半夜裏，我雇了小船偷偷地爬上了！我在船上躲了八天八夜。白

天，用麻袋奪着身體縮在毛廁裏蹲着假裝大便，屎臭常常薰得頭腦昏眩過去，屎尿塗滿了身體是不用說的，三等艙毛廁的齷齪，誰都想得出來吧！晚上，爲了肚子餓，不得不冒險出來找東西吃，可是有什麼好東西會給我吃！？地上的香蕉皮和搭客們丟掉的剩麵包就成爲我僅有的食料了！

餓過了八天八夜，船到新加坡，拚來的命運終於使我上了岸。

新加坡是這樣大，矗入雲霄的洋樓，比廈門還要來得偉麗堂皇，可是我找不到一個相識的人，更不說要找一點什麼事做。那時我從唐山剛來，完全是個十足土頭土腦的新客，受窘的情形，正和從鄉裏逃到廈門時一樣的可憐。

窘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終於使我想找到一位遠房的堂叔，他來番邊已經十幾年了，對新加坡自然是十分熟悉的，於是我決心去找他，請他幫幫我的忙。他在吊橋頭的一家米店裏當齋副（夥計），我費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他，可是他也沒有辦法，不得已就在他那裏「攏幫」（混）了一個月，白天替米店搨搨米包，掃掃地，打發點雜事，做個「小公司」（學徒）。晚上就搭個舖位在店裏睡覺。可是真悶得緊。

後來，倒是靠那間米店老板的幫忙，我進了一家橡皮廊做活。

年青，結實，那時正是一條還不滿二十歲的好傢伙，有的是虎騰騰滿身的蠻力，好像永遠不會知道疲倦似的，我被派在絞橡皮部裏幹活。

清早五點鐘起，一個人管着一部絞輪，從這裏拿了橡皮，小心翼翼地用手放進在轉動着的兩個齒輪上去，讓牠捲着，絞着，……到了那邊，印成了各色各樣的花紋，一張一張整整齊齊地掀下來；一直做到晚上七點鐘，至小也絞完三四百張橡皮，弄得頭昏目眩，才搖搖着身體放工出來。

這樣的工作，看看似乎很容易，可是我親眼看見了許多人被絞輪軋落了手指。有一次在我隔壁的工人，一個約模有四十多歲的瘦長漢子，十多小時的工作時間疲倦得使他不得不朦朧着眼得工作，一不小心，整個臂膊捲進了輪裏了，祇看見他咬緊了牙根，「呀」的一聲，血淋淋地讓輪子軋斷了他的手臂；當那邊掀下了一張平扁的爛肉時，他已昏倒在血泊裏了。輪子是依舊轉着，轉着，直到半點鐘後才被工頭發現，叫了兩個工人用刀割斷了連在肩膀上的筋和皮肉，然後像癩狗樣地拖了出去。大家對於這樣看慣了的事是一點都不會駭異的，誰也不敢

先嚷起來去換取兇殘工頭們的皮鞭，不幸的慘劇隨時都會輪到自己的頭上，於是嚙口涎唾，咬緊牙根，繼續着自己的工作；大家在殘酷裏是早已鑄成了一顆麻木的心。假使你要是不識相，想要去報告工頭，那請你馬上滾蛋。你不但停了工作使廊主損失，並且大驚少怪已擺好罪名給你：「搗亂」！

那個工人斷了臂膊後，廊主給他唯一的報酬是二個日的工錢，——三十多塊錢的撫卹金；於是他永遠被擯棄於橡皮廊外，流落在街頭當乞丐。

都市生活的開始，對於我是還沒多久的，祇少，那時在我的眼裏，橡皮廊是個殺人的活地獄，我是個新客，我還充滿了生活的新憧憬。一年後，於是我離開了橡皮廊，跑到馬萊亞腹地的一个小州府，想去碰碰較好的命運。

老天是永遠那麼地作弄着窮人的，我在那邊苦了好久，再也找不到一點什麼事好幹，好了餓，不久我跑進柴廊裏做工。

柴廊是在山下的河邊，做工的工人大半都是些黑吉甯仔，和那些實在無路可走的光蛋。從黎明一直到黃昏，除了吃飯的時間外，整天赤身露體地站在水裏，把長在水裏的柴一株一株地斫下來。就這樣一天二天，做上二個月後任你怎樣鐵打的身體，

結果大半是得了水腫病，全身浮腫得怕人，面龐是死人樣的僵白，醫生是沒有的，死了之後就丟在山上。

我自然不想死！我怕看黑吉甯的死，這些亡了國的奴隸，除了等死之外沒有更好的事情會給他們幹的，當他們痛苦地抽搐着，嘴裏喊着「媽」的時候，我真不敢看，我祇覺得他們太可憐了！因此，不到一個月，我離開了柴廊。

(二)

自從離開了柴廊以後，我再也得不到一點較好的事幹，我從一個州府飄流到另一個州府，我當過了碼頭工人，捐橡皮工人，和牛龔(棧房)的苦力；生活的顛沛使我多明白了這個世界的事體！以前我夢想發財，可是當肚子餓癟了的時候，唯一的打算却是在想怎樣找工作，找飯吃；發財是祇成了一個掛在半空中虛無漂渺的夢！

發財既從腦裏飛掉了一半，因此生活鞭策着我一天天地對人生嚴肅起來，這時我唯一的希望是想努力苦幹幾年，積蓄些錢回唐山去；當然，這樣我是需要找一個較好的職業的。

不久，我就到了怡朗。怡朗是產錫的地方，許多人因為開錫廊而發了財。當招募錫工的消息傳播

出來後，我是毫不遲疑地跟大家跑到錫廊裏來了。

錫廊是築在個荒僻的山上，山上的風景倒不錯，椰樹和棕櫚滿山長着，黃昏太陽落山時，南洋風味的美景是醉人的，山的對面，渡過一條河是個小鎮，鎮上住着本地的土人和些華僑；環繞在四面的是巍峨的高山和深鬱的森林。一座樹幹搭成的小洋樓，和二間很大的阿達厝（工人的宿舍）點綴了山上的荒山。

當天還沒大亮，大家就得骨碌碌地爬起來，葛吧拉（工頭）豬叫樣的叱聲已在門口嚮了：

『畜生！想睡到中午嗎？』

於是赤裸了背，穿着短褲，大家在稀微的薄光裏摸索到後面的水池；褲子一脫，赤條條地你一勺我一勺地沖涼，水是骯髒的夾着黃色的泥土。沖上身時，覺得膩膩的，渾身不爽快，但太陽的赤炎和地上蒸發着的熱氣，使你每天不由你不沖，沖了之後隨地便搽抹一下，祇少在這個熱帶地方，是可以減少許多病痛的。

等到天大亮時，大家已掀着鶴嘴斧和鏟鋤走進錫礦裏，山上的錫鑛開好的有七八個；每個是用十五個人開掘着。當第一天我走進礦裏時，真使我有生以來莫大的驚悸，一條幾百步路，長長的甬道，

黑墨墨地一點東西也瞧不見，空氣不用說是完全和外邊兩樣，濃濁的炭氣已夠使人馬上悶窒過去，可是大家都得這樣地方幹活。一盞避風燈從早到晚，除了吃飯之外是高高地掛在礦壁上，靠這一絲的光，大家把碎錫一担一担地掘下來，然後一担担挑出礦外。頭幾天，我幾次都險些悶倒在裏面，隔了兩三個鐘頭就趕快跑出礦外來透透氣。晚上歸來，頭裏暈眩得緊，額邊抽搐得像要炸裂，胸膈悶着一團的濁氣，幾次作嘔。晚飯也沒吃，躺在床上一直到天亮。以後一天，二天，慢慢地，才習慣起來。

這樣的工作，委實不是好幹的，鑛壁坍下來壓死人的慘劇，隔一個半月總得演一次，有時掘到有氤氣的地方，一不當心，就得全體毒死。可是工錢却並不因為危險而加多些，一天是足足要幹十個鐘頭的工作，工錢祇有五毛錢。廊主許你每個月停工六天，但是工錢是不發的。一個月有三十天，平均二十四工，算起來也有十二塊錢。如果碰到小月，扣五毛錢起來那也有十一塊半。但停工的都是那些舊工人，像他們癆病鬼的樣子，巴不得一個月停十二工；可是我却不肯，我老是想積蓄些錢回唐山，因此，我一個月三十日都做了，一天也不停，月終給算起來，我總有十五塊或十四塊半的工錢，扣掉

伙食五塊，每個月得剩上整整拾塊錢。除掉十小時工作外，剩餘的時間，廊主是允許我們另外私下開錫溝的，祇要開出的錫碎肯廉價地賣給他。我在工作之外，就另外獨自個兒淘錫米，一個月額外地得多賺三四塊錢。

我是十足地規矩，一點也不亂來，不用說嫖，賭，飲，或抽鴉片。就連根捲煙兒也不會含上嘴；爲什麼呢？我說過了，我要積蓄些錢起來，預備回唐山的。在這一夥裏，於是我是僱被人稱讚底好夥子。

一有了錢，那些癆病鬼樣的舊工人也就格外巴結我，他們迷着眼親近我，問我長問我短，稱讚我的勤實，但我知道他們的意思，到後他們總是搓搓手，向我借這麼一毛或二毛錢，但借了去之後，是永遠不必想討得回來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認得了八仔。

八仔是個瘦瘦的小伙子，平紀和我差不多，顴骨長得高高地，在頰上有個疤，據說是有一次炸礦時給石片彈到的。他歡喜喝酒，因此五占一角儘向我借，但他爲人倒很爽直，月底出糧（發工錢）的時候，他總是還我，並且邀我到舢板頭的小店裏化個五六毛錢請我吃頓飯。有時我問他爲什麼喜歡吃酒

，他搖搖頭苦笑了起來。

「爲什麼不喝酒呢？」他聳了聳肩膀說：「我來這裏比你久，什麼都看透，慢着，你往後看吧！」

「往後看吧！」我雖不明白他這句話指什麼，但我想他說這句總不是毫無意思的。

(三)

真的，慢慢地我看到許多事情，我知道八仔爲什麼要酗酒了！

一天晚上，當大家剛要睡的時候，外面忽然喧鬧起來，在噪雜的聲音裏，祇聽見大葛吧拉的詈罵：

「婊生的！姦你母……你想逃嗎！哼！你有本事你飛出去，你可逃不出咱老子的掌心……」

隨着是低微的哀求聲，聲音是帶着可憐的絕望，像死人垂斃的一息，但瞬間尖利地：

「啊啲！……」的一聲慘叫把哀求聲掩蓋了！皮鞭抽在皮肉上發出拍拍的響聲，每一聲拍後，伴着慘痛的哀號。

我三脚二步地衝出去！

門外，五個葛吧拉，戎裝地站着，在黑暗裏看得到他們每個人的臉綳緊着。離開他們不遠：祇瞧見一個枯瘦的漢子，大姆指是用繩縛着，凌空地吊

在樹上，大葛吧拉正猙獰地用皮鞭抽着。

我在門口呆立着，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回事，等到哀號聲漸漸低微下去得像是嘆息着，我不禁顫慄起來，連忙回進厝裏。

我躺在床上，八仔走了近來，用着揶揄的眼光望着我：「怎麼啦？你感得如何？」一面他拍拍我的肩膀說：「這回你看到了」

從八仔的談話中，知道那個漢子是住在隔壁宿舍的一個工人，來錫廊裏已五年了；五年中他借了廊主的錢，從一毫二毫起，一直到現在已經使他無力可以歸償，唯一的生路，是祇有逃出這個錫廊，不然等到滿了一百塊後，迫你簽下賣身契時，那你終身別想出頭，就得老死在錫廊裏做奴隸，供人驅使和鞭打。

所謂「逃」自然是唯一「命拚」的辦法，因為四面圍繞着的是野獸世界的深山和叢林。山下的一條河流是佈滿着鱷魚，鱷魚的嘴裏不知道已葬送了多少逃亡的工人了！山林裏是野獸盤踞着，更不用說也常常發現得到人的枯骨。明知道這是死路一條，可是又有什麼辦法？一樣是餓死，拚得過就得拚啊！

可是每次逃的人，總是一到舢板頭就被抓回來了！因為那邊的「狗」是特別厲害的，不等你想找個

地方躲匿一個或半個鐘頭，他們早已帶着葛吧拉把你網起來了！捉回來後，照例是每個葛吧拉十二下皮鞭，五個葛吧拉一共是六十下。但想不挨打也可以的，祇要你肯化錢。譬如第一個葛吧拉，你在他袋裏塞進五塊錢，那你就儘可以偷偷地跑回來不會挨皮鞭，可是接着其餘的葛吧拉也來找你了，如果你每個人不也塞下五塊錢，那你倒霉！他們就把你禁閉起來，也是一頓皮鞭來報答你，所以你想逃，非有成百塊錢的預備是休想走得開的。

然而有了成百塊錢是誰也不用着逃了，逃的自然那些簽劃賣身約的工人，爲什麼許多舊工人竟會弄到賣身呢？起初我一點也不明白，到後，真的，我看到了！

每個工人跑進廊來，實際上就是把身體賣給廊主，要想出來是千難萬難的。

他們第一步是先剝削你一個錢也不剩，當月底出糧的時候，他們就來做莊家，牌九，打狗牌（撲克牌），十二枝仔（開寶），紙牌，搖骰子，各式各樣的賭具，早已在兩間阿達厝裏先安排着等你，誰不想碰碰運道，贏他一筆錢來用用呢？於是你賭了！如果你是贏了，那他們也不怕你不原封歸還，除非你下次不再賭；那些臨時搭在門口的小食攤，是

在等待着你化錢；再不然，晚上從舢板頭和鎮上來的女人，他們淫蕩地半裸着體的蠱惑，却又使你滿身發燥，不得不拖着她們朝外面林下去風流一下。每次出糧，廊主是不願意你袋裏剩下錢的，他們是想盡了種種方法來挖空你的荷包才甘心！

等到你輸了呢？那你就該死，你不需要翻本，因為他們括光大家所輸的錢，第二天早已把賭具收起來了。你不能不吃飯，不剪髮，或買包捲煙兒，你是需要錢的，不等你先開口，葛吧拉佬來湊近你了：

『怎啦?!不拿幾塊錢用用嗎?』於是你不得不在小簿上畫個押；他們就給你一張紙片，紙上蓋着廊主的印，寫明了錢的數目，拿到對岸的小鎮，都可以通用，一塊錢的利息是二毫，借二塊錢是記二塊半，一塊錢的母錢，二個月後已變成五塊。他們是極歡迎你借的，把不得你天天來畫押；這樣的剝削，大家並不是不知道，事實逼你不得不這麼着，誰敢担保自己不會意外地病了，一停下工你得不到工錢，你馬上就虧空，不借有何辦法!?

不賭，不嫖嗎？也好！可是二毫半一塊的鴉片便宜得很哪！先是引誘着你抽抽玩玩，一等到你上了癮後也就不怕你不來借錢；而酒，女人，隨時都

在等待你墮落到陷井裏去。

這樣，逃亡的是一個個死了！不逃的，就得簽下賣身約，永遠做他們的奴隸。這裏是展開了血淋淋的活地獄！

我說過，我不玩女人，不賭錢，不酗酒，更不抽鴉片，年底結算，我已積蓄了有一百多塊錢了，我看透了這錫廊的罪惡，我不想賣身，於是我打算離開。

我向葛吧拉領了錢，他們拍拍我的肩膀說：「再做一年不好嗎？多積些錢回唐山討個老婆。」

八仔也勸我不要走，他說要走也走不出去的，他們會刁難你，但我笑了一笑走了。

我到了舢板頭，等渡船預備過對面小鎮，然後再回新加坡去。不料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見船的影子，平常是天天總有一次的，我倒有點着慌了。

怎辦呢？夜是來了，天慢慢地黑下來，離開錫廊後的工人，照例是不准再回去的，如非重新訂約，再做一年的工。不得已，我祇得投宿舢板頭的客棧裏，預備過一晚再打算，所謂客棧是專門預備給工人和妓女交易的，換言之，就是妓館。

那天晚上我揀了一個較清淨的房間住下，所謂房間是用阿達葉隔成的一格小方塊，房門是沒有的

，祇用塊薄薄的花布掛着。當我躺在床上，正打算回新加坡後，怎樣過活時，驀地一個年輕的女人闖進了來；水汪汪的眼眼長得很不錯，倒不像平常在山看到的那些肥得豬樣的妓女，我是意料到的：我對她搖搖手，不料她却旋風似地跑到床上，整個豐滿的肉體投在我的懷裏，一面捧着我的頭，狂熱地親嘴，我驚惶得手足失措，任她玩弄，不道怎麼好？！其實二十多歲的後生小子，又不是石頭，誰對眼前擺着的美色肯輕輕地放過；我雖然長得這麼大，老實說，我跟女人還不會幹過那麼一套。她却在我懷裏扭着，扭得我真不知要怎麼來得好。她一看出是個毫無經驗的，便就大胆放肆起來，她走下床去，把上身的衣服脫個精光，祇留稀薄的一條短袴，緊束在大腿上，然後骨碌地再爬上床來，拉着我和她併頭躺着，她叫我用手枕着她的頭，她斜了頭淫蕩地對我笑，一面把身體儘是貼近了我，並且拉了我的手放在她的大腿和胸膛上。

我全身的血沸騰起來，喉嚨燥得一直嚥着涎沫。『就化幾塊錢吧！一生也還沒樂過，橫豎明天就要走了！』這麼一想，本能地要求，一翻身，我壓上她的肉體……

一陣格格地鬻笑，在夜的寂寞裏蕩滄着！……

第二天一清早，我連忙就爬起來，到渡頭去等着。又是一天！到夜來仍舊不見半隻渡船的影兒。

夜晚，又是媚笑，淫蕩，肉的蠱惑。

一天，二天，我等了十天，每天晚上那個女人總來纏着，你趕她走，她脫得赤條條地躺在床上哭起來了！我真沒法！

終於錢全化完了，於是我仍舊回到錫廊裏，又簽下了一張繼續做工一年的合約。

後來八仔告訴我，不放渡船是葛吧拉們的主意，舢板頭的那個女人是廊主特地僱着專門幹這類把戲的。他們總用盡法子不給你離開，因為你一走出去後，怕你傳播了錫廊裏的罪惡，以後要招新的替死鬼是沒有人敢來的。

我是整整地受騙了！我深悔早不聽八仔的活，現在可懊悔不及了！

(四)

老死在這錫廊裏嗎？

沒有人願意死的，誰都想快快樂樂地活一世；自然，每個人都渴望着有恢復自由，重見天日的一天！

從前，我是個發財的夢想者，等到一踏上新加

坡的牛籠(碼頭)時，整個夢是破碎了！隨着我是想積蓄，但一年來辛辛苦苦積下了百多塊錢，一下子就給他們騙掉了！

我不得不感到氣憤和悲哀！

因此，我的性子漸漸地變得暴躁起來。我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的老老實實一個錢都捨不得化，有錢不化真是傻瓜呢！出糧時，我常常也邀了八仔上舢板頭呷兩口酒，回來躺在床舖上哼七幾句。

我跟八仔也更要好起來，他已成為我僅有的一個老友！我來廊裏已一年多了，百多個工人中沒有一個跟我混得像八仔這麼熟識的，大家早出晚歸，連做工時都悶着嘴兒一聲不響，彼此就一萬年也休想混熟啊！因此我和八仔是特別要好了！

我和八仔從家鄉談到各人流浪的經過，談到目前的生活。對於排在眼前永遠也走不完的苦難，我們是不打算再忍受的，我們咒詈大家的麻木，而想怎樣來打出條活路來！

不久，忽然發生了一種傳染病！得病的全身紅腫，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

偌大的錫廊，一百幾十個人的性命是和病打賭着，葛吧拉們自己嘴上會掛避毒罩，但却不肯請個老君(醫生)替大家想個辦法。

那些狗肉的可更昧了良心，他看你躺在床上硬說是假裝的，祇要你還能夠喝水，他還用皮鞭趕你去做工！

人是一直死下去了！死人是不准從大門口抬出去的，都從牆上撕下一張阿達葉抬了出去，隨便掘個坑丟下就算了！牆上的空洞是一天天多起來，大家不得不恐慌了！

誰也不願意眼巴巴地等死吧？！晚上，隔壁阿達厝裏果然有人悄悄地來了：

「要求快請老君！如果不成功，大家別上工！」

終於有人這麼提出來了！我是多麼高興啊！整夜我轉輾睡不着。

「早就應該這麼幹的，到現在……」我心裡這麼唸着，一直等待到天亮。

黝暗中露出魚肚色，天漸漸發亮了，大家早已爬起來。往常走向水池時誰都咒了聲：「姦他五百代！姦生的，眼睛才剛闔上，什麼又是天亮了！當牛馬拖，前世欠他媽的債！……」

今天，誰也不先說句話，彼此靜靜地半句話也不交談，大家祇會意地點了下頭，算是清晨的見面禮。

上工的時間到了，誰也不敢先走，胆小的躲進

了屋子裏，大家齊集在門前空地上。

葛吧拉早已得到消息，全身戎裝地提了皮鞭趕來。大葛吧拉更突出着滿臉的橫肉，發青着臉孔，他一來就抽出了手鎗對準着大家：

「畜生！反了嗎？待你們太好了，吃飽飯想偷懶嗎？……上工去，姦你的祖公！大家滾……」

另外四個葛吧拉的手鎗也抽出了殼，散在咱們的四面，殺氣騰騰地緊繃着臉。

「我們要求請老君！」人叢裏的一個聲音。一衝破了沈寂而緊張的空氣，大家隨着就附和起來：

「對的！我們不能夠等死，我們要求請老君！……」

「什麼？老君！滾你媽的鳥君，上工去！誰再說話我手下不再客氣！……」

皮鞭像雨滴樣在人叢中抽着，前面的一部分工人，扮了個苦臉先走了！被迫得沒法，大家不得已也都上山去了！

完啦！事情會糟得這麼快！什麼都完啦！

疫病仍舊讓牠蔓延着！人也隨着繼續地死亡！

……………

二天之後，事情終於又來了：

一個錫廊崩陷了！十五個夥伴被窒悶在裏面。

他們十五個是進廊裏去炸鑛石的。照例爲着節省火藥，平常祇給你二寸長的藥線，一寸祇能跑一百多步的遠，跑得下快，一下就會被炸；這次炸發，不幸把廊口的鑛壁震動得塌下來了，十五個中一個也沒有逃出來。

我們全體停了工，自動地搶救，把崩下的廊口，打算用最快的速度掘開，預備救他們出來；有這麼多的人，不上一個鐘頭就可以幹好的！媽的，狗肉的大葛吧拉却又咆哮起來了：

「死算了！媽的，還掘什麼？大家歸位做工！……」

這下大家可太憤怒了！怎麼？人悶在裏說讓他們死？誰能夠再忍耐？！

「難道就讓他們活活坑死嗎？他們也是人呀！豬狗才坐視着不救，白白看他們死啊！……！」

說的是個大哥子，他漲紅了臉嚷着，我認得他，他是阿來。

「滾生的！靜！我說這樣就這樣！……誰敢來碰碰看！……媽的！豬！……」大葛吧拉氣青着臉，「察」的，又抽了手槍，眼睛賊樣地瞪着大家，一面吩咐着其他的葛吧拉：

「小心！別讓他們作怪！」零外的四個葛吧拉猶

笑着，手摸着腰邊的手鎗。

「誰是豬！你才是豬！看人不救，比畜生還不如！」雷樣的一個聲音，回頭瞧，是老王。真樂夠啦！罵得痛快！

但驀間：

「砰！」手鎗響啦！老王「啊喲！」一聲已應身倒下，血流滿地！大家先楞住了，一看大葛吧拉正猶笑着，鎗口剛冒着煙。這下可太憤怒了！大家再也忍耐不住，憤怒的火是燃燒着全身，恨不得一口就咬死他。

「誰敢嚷！不怕死的再來！……」

「打死這狗子！」祇見清波大聲喊，隨手拾起地上的石塊擲了過去！

「衝上去啊！別怕！打死這狗子！」

「幹掉這畜生！」

「打死他！」

「打死他！」

石塊像雨點樣飛過去，大家是開始衝上去了！

「砰！砰！」手鎗又響了，前面倒下了兩個，但大衆不怕，依舊勇敢地衝上去！

「衝上去！別怕！」

「打死這狗子！」

大葛吧拉的身體已給阿來強有力的臂膊抱住，手鎗被摘下來了！祇見清波朝準大葛吧拉的肚皮上用力踢了一腳，葛吧拉殺豬樣地叫了一聲倒下來了！阿來馬騎在他身上！

這邊，四個小葛吧拉嚇得呆住了！鎗也不會放，平日作福作威，想不到也會有今天。大衆用石塊和鶴嘴斧，鐵鏟，當作武器，我和阿利們站先，一下又把他們的手鎗全奪下來了！

於是，找了繩子，把五個人網了起來，丟在地上；一面大家趕快鏟掘，救出來時祇有六個，醒活過來其餘的都已窒死了！我們在廊口默默地站立了五分鐘紀念被難者，過後就連老王和剛才死的一同抬去埋。

我們切着齒，朝準了地下躺着的五隻畜生肚皮上，一人踢一腳，他們殺豬樣地叫着，最後竟無恥地哭起來了：

『我依你們！我依你們！求求你們放了我罷……』

人到報復的時候是沒有慈悲的，這下你得嘗嘗滋味啦！咳！幹得真痛快！

但怎麼辦呢？事情是幹下了，晚上廊主是一定帶了巡兵要來的，大家開始討論對付的辦法。

胆子小的竟主張大家逃跑，可是要逃到那裏去？！還不是自找死路！，商量的結果，決定派出阿來，清波，和我做代表去向廊主辦交涉，要他請老君，以後不准再壓迫大家。

五隻「狗」怎麼辦呢？『幹掉！滅個口風！』在大家的憤怒下終於幹掉，也抬去埋了！

事情是停當了！剩下的五枝手鎗，我拿了一把，另外給阿利，炳仔，俊哥，幾個結實的哥子，咱們預備就這麼和狗子拚一下。

今天，大家是幹得多麼痛快啊！平日受的一口鬱氣，現在吐得光淨！讓狗子們知道，咱們不是好惹的。

還不到晚，我們鬧事的消息已傳到對面鎮上，廊主果然連夜趕到，親身帶了十六名巡兵來了！我們正在厝內休息，一個哨子，大家都在空地上齊集着！

廊主臂頭一句就破口大罵：

「狗種！這次誰做頭的？……………」

「大家做的！大家要幹，就這麼幹下了！」阿來冷冷地說。

「你是誰？叫什麼名字？」

「我是大家派的代表，你來得正好，我們剛打

算找你！」

『把這個先抓起來！』廊主命令着巡兵，巡兵如虎如狼地果真把阿來抓了起來！

『不准抓！他是代表我們大家的！』清波大聲地喊着；八仔也發怒了，他沙了喉嚨嚷着：

『咱們搶回來！咱們不准他抓代表！』

『再衝一次啊！別怕他！……』我忍不住也喊了！我跑到前面，袋裏捏緊着手鎗，經我一喊，大家又開始衝上去了！

『砰！砰！』巡兵朝天放了一排槍，但嚇不退有了一次經驗的大眾；石塊是早已預備好了的，一個人手上捏着一塊，一聲呼喊，朝着廊主和巡兵就擲，廊主的頭顱被擊破而流血了，他氣得臉青，一面蹬腳，喊着：

『開鎗！開鎗！殺死這些狗種！』一面自己也拔出了手鎗可是阿利一陣旋風似地已跳近他身邊，描準額邊就這麼一鎗，廊主倒下去了！

大眾看見禍已闖下不小，廊主也給殺死了，一不做，二不休，要幹就得幹到底，於是連忙大家分做二隊索性向巡兵衝去，阿利和我一個人領了一隊勇敢地往前衝着，巡兵們看見這樣多的人，長鎗一時也不會放了，看見我們衝來，他們都丟下槍嚇得

逃跑了！我們拚命地追，祇捉得十個，把他們身上的子彈，都剝下了，仍舊讓他們逃回去。

現在，事情是更加嚴重起來了！大禍已闖下，料想就會有大隊巡兵來，大家總得吃虧。

『怎麼辦呢？……………』

『再拚啊！到這個地步，退也是死！……………』

『對啊！橫豎是死！不拚是沒有活路的！』

『咱們現在有了鎗彈，咱們可以衝出去！』

長時期的禁錮和壓迫，反叛的烈火瘋狂地燃燒着，誰也遏止不住！反抗的心像鐵一樣的堅決，因為這是大家的生死關頭啊！

再開了一次會，又決定了，於是馬上分配起來，會放鎗的都揹上了鎗，在山上放起步哨來；石塊是堆成了一個小坵，樹幹和荊棘都斫下了，橫在路上阻碍敵人的進路，幾十個人的掘鑿本領全使出來了，半點鐘內開成了一條戰壕式的溝道。

我們四面散了開來，沒有鎗的武器是石塊和鐮斧；炸鑛的火藥也全搬出來了，埋在路上預備炸敵人！我和阿利更帶了五十個人埋伏在舢板頭，預備乘他們渡河時襲擊。

鬥爭無形中把我們組織起來了！

極度的緊張！我們是預備着最後的一滴血跟狗

子們拚一拚！

五十個同伴，握緊了槍，臉是緊繃着，沒有笑

！

家鄉，大水，發財，過番……………什麼都沒有
了！

我有的是祇有緊張。

大眾是被反叛的熱血燃燒着，自己不拚命是永
遠得不到解放的，二次的冒險已教會我們怎樣幹了

！

我們百多個鐵樣的心！

死是不怕的！我們等待着最後的決戰！

夏的村

杏 渺

大地上，

佝僂半屈着赤裸體背的工作者，

這具着粗大輪廓的身，

接受着——

頂空上發刺似的太陽底照！

○ ○ ○ ○

沒有一滴的水份了，

牛也只嚼着枯黃的草，

咆哮着：

「咩」！「咩」！

是牲畜也吶喊的農村。

○ ○ ○ ○

田園裏的植物是——

左偃右倒的茸芥，

枯萎頹覆的廢稻，

和營養不足的病態底蕃薯；

這自然的統治者底壓迫呀，

增進了殘酷底「人類底」的以外，

鄉村，

更深落在個飢餓的悲境裏。……

○ ○ ○ ○

山歌，

不復聽得一兩；

童謠，

縮在每個尷尬的油臉裏，

小心兒只刻意着——

許多模糊的恐怖！

○ ○ ○ ○

每天都靜悄悄地——

太陽從東山抬起，

向西山墮落。

沒有鳥兒入耳的歌吟，

沒有遠近遙應的呼聲，

「悄悄」間，

只聽着硬鐵碰上堅土「鏗」地震響，

和急喘唏吁低應着這些單調的微聲；

這正是另一種人細啣着冷飲的天，

汗却從這裏的羣每個毛孔中努力迸流！

○ ○ ○ ○

晚近日落底黃昏，

顯得是說：

「進去你的愁獄吧」！

遠地裏又可望着縷縷高升的炊煙，

最後底襲上了難忍的飢餓，

○ ○ ○ ○

各馱着笨重的負，

疲累地走回歿在炊煙裏的矮屋去；

那愁獄的活圖——

有躲在角落裏無聊發怔的兒女，

有深鎖眉額幫同勞碌的妻子，……………

每頓粗食端上了陋桌，

就引了個悶迫隱痛的感念：

「怎麼地勞苦還不會給大家好些呀」!

血 與 汗

朱 汶

肥碩的榨出來是血
枯瘦的迫出來是汗
血——汗，汗——血
是生活的交流曲

血是甘的，澀的？
汗是酸的，甜的？
甘——酸，澀——甜
是人生不同的象徵

血是紅的
汗是白的
紅——白，白——紅
是命線的南北極

有時候血會遍滿你我之間
有時候汗會濺到統治的臉
經這遍滿和濺射——
也許不會再看見血與汗

我們的黎明

紀 林

在場人物

來福——一年近五六十歲的老農夫

金田——其妻

阿棠——其愛女

五弟——其弟五兒子

魏媽媽——來福的老隣人

老七——一年青的農夫

添財——一中年農夫

鄉紳——即八爺

楊連長

衛兵數人

羣衆——不登場

事情是發生在南福建近山的一個小村落的貧農家裏。裏面的設備十分簡單，除幾件破舊不堪的桌椅傢具與零碎農具之外，別無所有，屋後有小山，一小門通之。時間是一冬季的黎明之前，這時老農來福正病趟在床上，口作呻吟之聲，其妻斜倚桌旁，不自在的打着盹睡。門外狗聲狂吠，間有一二報曉之鷄聲。

來福 (夢囈般的) 唉喲！……五弟的娘……

金田 (驚起燃着菜油燈，隨又走近床前) 怎麼，肚子又痛了嗎？喝點開水吧。

來福 不，(忍耐的) 現在幾時了，爲什麼狗聲吠得這般利害呢？

金田 快要天亮了，也許是那些守更的狗東西打從這裏經過。

來福 呵，真是糟糕，一病就是一個多月。

金田 這要怪我們的運命不好，生爲窮人，沒有錢請醫生，也沒有好東西吃，不是這樣，早就該好了。那些有錢的人，住的是好房子，吃的是好東西，有時就是消爲被風吹

- 着，或是給跳蚤咬着，也要請醫生的。
- 來福 他媽的烏運命，從前我的父親也曾說過：「安分的人，總有報的」。但是我們已整整地做過快要兩代的奴隸了，所得到的報酬，只有饑餓，病痛，被屠殺，連我們靠着生活的耕牛也被劫去了。哈，哈，他媽的烏運命。
- 金田 夠了，夠了，不要再說到這些吧。你總是一說話就動氣的。
- 來福 我累你太苦了，金田，自從你到我家以來，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
- 金田 你又來了，何必提到這些呢？好好兒的睡覺吧。我到外面打水去了。
- 來福 慢些，五弟那小傢伙還不回來嗎？
- 金田 有什麼事情？
- 來福 我昨晚夢着他被那些狗娘養的打得不成樣子了，那情景，唉，那情景恰像三兒被打死一般。我不禁大叫一聲，那知道是一個夢，不祥的夢。
- 金田 你總愛成天胡思亂想，這幾天來你從沒有好好的睡過，我想，你還是休息一下子吧。要知道這對於你的病體，是很有妨害的。

-
- 來福 那算得什麼，說來我是快上六十歲的人了，死也是很應該的，可是，使我放心不下的只有五弟那小傢伙。要是我不是害着這要命的病，用不着他這樣東奔西跑的。
- 金田 這個我何嘗不曉得。最好還是少思慮一點吧。(阿棠慌忙的從小門入)
- 阿棠 媽，爸睡着了嗎？
- 金田 小妮子，這麼早就爬起來，棉衣也不穿，不怕凍壞了嗎。
- 阿棠 我剛從許家林回來……
- 金田 你老是不聽我的話，我叫你好好的在牛棚裏睡覺，你跑到許家林幹嗎？
- 阿棠 是五哥叫我去的。
- 金田 你曉得你是個女孩子，黑夜裏在山林中跑來跑去，成什麼體統呢。
- 來福 阿棠，到爸這裏來，你是不錯的，要這樣才是個好孩子。
- 金田 都是給你教壞的。
- 來福 來，阿棠，爸問你。
- 阿棠 (近前坐在床緣)爸，什麼事？
- 金田 (目止之)阿棠，不要多說話，讓你爸休息

- 吧，(金田提着吊桶從小門下)
- 來福 昨晚許家林開什麼會？
- 阿棠 媽沒有對你說過嗎？
- 來福 她怕我知道了會煩惱的。我還以為是前一回的事情，所以當你的五哥昨晚要出去的時候，我沒有詳細的問他。
- 阿棠 媽叫我不要和你多說話，我想，爸，你還是幫睡一下子吧。
- 來福 我不覺得疲倦，乖乖，快說。
- 阿棠 許家林裏有一個大火堆，旁邊圍着好幾百個人，都和哥哥一樣長大的……
- 來福 你總是這樣孩子氣，到底他們說什麼。
- 阿棠 他們說要和大兵打仗，那些殺死三哥的大兵。
- 來福 什麼，打仗。(魏媽從小門入)
- 魏媽 你們談得好，打什麼仗。
- 阿棠 魏媽媽，你早
- 魏媽 你的爸爸好些嗎？
- 來福 魏媽早上已爽快得多了，請坐吧。
- 魏媽 你的媽媽呢？呵，那小門為什麼不關上？
(轉身欲往關門，金田提吊桶入)
- 金田 魏媽早。

- 魏媽 你這麼早就出去吊水，不怕冷嗎？
- 金田 慣了就不覺得什麼。阿棠，到裏面去弄個火爐來給魏媽烘烘。(阿棠下)
- 魏媽 不要麻煩，我老皮是不怕凍的。
- 金田 魏媽的笑話又來了。
- 魏媽 昨天我到許家鎮看我的姪女，順便帶些薯粉回來，我想，這可弄給來福吃的，同時還有這些米。
- 金田 真是受不起，魏媽，我們要怎樣的報答你呢？
- 來福 魏媽，你真好，這一個月來如果沒有你，我們恐怕都得餓死。
- 魏媽 說那裏話，我們都是自家人，我得吃你也就得吃，大家都是同樣的。
- 來福 昨晚許家林開什麼會？阿棠說要和大兵打仗，有沒有這種事情？
- 魏媽 不要聽小孩子胡說，等你病好了以後，我會詳詳細細的告訴你。
- 來福 我現在已經很好了，請你快告我
- 魏媽 你年紀這麼大，倒有一點孩子氣
- 來福 我很想知道一切的事情，你們總不告我，這樣，你們以為對我的病有益處嗎？

- 魏媽 真是難得，你在這樣沉重的病中，還是關心咱們大家的事。
- 來福 我們的生命是連結在一起，不分彼此的。
(阿棠端火爐上)
- 阿棠 魏媽媽，火爐來了。
- 魏媽 (以手撫之)小妮子，長得很像個小姑娘了，明兒魏媽找個小丈夫給你。
- 阿棠 (有點羞澀的在魏媽身上打滾)我不要嫁的，我要伴着爸爸，媽媽。
- 魏媽 傻孩子！
- 金田 你別睬她，魏媽！
- 來福 魏媽，你說要告我，就請你說吧。
- 魏媽 告你是未嘗不可，只怕你聽了以後會動氣的，這對你沒有好處，對咱們大家也沒有好處。
- 來福 我發誓不會的，魏媽，告我。
- 魏媽 昨天下午，鬧了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些狗東西到許家鎮去派鹽，給一些人趕了出來，回頭在田地上作工的被捉去十幾個。
- 來福 呵，又捉去十幾個，怎樣了得呢？
- 魏媽 還有，就爲着強派食鹽，前天把金溪鄉老王的兒子活活的給打死了。

- 金田 老王的兒子死得真是可憐，一個老實的傢伙，被一羣惡狗拖到溪邊，他的老婆和母親緊緊地抱住他，結果終被打死，現在他的母親還病得不知死活，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 魏媽 許家鎮被捉去的十幾個人，昨晚已經由八爺帶到城裏去了，還說要請大隊來屠殺，他說咱們是土匪，要抗捐，抗稅，並且要搗毀他新建立的鹽局，搶盡他鹽倉裏的鹽。
- 來福 什麼，新鹽局已建立了嗎？咱們真是不中用。
- 魏媽 那一次雖說有人反對，但到底咱們沒有團結，終於在他們那些軍隊，和自己親信的圍丁保護之下建立起來了。
- 來福 他媽的，他們那一樣不捐，那一樣不稅，還要什麼今天飛機捐，明天公路債，剿匪捐，常備費……現在連我們日常的食鹽，也要由他們專賣了。唉，我們窮人真是活不成了。
- 金田 說起公路債就使我痛恨，大兒子不是爲他們築路而死嗎。我們要出錢，並且出工，

到了通車時候，又沒有份兒坐。

魏媽 說起什麼捐和什麼稅，簡直可恨又可笑，前個月不是徵收飛機捐嗎，但是聽說大前天飛機只在城裏打兩三個圈子就跌在石頭上弄破了，他們把咱們刻苦弄來的錢拿去做玩意兒。

金田 可不是嗎？……………

來福 這些就是要說也說不完，難道我們窮人要永遠做奴隸嗎？

魏媽 來福，不要這樣動氣吧，病人總得安靜些。五弟該要回來了。

金田 這孩子真是太忙了，有時候弄得連飯都沒有吃，不論白天黑夜，他總是跑來跑去的。

魏媽 聽說他們的軍隊，是要乘着天沒有亮的時候來包圍咱們，這一來，就為屠殺咱們的。

來福 那還了得。

魏媽 不，你還沒有把話聽清楚，昨晚在許家林開的大會，就為着對付這些狗的。到會一共有二十多鄉代表，他們都是年青的伙子。你沒看見就不覺得什麼，一看見恐怕你

會喜歡得忘記吃飯。

來福

到底還是年青人有出息。

魏媽

他們說咱們窮人再不能讓他們來屠殺，咱們要抗捐抗稅，並且搗毀新建立的鹽局，搶盡鹽倉裏所有的食鹽。

來福

年青人總是可愛的，以前，我曾盡力的反對他們這種激烈的舉動，後來從咱們被屠殺與饑餓的經驗中，才曉得這是應該的，應該的，唉，唉……

金田

病又發作了，叫你不要多談，你偏要多談。

魏媽

好，來福，安息一下子吧。

來福

(仍舊呻吟着)你們沒有聽到外邊的聲音嗎？

(這時門外的狗聲大作，他們相對愕然)

魏媽

這些狗聲好像很近。

阿棠

媽，我得到後山看看，是不是他們來了。

金田

小妮子，別去吧。

阿棠

我一定要去，他們要我在後山等。

魏媽

這樣，就快去吧，小心一點兒。(阿棠下)

金田

這小妮子越來越和他哥哥的脾氣相像，總是不聽話的。

- 魏媽 她倒很有膽量，敢一個人在黑夜裏跑路。現在，我也該得回家去了。
- 金田 天就快亮了，等會兒去不好嗎？外邊很冷，而且田路是很不好跑的。
- 魏媽 這不要緊，我是跑慣了的。（阿棠與老七上）
- 阿棠 魏媽媽，我還沒有跑到後山，老七哥就來了，嚇了我一大跳。
- 老七 魏媽媽，來福嬸你們都好。
- 魏媽 你們到這時候才散會嗎？
- 老七 已開完一點多鐘了，因田地不能夠跑，打從後山回來，所以才等到這個時候。
- 金田 那麼五弟回來嗎？
- 老七 就要來了，他先到金溪鄉去打聽情形。
- 魏媽 添財呢？
- 老七 他也和五弟一起去的，阿棠，你到後山去望一望，恐怕那邊會藏着奸細。
- 阿棠 我就去了。
- 魏媽 金田你去弄些稀飯來，等下可給他們吃。
- 金田 我幾乎是沒有知覺了，連燒飯都忘記。如果你不提起，我還沒想到他們昨晚沒有吃飽飯就去的。好，魏媽，你就在這裏陪他

吧。

老七 恐怕來不及吃飯了，等他們一來，馬上就要跑了。來福嬸，不必麻煩啦。

金田 本來應該要燒的，你看，天已漸漸的亮了。
（金田下）

來福 （痛楚的歎倚在被上）老七，老七……

魏媽 呵，來福，還在痛嗎？

老七 來福叔早上又不爽快了。

魏媽 早上因說了太多的話，病又發作。

來福 你來了，我才放心一下子，昨晚自從你們去後，就一直掛念到這時候。

老七 來福叔，你可放心的休養，一切的事情，自有我們擔任，想壞了身子是不好的。

來福 到現在，我才認識你們這些小伙子，不是胡鬧的。唉！

老七 現在我們的工作，已不和以前一樣了……
（阿棠，五弟和添財同上）

阿棠 魏媽媽，你看他們倆翻得全身都是泥土，好像剛從田裏挖上來。（五弟到他父親的床前，添財隨之）

五弟 爸，早上好些嗎？

添財 來福叔，你好。

- 來福 (忍耐的)很好的，你們做你們的事去吧，用不着掛念我。
- 老七 你們是不從是田洋上來，怎麼弄得滿身是泥土。
- 添財 他媽的，險些兒連生命都沒有了，那些狗娘養的一看到田地上有人，馬上一排步槍就朝着這邊打，好得我們是滾着走的，不然的話，連骨頭也不會回來的。
- 魏媽 唉，天呀，謝天謝地，阿彌陀佛！
- 五弟 不要多談閒話，他們請來的大隊已經到了，你聽，那邊不是有軍號的聲音嗎？
- 老七 現在該是要用咱們自己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弟兄的時候了。
- 添財 現在就得去，等下給他們包圍了，怎麼辦呢？
- 五弟 慢些，關於我們這些鄉里的防禦工作，一切都佈置好了，那怕他們會進來的。
- 老七 五弟，有甚麼計劃，現在就得決定，我們分頭去吧。
- 五弟 好，老七哥，你現就可從後山到許家林，引導他們打到縣裏去，搶回我們被捉去的弟兄，聽說縣裏的軍隊都開來了，這樣我

- 們可以不費力的打進去。
- 老七 好，打到縣裏去，殺他媽的一下子。
- 五弟 別這般慌狂的。添財哥，你到金溪鄉去引導他們打到我們這裏，我自己擔任中路，一直的打到城裏，和老七哥會合。
- 添財 這樣，我們得馬上跑了。
- 五弟 還有，老七，如果你打到城裏，我還沒有到，你就把我們的弟兄搶出來，即刻就要回到這裏……………（這時外面叩門之聲大作），
- 魏媽 唉，怎麼辦呢，你們快逃吧。
- 五弟 添財哥和老七哥你倆先從後門出去。（二人下）
- 來福 五弟，你怎麼不跑呢？
- 金田 （慌忙的）不好了。
- 阿棠 媽……（門碰的一聲開了，五弟躲入房裏，進來的是鄉紳八爺，楊連長和衛兵數人）
- 鄉紳 來福，你做好事啊！（惡狠狠的）
- 來福 我病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我並沒有做出不好的事。
- 連長 你還敢抵賴！（一掌打在他瘦弱的臉上，

阿棠跑到她父親面前護之)

- 阿棠 你做什麼打我的爸？他正在病着。
- 連長 (對八爺)這小妮子倒生得縹緞。(以手在其頰上擰了一下)
- 阿棠 (用力的推着連長)狗東西。
- 鄉紳 不識抬舉的小子妮。
- 來福 你們不得無福，給我滾吧。
- 連長 (暴怒)交出你的兒子來，不然的話，就一顆子彈結果了你。(弄手槍)
- 魏媽 可是他的兒子不在家，
- 鄉紳 用不着你老太婆多嘴。
- 金田 我的兒子做什麼壞事？
- 鄉紳 你自會曉得的。
- 連長 如果不交出你的兒子，你們這些人都得跟我去，衛兵，把這些狗綁上。(這時，門外已有槍聲)
- 五弟 (從房裏跑出)放下我的爸，媽，妹妹和魏媽，我在這裏，就抓我去好了。
- 來福 (驚慌的)五弟呵！
- 鄉紳 這小傢伙倒有些勇氣，連長，就帶他去吧。
- 連長 好，把這小妮子一起帶去。

- 阿棠 爸，媽翁！……
- (金田和魏媽盡力的拉住他，不給抓去，這時，槍聲大作，羣衆咆哮的聲音，如雷般的響着)
- 鄉紳 (畏懼的) 那些叛徒又在作怪了，連長……
- 連長 靜些！
- (門外的聲音，很明顯可以聽到：咱們要打到城裏去；殺盡一些混帳的東西；咱們要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護咱們的弟兄……活殺八爺……)
- 鄉紳 連長，現在我們要怎麼辦呢？
- 連兵 把這些東西一起槍決，只留下這小妮子，然後衝出去，快，快。(衛兵不動)
- 連長 (怒) 你們不聽我的命令嗎？(抽出手鎗)
- 衛兵們 (每個人都以槍對準連長與鄉紳) 來吧！
- 紳鄉 唉，唉，你們造反了，
- 連長 放下你們的槍。
- 衛兵們 現在我們已不會受你們的騙，我們是勞苦大家出身的，我們要護衛自己的弟兄，(槍機一撥，連長與鄉紳俱倒下)
- 衛兵們 咱們一起打到城裏去，我們的黎明到了

(他們一起的由後門衝出，只有來福坐在床上面現笑容，一線太陽之光射在他的身上)。

(幕落)

夜 行 黑 子

攙着你，沿那黑的河道，
細數一行排立的柁梢。

(瞧，那上面香着，
多少人家的睡。)

你慢的心想，風儘在吹，
這一下子趕得人夠累！

一面小更鑼，蕩着黑暗，
中間的，無數萬聲的慘。

你早該信，燈光
毀了苗條的身。

一夜的功夫變做泥濘，
踏碎的是你可憐的影。

你小心敲破大門的靜，

夜愁得一團棉絮的輕！

你真的在傾聽，

她過路的傳喚？

快，同樣是喫靈魂的飯，

誰知道她的姓？名別管！

——冬夜，大學路，同沙窠走

酒

黑子

從小起就貪這神奇，

我不應當爲你美麗

種下貪心的罪過。

你却讓我，你却讓我

親近你，天大的爛醉

我不悔，爲的是自己

糊塗的禍。我知道

你不害我，你不害我！

今天我發誓忘掉你，

沒有恨也沒有歡喜。

招怪不了，這許多——

你別管我，你別管我！

胡小子的家

葉桑克

胡小子頹喪地從順興建築工場踱回來，拖長着影子。懶陽是斜西了，已經躺在天主堂尖頂的十字架後了。穿過廣大的馬路，路上的狐步舞的拍調，橫衝直撞的一九三三式的汽車，叭叭地拉着喇叭，嚮着旋律，電桿的腿，一拐一拐的擦滿了香粉的裸腿，交叉地跳着的姑娘們，電車，馬車，光滑的拍油路，織成了文明都市的蛛網。嘩嚷的，活跳的……這些，這些，胡小子毫不覺得似的，袒着胸膛，祇低着頭，順着人行道上走，拐了幾個彎角，踏進

一個小胡同，胡同裏的屋都是用杉木搭成的平房，從外面看去，瓦塊是七零八亂的，房門靠右歪斜着，只要使起一陣巨風便會把這些房屋掃塌了。一進胡同，一種臭薰薰的被熱日曬得蒸發的暗泥溝的味道，跳在空間，撲進鼻管，比什麼還難受，稍講究衛生的一定當不住馬上要昏倒下去。屋前坐着幾個露着上體的男子漢，咿唔咿唔地唱着俚歌，怪高興的，和着單調的弦子。孩子們一堆一堆的在滾銅子，踢毬子。叫罵的響聲把整個胡同裏都沸透了。簷角下掛着洗晒的衣褲，低低的，從胡小子的腦袋拂過，有時水滲出衣服滴到他的臉上，「臊他娘的」他不由地說出口，隻手本能地往臉上一抹，隨即走到第七間木屋，門楣上破簾一大塊，他意識慣了，不需用算。

「散了啦，老胡！」隔鄰徐老伯捏着旱煙管坐在石櫈上，青煙從他鼻腔裡冒出來，向着胡小子微微一笑。他的鬚子雪白，長長的，他老人家怪和氣。

「哦——」胡小子照例的點一點頭，推了門進去

「嘿……嘿……嘿……」一陣哭聲即時衝進胡小子的耳膜，是四歲的阿平在啼號着，面上塗滿着淚污；坐在地板上，看見爸進來，哭聲漸漸小下去

，繼着只在抽咽。

「臊你格娘，不要吵了，你爹都給你哭壞了。」脫下了黑灰色的布襟，一屁股坐在矮櫈上，嘆了一大口氣。妻照例的捧碗開水給他，問他今天的工作如何。

「丟那媽，說來真氣死我，祇……祇賺了四毛錢……」一口氣嚥下一大半的水，氣憤憤的說，臉上就像要殺人般的兇。「哼，那工頭，真有他的，老子一定有一天同他算賬，真……真那個……」

「好好的說，不要氣壞了，做人家的工總要吃虧點。」妻抱住剛滿四個月的阿三，那孩子本是睡在草蓆上，被父親粗暴的聲音吵醒了。「啾唔……啾唔」的哭着，聲音是像啞了嗓子的小貓，微弱而無力。妻本地解開了衣，把乾的乳房塞進孩子的嘴裏，搖擺着身體，孩子吮住了乳，也就不哭了。

「吃虧點，咱們窮人總是吃虧不了的。本來是一日工六毛錢，他竟把我扣了二毛錢，說什麼遲到，懶作……真他有的，臊他格娘……」胡小子越說越氣，握緊着拳頭，好像工頭就在眼前。

「啊，四毛錢、那欠徐老伯的二毛錢今天又不能還了，他老人家似乎很需要錢，不過不好意思開

口罷了。」

「還是先還了他再說——」掏出四毛錢給妻，看着妻苦澀的面，那緊鎖着的雙眉，灰白的臉色，突出的顴骨，不修飾的頭髮，襤褸的衣服……他不忍再看下去，低着頭埋在雙手裏。

「什麼？剩二毛錢夠什麼用？柴米鹽早上都用完了。二毛錢買不到一小升米，這不打緊，難道生生米可以煮成飯嗎？」妻痛苦極了，懷裏的孩子吮不到乳汁又哭了，她翻轉另一乳頭給他吮，繼又自語道：「今午沒有吃過點東西，希望晚上可以吃舒服點……我們大人還挨得餓，可憐阿平那孩子，……真……真……」她咽住了，說不下去，眼眶裏的淚珠探出頭來，她極力忍住，翻轉頭不讓丈夫看見。

「媽！吃個……肚子空。」阿平乘機似的喊着，眼睛看一看爹，隻手塞進嘴裏咬，涎涎下掛。

「來——」胡小子向他點一點頭，抱住阿平。他覺得這孩子太可憐了，瘦得猴子似的，枯骨突露，他向妻要了二毛錢，抱阿平往門外走。

「媽！麵……麵餅。」不一會，阿平跳進來，一面吃，一面把手裏的三塊拿給媽。這時面上才露出一些兒笑絲。

黑暗襲上了大地，攔住光明一直往肚內嚥。日頁上的紙張被嚙蝕去了大半，歲月是這樣無聲無息可怕的拖延過去。一切威權都是黑暗的境域，根本威權是在黑暗裏翻弄。黑暗罩滿了許多灰色的家，威嚇着，逼迫着，第七間屋裏的東西漸漸地模糊了。小胡同裏的煙突正冒得起勁，胡小子的家是斷了煙的，沉靜的，死寂的空氣籠罩着。二個孩子已經蜷躺在鬆破的草蓆上——妻因為燈油盡了，老早就哄着二個孩子睡了，自己拿了爲人家縫製的衣服坐在門外，乘着月光一針一針的縫。胡小子還沒有回來，不知道在外面幹什麼？她淒楚地想：自從廿歲上跟了胡小子，一輩子都沒有安閒過一刻兒，天天都要挨餓、日日都要爲飯愁，這種日子如何過得去呢？！可憐前年大孩子阿太慘遭瘟疫死掉了——其實不死也要死，沒有錢請過醫生，乾臥着那會好？要不然，今年也有九歲了，總可以賣點東西幫着賺幾吊錢，偏偏……啊！老天總是和咱們窮人作對。……阿平今年才滿四歲，不知道養得他成人嗎？你看他瘦得不成樣子，可憐明天仍然要挨餓喲。想到這，她不禁眼眶裏滾滿了淚珠，月亮照在臉上放出晶瑩的光。月亮給她以眼淚，她望着月亮向她道謝。一轉念，趕忙拿着針往衣上鑽，生活是不容得她有

片刻的安間的。啊！這輩子橫豎是活不下了，卅一歲快到了，也不算天壽吧，能早點瞑目也好，免得看見孩子們受苦。啊，兒喲！我們下世千萬不要再相碰啊……她一直想，一直縫，越想越亂，她幾乎發瘋了。縫，一直縫到月亮斜墮才進去。

隔日，胡小子照常到建築工場去，胸裏蘊藏着一種不平的氣，看見工頭，就是狠狠的瞪他一眼。他想：要不是爲着眼前的生活，妻子，麵包……我老早已經同他拚個死活。工頭靠的只是錢，他的力氣未必會比我大，打他個七顛八倒才洩得咱心頭的一口鬱氣。工友有三四十人，祇要咱號召一聲，各個都會圍攏來。不錯，各個都恨工頭入骨的。

一大羣工人在工作着，挑着土沙往木架上走，木架搭得這麼高，搖搖幌幌的，稍不留心便會跌倒下來。一碰着底下的鐵條石子，生命是不要再想留存的，廣場裏，橫一道豎一道的溝，滿着鋼條沙石。另一部分工人在「哦喲……哦喲」的呼喊着，是在打地基。一根粗大的木柱插進土窩裏，上面搭個幾百丈高的木架，把足有千百斤重的鐵樁以鐵鏈絞上木架，一鬆掉鐵鉤，鐵樁馬上碰的一聲直壓下去，木柱撞入三四尺深的土窩裏。他們這樣的工作着，打下好幾個結實的地基。天氣是這樣炎熱，工人們都

裸着上體，肌肉都呈出黑而結實的，汗一直淌，臉上，如雨地淌，工頭遮着一柄洋傘在監督着。臊他娘的，手裏拿着一本簿子和筆在寫，寫他媽的混帳，眼睛精溜溜地在轉，那一個工人鬆緩一點他都覺察得到。他媽的，真有他的，咱們工人都是看錢如命，要是各個都停工起來，看他有沒有法子應付。一定的，一定有咱們的一天，把世界都翻轉了。媽的，從日斜一直作到月中，還是不停地作，自己造成了許多洋樓，酒館，戲院……都要讓別人去享受，咱們算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傻子，好高大華麗的屋子啊，都是咱們傻瓜造成的。把咱們工人的血汗集合起來，也許要比黃河還長還深哩！

胡小子因為恐怕今天的工資再被工頭折扣，所以作得格外盡力。他的藍色的短褲子被汗流得黑黑濕濕的的一直不停地作下四五點鐘的工，頭腦逐漸有些昏亂了起來，被太陽曬得焦熱極了，像被烤過的小豬子。汗簡直流到枯乾了，喉間就要爆裂了似的，尤其是脊背酸痛得伸不起來。但是，爲着妻子，麵包……他還是勉強支持着，作，拚命地作，使起力絞，爲着妻子……他腦裏時常浮出妻苦澀的憧憬，抱住阿三在抽咽，阿平跌着足，裸着體，大聲的哭着。他們都是些可憐虫啊，是自己太不中用了

，害他們挨饑挨餓，妻是再刻苦沒有了，一輩子跟着咱受苦從沒有出過怨言，拚命地爲人家縫衣洗衣，幫着咱掙錢，有了二個孩子真是不好做活計啊，白天做不得，要等孩子睡了才可以做……噯，怎麼辦啦，夏天還可勉強捱得過，冬天一到，那怎麼辦呢？所有的襖衣棉被都當空了，不餓死也要凍死。就是夏天的衣服也沒有了，瞧着妻穿着七縫八補的衣服，褪得不知道變成什麼顏色，真不成樣子，咱男子漢沒有穿衣服還可以，那女人是使不得的，……啊，有錢時一定買幾碼粗花布給她，她一定會笑開啦，還有，二個孩子，到時咱自有辦法，咱胡小子不是沒出息的男子啊！可是，今天的六毛錢是少不得的，爲着米……瞥一瞥工頭一眼，他的眼光正射在胡小子的身上，不由地使他一跳，翻轉頭拚命「噯哦……噯哦」的把鐵樁絞上。……六毛錢，他想，下午要趕早買米買柴回去，可使他們潤一潤饑腸，那阿平阿三，怪可憐的，還有蓬着髮的妻……噯喲，他的力氣已經使盡了，還是絞，絞出他吃奶力的氣都絞出來，臉子變得青白的，忽地眼前現一陣金星，萬華撩亂，一陣昏迷，不由地腳站不住，這麼一顛，顛仆到土窩裏去，恰巧這時鐵樁正脫了鐵鉤，碰的一聲，直壓下去……千百斤重，

噯唷，胡小子……

「不好了，小胡小子壓死了！」一陣紛亂的叫喊

「趕快把鐵樁絞上來。」

壞透了，正壓在胡小子的肚上，千百斤重，那麼粉碎？把鐵樁順着木架吊高，屍體黏着鐵樁升一尺餘高再墮下去，已不成爲屍體了……扁扁的……血……漿……破裂……

「怎麼辦啊？」衆工人圍住工頭請示辦法。

「有什麼辦法，他自作的孽。」工頭聳一聳肩，面上沒有什麼表情，接着又說：「就這樣用灰土把他埋上去，免得多一番囉嘛，讓他老婆省幾塊木板，哈哈……」得意的笑，報復的冷笑，哼，你們工人總是在我的手頭，任你們一筋斗三萬九千里也翻不出咱的手心囉。

衆工人你看我我看你，再看一看胡小子的屍體，沒有人忍得動手。雖然有幾個是怒氣填膺，覺得這是太無人道了。可是，胡子要如何抬法呢？誰願意去抬？漿汁，扁……模糊……實在麻煩，工頭恐怕有碍工作，逼着工人用灰土埋了，幸虧這穴地基已經打得結實了，不用再打。衆工人祇得將錯就錯，嘩哩嘩啦的，有的握緊着拳頭，怒着眼睛，

等待鬥機一觸即發，可是大多數的人都被麵包弄昏了，只存着一顆微跳的心，隨着頭再作工去。這裏就做了胡小子的坟墓。他日築成戲院，旅館，跳舞廳……誰會知道，此中曾經演過這一齣悲劇呢？

灰的天色再一度籠罩着大地，伸出可怕的巨膀，霎時間黑雲密佈，忽地一閃電光，一陣雷鳴，炎熱的天氣陡地起了巨風來，接着就是澎湃的大雨，如豆大般的下，雷聲激怒的咆哮着，殘暴者的心也起了驚惶，雨傾盆的下個不止，街上斷絕了行人，微弱的燈光照在水篷上耀着慘綠的顏色，瀟瀟瀝瀝的雨聲統制了其他混雜的聲音。聽不出爵士的交響曲，華爾滋的旋律，醉人的歌聲，鞋跟的跳踏聲，及淫蕩的笑聲，就是在街上馳騁的汽笛聲也是微弱的，敵不過天然底發怒。小胡同裏已是儲滿了水，有半尺多高，第七間的木屋還開着，裏面黑洞得可怕，辨不出什麼東西來。

阿平躺在地板上，已經哭啞了嗓子：「爹………怎麼還不回來………我………我肚子空………」

「乖乖的，爹一定是被大兩留在外邊，雨停時就會回來的………回來帶麵餅………米………煮給阿平吃………」胡小子的妻不知道在屋裏的那一隅

，光景似乎抱住阿三在搖，聲音是微弱而顫抖的，好像已經哄過好幾十回了。電光一閃進屋裏，屋內似乎漏滿着水。

「爸爸！快回來喲，阿平阿三都餓了，我也餓了，爲什麼還不回來……雨聲小下去了，爸一定在街上跑，手裏拿着麵餅，……米，柴回來了……」

雨，雖然微小一點，但時時可還有隆隆的雷聲，縱天上澈到地心的閃光。第七間的木屋裏躺着母子三人，生命是懸在半空中飄盪着，他們的心還熱烈地在想：爸爸在街上跑，近了近了。快回來了。偶爾門外有人濺水作嘩啦嘩啦的聲音，他們的心登時起了快慰的跳躍。

一九三三，七，廿五稿於廈門。

晨

童晴嵐

樹揉着惺忪的眼，
霸佔了太陽光的燦爛，
笑底下的沙細小，
向四邊猙獰地看。

山還留着夜氣，
輕風吹着嫩草搖曳，
一根根地，
流下晶瑩的淚。

黃色的農田，
大多的心血在這裡發現——
農夫肩着水桶，
滿面的汗珠，一點點。

村舍排列得不很整齊，
縷縷的炊煙，灰黑地，
——戰場的炮火，
表現着，生活的希冀！

一九三三，十，三十一，作於村中。

死 刑

蘇 汭

林忠義被捕下獄，法院給他死刑的判決。

這是三年前的事了。當忠義被捕的時候，全 A 市的輿論沸騰，街頭巷尾都哄哄地在議論着；有人抨擊政府說不該這樣野蠻，有人唾罵法院的法官說他不顧人情天理，甚至有一部分青年學生和教育界名流開會討論援救。因此市政府態度緘默，法院不敢遂你判決，於是這個案子便延擱到兩年之久。

時候是在一千九百三十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點鐘，青年囚犯忠義從監獄中被提到法院的法庭來，

那時青邊黑衣的法官和書記官都已昇座堂上，堂案對面的證人席也已坐滿了三個由法官提定的證人，旁聽席中的旁聽者則寥無幾人，看去情景甚為冷靜。這時忠義的手銬才被法警寬了下來，那法官便板起猙獰的怪面孔向這青年囚犯斥道：

「你為什麼要當衆宣傳和散發傳單？」

「沒有，我並沒有當衆宣傳更沒會散發傳單。」是囚犯的答話。

「哼！你這狗東西為什麼說你沒有散發傳單和宣傳！你有什麼證據？」是法官的斥責。

「前回我不是叫了二十三個我的同學來證明說那個時候我是在學校里唸書嗎？」是囚犯的反駁。

「不，那些狗東西都是說謊，誰也不能相信他們說的話是會真實的。」是法官的強辯。

「那麼，你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我是有罪？」是囚犯的反問。

「嚇！你這狗東西還要強辯！他們這三個人都親眼看見你當場在散發傳單，並且爬上凳子上向羣衆宣傳。」是法官的回答。

「不，我反對，這三個證人是你指定的，他們是用來陷害我的。」是囚犯的抗語。

「呀，不行！你反對我，你反抗法律！」法官咆

哮着。

「不，我并不反對你，也不反抗法律；不過這三個證人是喪心病狂，我並沒有犯罪他們強證我是散發傳單，向羣衆宣傳。」是囚犯的抗辯。

「不，你有罪，你不得抗辯！」是法官的斥責。

「不能，你不能把我的證據都抹殺了！」是囚犯的抗辯。

「無論如何你是有罪的！」法官斷然地這樣說。

就這樣忠義被判處了死刑，並且再過幾天便要執行；這死刑之於他是再也萬難移易的事了。

誰也曉得這是緩兵之計；中國人的心理是最難可捉摸的，對於任何天大的事件向來也只有五分鐘的熱度，待這五分鐘的熱度過了什麼也都完了，忘記了。A市的法院正是利用了這弱點，趁着這兩週年後的今天，人們對於忠義這案子早已健忘的今天才來開庭審判，而判處這從名字上也足以給我們曉得他是一個善良的青年林忠義。

這天監獄冷靜靜地，市上再也不能聽到如像兩年前的今天那樣哄哄的議論，好像A市就沒有發生過這麼的一件案似的。夜來寒冷的月亮照進忠義骯髒的獄房，雖這微笑着的月姊也可使這青年囚犯追憶起在好多年前，他曾伴着他的雲妹散步在同樣的

明眉月亮照耀着的廣場上的美景來；但他再也無心去回味這些無聊的浪跡，此刻他胸坎中充滿着的正是日間的那些法官，證人所給與他的激昂和憤慨，他想起了今天早上那青面獠牙蠻不講理的老法官，那喪盡了良心的證人，不由得要非常地痛恨起來，恨不得更把他們通統殺死。他想，他沒曾殺過人，更沒有犯過什麼天大的罪，爲什麼便被判處死刑，而再過幾天他的生命便將斷送在刑場了。他懷疑爲什麼世上竟有那般喪心病狂的法官和證人，會矯揉造作出虛無的事實來陷害人。他更懷疑我們爲什麼要有法律？法律只是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日子過得很快，忠義的刑期是快要到了。

前天友人自家鄉拍來的電報說他的母親已乘船南來，但如今過了這好多日子還不見他母親的影子。他想起了他那慈祥和藹的母親是何等地寵愛他；可憐她的兒子在獄中被監禁了兩年後她才曉得。他料想當她老人家聽得她兒子是被關在A市的監獄里，她將如何地惶惑，憂傷而至於昏絕了過去。她曉得她的兒子是守規踏矩的，從小到現在便不會同人家吵過嘴或打過架。她相信在這世上除了她的兒子外便沒有一個人會比他更忠實，更可靠。但爲何能

被關在監獄里有兩年之久呢？這於她老人家便是絕大的惶惑了。是的，不僅忠義的母親會惶惑，就是世人知道了都要驚駭，甚至我們後代的子孫聽了也要咋舌！

忠義的母親果然在刑期的早上到來監獄中探望她久別了的兒子。她抱樣忠義的頭不嫌污臭地狂吻，她不歇地撫摸着他的頭顱。她狂喜了一番繼而痛哭了一陣。她喜的是可重見她可愛的兒子的面，哭的是她的兒子別離了多年都未曾一張信給她老人家說他的死活，而她便沒有一天不在盼望着她忠兒的回鄉。但那是何等的可憐呀，她不曉得她忠實無垢的兒子便將在今天的傍晚被絞死在這監獄中。她老人家還殷殷地向她兒子說她要設法援救，並且禱告上帝請他拯救他的兒子於這患難中。可是這兒子忍不住這如同利刃直刺胸膈的苦痛，終於這樣地對她母親說：母親，援救是無效的；我并無殺死人或犯過什麼罪，我根本就沒有罪那是用不着援救的。并且你知道我是個無神論者，我一輩子就不相信上帝和一切的神。你回去罷，告訴世上的人說你的兒子是無罪地被監禁了兩年，而如今是死了。

聽到這兒子講的「死」，她老人家惶惑萬分，甚至昏絕在她兒子的懷抱里。待她蘇醒了過來，她追

問剛才忠義給她說的「死」來；可是這時忠義除了憤慨和激昂外再也沒有勇氣重爲他母親申說，因爲說了橫豎是無補於事的，而反會使他在胸懷里加添了無量數的苦惱。在這人煙稠密的A市，忠義是沒有親戚，除了幾位教師和學校中的那些同學外再也沒有名流可替他鼎力。並且還有一件事使得他幾乎氣絕了過去的是：一位常時在校中和他很要好的同學陳慶楨，他們倆都能夠以熱誠的心互相體貼，互相幫助；然在這回，忠義被捕入獄的這回，慶楨反而寫信來責備他，說他不該這樣冒險地在大庭廣衆中宣傳和散發傳單，這於他自己是不利的，爲什麼他對於生命是這樣地草率！天曉得忠義犯的是什麼罪，連他親信的朋友都以爲他是真貨，難怪法官會強判處他死刑哩！自然他自己也曉得不僅慶楨對他是這樣誤解，就是除了那愛護他的二十三個曾經到過法院證明他是無罪的」的同學外，全校的師長和同學都會誤解他。他想了很是激昂，很想寫封信向學校以及A市的人士剖白；但過後一想，一個置身在牢獄中的不幸人就是費盡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來向他們解釋說「我是無罪的」那又有誰會來相信你呢？他眼看到他可憐的生命中竟還有一個仁慈的母親可了解他，至死地相信他的爲人，這不禁使他那苦楚的

胸懷快慰了好多。

這時樓上的大鐘已敲過了四下，距忠義執行絞刑的時候便只是一點鐘。這老婦人聽過了兒子一篇激昂而憤慨的話，似乎也預見到援救是無益的了，於是輕輕地把兩膝跪在地上，首仰着天虔誠而迫切地這樣禱告着：「上帝呀，你是萬王之王，你是仁愛慈悲的主宰；你有萬權能，你要叫人死便死，你要叫人活便活。我是愚蠢無知的軟弱的人，現在我的兒子是無辜地給人譏謗，給人陷害，求上帝伸你權能的聖手拯救他從死失的深坑出來。我相信，深深地相信在這世上除了我的父上帝外再也沒有人能夠使他出死入活……」就在這刻兒獄吏猛然地推開了門來高聲喝道：「時間快到了！」這個聲音便把這老婦迫切的禱告打斷了，而屋子里頓充滿了恐怖和悲傷的氣象。他們相顧無語，好像大禍就臨身了。

刑期終於到了，什麼東西也都預備好了；這時忠義被押到刑場，眼看着那青面獠牙的法官依舊是帶着一付怒氣冲冲的面孔，而掛在牆壁上的繩子也好像在向他發怒，於是萬般的心事都匯集到他腦海里來。此刻圍着他的都是要來殺他的敵人，他是孤獨無援，他覺得有難以制止的苦楚在胸頭上掙扎着。

●他想起了剛才母親那段祈禱文來，重覆地在口中咀嚼着，倒還感到有一點兒的安慰，髣髴他就發覺了宗教對於人類的力量了。

夜朦朧了，淒愴的刑場上躺着未殮的屍體，死寂的空氣籠罩着。

廿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死神之前

葉癡樵

欲將在死神之前謳吟。

或許你們早已曉得這是個幸福絕滅的時辰，情
感怕將推墜在黝黑的深坑，只因人生原是妄誕而非
真。

欲求苟延殘喘，便是步入觸目驚心的墳塋。須
盡飲你們斟滿的美酒，歡祝現實的再生。聳鞍振轡
，聽取角聲一片，立可突破敵人的堅城！

憧憬頻年的優遊，着手於偉大未來的前程。請
把你們的心旌握緊，勿得一刻的放輕；儘管放胆地
邁進，何須顧慮到來生！

Victory 之神喲！你要打開人們的心扉，讚美流
血的神聖！

你萬惡的妖魔喲！將聞風披靡，失却你們的生
存！

賤 賣

邱 宛 朋

(一)

她從一個僻遠的鄉下獨自一個跑到我們的市鎮上來，隨身帶着一個破舊的小包裹。此外便是一個癩皮的週歲女孩。這市鎮距她的家鄉要兩天的水程和幾個鐘頭的火車。她怎能夠單身跑到這老遠的鎮上來呢？她只是一個毫無經驗的弱女子，三個孩子的母親，以前從未出過門的。

鄉里的人，個個都說這樣的年歲鄉下住不得，要不當土匪或保鄉團去便只好逃到城市，依照他們

的想像，那兒有無盡藏的財富正待人們去發掘，否則那兒至少總比這貧瘠的田地富庶得多，去年一望無際的稻，隨着和風飄舞，勃勃有生氣，正徵象着一種豐年的氣象，隣居的老六叔逢人便說這是年穀豐登，主天下太平朕兆，眼看得真主不久就要出現哩。但老六叔慶幸得太早了，八月間的那一陣大水，雜着狂風暴雨，把什麼擄什子都帶走了，收拾得乾乾淨淨，賸下一坳一坳的腐爛的草蒿，此外還捲去了不知多少的生命。

她的丈夫是幫人家當短工的，一天賺得幾個錢就買點燒酒吃，昏昏沈沈地過一輩子。她在家裏做點手工，幫幫維持生活，紡出麻布賣出去，也支撐得把來天的生活。可是，命運真作怪，叫她過不來平和的日子，這一下遇着了洪水大災，雖說他們沒有遭受什麼直接的損失，可是麻布因此賣不掉了。

她雖然沒有到過城市，却也很聞名城市中的榮華富貴，很想觀光一下。怎奈這不是莫名一文的人家所可妄求的，因此每把這念頭壓抑下去，沒有告訴過丈夫。

只是生活的壓迫，使她無法維持正常狀態。丈夫羞於自己供養不起妻子兒女，也不敢發表什麼反對的意見。她终于在某一晚對丈夫說明了原由，便

乘風破浪向着她理想中的黃金島出發了。

(二)

台江鎮，固然適如她理想中的繁華景況，車馬如流，街道寬敞，商店林列。這她領略了。但人地兩疏，往什麼地方去好呢？隨身帶來的麻布朝那裏去做買賣？

她想暫時找塊得以安身的地方。在路上，拐了許多彎，碰了好幾次汽車在她背後咆哮，她還在前面發楞。終於她找到了一所下等旅店。

她抱着枯瘦的才週歲的女孩，神志頹敗地朝裏邊走，在一個狹窄而又潮溼充滿霉腐氣的小室中她停在那裏。

在一盞昏黃欲滅的電燈光下，她望着週身發癩，皮膚剝落的女孩，僅存的一付醜醜的骨頭，這孩子是生活在土泥中，生長在土泥中，揮身癩皮只是這中間所生的一個結果。她的唇顫抖了一下，囁嚅地自語道：

『假使你是生在富貴家，這時候你是睡在雪白的牀褥上，有奶媽服侍着，你被認爲一顆珍珠。但，因爲你不幸而生在這樣的傢裏，你便連敝帚也不如了。』

感傷的雙眼衰疲地一闔，幾顆熱淚隨着掉下來，正滴在女孩的剝蝕的面上。她開始作着各種幻想，而且記憶着家中兩個兒子。

哭聲把她從入神的沈思中喚醒，孩子在哭了，怕是肚子餓吧，呵，額還有照灼手，又是發着熱啦。

她鬆開胸前的鈕扣，掏出那貧乞枯顛的乳房，送在女孩口中。

有一刻停住哭，但隨即又呱呱起來，牠吸不到什麼，只有風。

跟着遏斯迭里地她陪着低泣起來。

(三)

她來台江鎮的目的，除掉賣出麻布換得現銀外，便是找個工做。但終因地方語言不同，人面不熟，沒有門徑好走，現在麻布賣不脫手，——城市充斥着賤價的洋布，嗶吱，綢緞，看起來是那樣入時的，傻瓜才要你那又粗又醜的手織麻布。你看都市的姑娘身上着的是什麼貨色，絲絲的響的什麼綢的。麻布待賣給誰呢？

她空着肚皮，抱着唯一的財產的那兩捲麻布在街上遊魂也似地漫無主意地飄，背上駝了她的癩皮

女兒。她在找買主。

前面是一家綿紗店，裏頭的玻璃櫥上倒排有幾札綿花，紗，及紗織物之類，一個瘦個子的掌櫃坐在桌頭打呼欠，兩位夥計先生閑逸地竟在門前談起故事來，顯然是冷落得很，這樣的市情再襯托以收盤大廉價的招牌，更顯得萬分凋零。

——但，也只有這種店舖才適合於買我這種布吧！

他似在摸索中發現一線光明樣的，飽受憂恐的心靈爲之一震，這該是希望所給她的一種快慰的刺激吧。「笑」這東西早經和她絕緣了，面上的肌肉好像是緊縮了的，這時想要勉強裝出一點笑容，肌肉發生了一下痙攣。

「先生，財主，這裏有一點麻布不知可要買嗎？」

「Hm！」掌櫃的搖一搖頭，從喉嚨裏帶着痰的聲息這樣哼了一聲，擲過來一個絕冷的眼色。

「沒有生意咧。這沒有人要的！」他們正講到薛剛設擂台最熱鬧的當兒，給她這樣阻擾了一下，因爲他們初以爲是顧客來了，待要起來打招呼的。這時斬釘截鐵地向她一個喝叱，作爲報復，却不知正如何的傷了她的心。

你早曉得的，她是未嘗越出戶限的舊式閩女，除掉女紅，和炊飯外，她何曾料想到外頭的社會是這樣處處充滿陷阱。只覺得鼻子一酸，淌出幾滴清淚。

總得再往前找。

或者同鄉的會顧念到鄉誼，謀事該比較順手點吧。她想到了這一層，決計再碰碰看。此時，她決意的出賣力氣先於出賣麻布。

——財主，這裏缺個炊飯的嗎？

那位叫做財主的掉過頭來，注意點最先就落在她背上的那個，然後向她週身打量。

——炊飯嗎？缺到缺了一個，可是却不需用多一個吃便飯的，你曉得近來米貴得很！

——你修修心呵，這點骨肉是因為不忍割捨；而且，牠並不用多花米粟。

——既這樣，你何不找旁人家去呢，旁人家總要比我慷慨。……這真是奇事，要討活，還要帶一個盛飯的皮囊子，你只要一天忙着餵兒子就完了，還用做事。

這點骨肉怎樣處置好呢？她頹敗地離了這可怕的場所，這魔窟，雖然她的女兒將有被葬送在這裏的危險，但像這樣的場所同時正是她換飯吃的唯一

救急所。

擒着淚，苦老了臉，腿子有點酥軟，很勉強地才爬到臭虫製造廠的小旅店。

把牠置於床上，她伏在枕上抽咽起來；世界於她真是太狹小了。

旅店的老板娘正從裏面厲步地衝出來，張着聒燥的聲音在喚着一担「搖鼓」的小販；猛聽得一陣抽咽，心裏發奇。站住一聽，才辨出了是牆角最末後的一間那最潮溼陰霉的，這即是最廉價的一間，所以老板娘很聰明地料出這不外是發生了肚皮的問題，她興緻勃勃地想去探一探看，一半也出于好奇。

——你哭什麼呢？

——你是什麼人，問我做什麼呢？抬起頭來，面流滿淚。

——我是這裏的老板娘，假使有什麼困難，我很可以幫你一下忙。

——我爲了這東西，找不到飯吃。人們怕我帶了牠去白吃他們的。我得不到飯吃，自然只有餓死，想不到牠小小的年紀，才一週歲的，也要陪我受挨飢寒。

——困難就是這一點嗎？我替你打算，當然是把牠賣了的好，牠也有得吃的，你也好找門徑了。

——我確是不很忍這樣，我隻身來這裏，就只有這點點是我的安慰，牠去後，我怎生過日子呵。

——你不得不如此咯，要不然，你會得不着吃的。

她凝思着。

——賣嗎？……可憐的小東西，你是不得不在年紀很小地就離開母親了。以後，你將不會曉得真正的母親是誰。

老板娘很快地就跑出去，帶回來這一個消息。她說她爲這可憐的女人，要盡力爲她找得買主——那癩皮女兒的買主，由她當介紹人。

在飢寒交迫的情形之下，這宗買賣契約很迅速地就成立了。她以二十四塊錢的賤價買給老板娘，老板娘呢，她有她自己的算盤好敲的，遞給她玳瑁的二十四個大洋錢。

抖瑟瑟地把這一堆錢藏入衣包裹，熱淚縱橫地睜望着這從遠地千辛萬苦帶來了的親生骨肉給不相識的人，那可怕的手，抱着去了，她蒙着眼，猛聽得一陣急促的啼哭聲。

她平日聽得人家說，當奶媽會比當傭婦來得有錢賺，而且待遇上也是前者遠勝於後者。現在她毫無牽掛了，怎不硬着頭皮試一試看。

這次，說起來是有幸運了，她這貨色竟爲一位小學女教員所賞識，不過價錢是便宜得很，一個月七塊錢，她覺得有七塊錢就滿好了，她是常常很容易滿足的。但不滿足又待怎樣呢？

陳先生，這女教員，丈夫在上海也是教書的，有一付和藹的臉龐，她說她愛鄉下人的淳樸，老實，但壞就壞在教書的都喜歡談什麼衛生，這就很討人厭了。

孩子是一個白晳面皮很有幾分聰明的樣子，約有二歲半。她最初很遭這孩子的不歡迎，一抱着時總無理地呱呱大哭起來。如今是受僱於人的，孩子不歡迎，你總得設法使牠歡迎，否則你的飯碗很有點危險性咧。

——爲什麼你不哄牠玩呢？你應該笑，不要老是這樣囚頭喪面的，怪不得討孩子的厭。你要好好的招呼。

孩子到有點習慣了，想是逐漸熟悉的緣故。不再像以前那樣無理取鬧了，那種情形恐怕有時還會使陳先生疑心是擰了她那裏一下。

小學教員的生活自然不會如何闊綽，事實上反是拮据得很。一天是兩頓的稀粥，幾根缺少脂肪的菜蔬，中午有飯，却極其有限，因爲她們過的是永

型的家庭生活。從枯瘦的胸脯掏出乳房來時，她總禁不住一陣悲哀，——她想像着鄰下的老牛給人家用命地榨壓着乳汁時的情形，她點滴的脂膏也在給小吮血鬼吮吸着。

而且，當她擁在胸懷中的是另外的一個孩子，這孩子奪有了她原來女兒的位置，為因她們多幾個臭錢。這種佔奪雖非強迫的，但骨髓裏顯然有不得不然的種子存在。她有時恨透這佔奪者，簡直想背地裏打牠幾下或擰牠幾下，鬆鬆這口怨氣。但當念到這是孩子，是無知的孩子時，她反覺得這種不公明的報復手段是來得太可笑。

白嫩的孩子哭了，哭得煞厲害，怕是得不着充分的乳汁吧，兩個乳房都輪流過了，還不能滿足這小鬼的慾望。孩子的哭，至少為乳孺者是應負責的，她弄到沒法子想，按照老法子，把孩子摟向懷裏緊緊抱着。牠的哭聲此時是有點閉塞的樣子。

陳先生看得發了氣。

——你這怎麼弄的？你簡是想把牠弄窒息了，你這樣緊摟這只有使牠的呼吸一點都得不到自由。看得呆頭呆腦的笨相，衛生常識一絲也不懂。

恨恨地把孩子搶過來，把她推開了。她確實聽不懂陳先生的話，自然咯，她是鄉下女人。「衛生」

和『常識』這兩個句子堆疊在她腦上，含含糊糊地始終不解牠的意思

——做先生的是有程度的，說話不會沒有意思吧，也許這是城市人應該有的，也正因為我不懂這東西，才到處受不到歡迎。這叫做『衛生』的究竟是什麼樣一個東西會有這強大的力量呢？

也不曉得是否因為教職員欠薪或其他的結果，陳先生隨便使了一個理由把她辭歇了。她垂着頭忖度，是否由於不懂得『衛生』和『常識』所以致成的呢？

在這時候，突如其來地接得一封由鄉下寄來的信。她認不得字，只好央求陳先生念給她聽。這是一封關於家中兩個兒子飢寒情形的報告。她的心頓時多加上一重壓迫，現在她除如何找生活的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外，還要決定如何救助兒女的方策。她不得不於孤立的情景下，運用這沒有經驗的頭腦來思索這煩難的問題。而在無計可施之後，總以一陣淒切的哭泣結束了一切的思緒。

如何追求麵包的這念頭為另一較有力心事的所佔領着，這就是如何去救濟家中幾個飢餓欲絕的無助的孩子們。據她說她的生存是為兒女的生存而生存的，孩子的生命遠勝過她自己的。她淒楚地開始

回想到二年前在家的時候。

瑞香——她的女兒，那時是十一歲，除了上山採點柴草供引火用而外，她是沒有得到相當的工作的。這年頭有個很豐富的收穫。丈夫含着滿意的微笑，在盛陽底下刈着稻。在他想這是老天可憐我們，賜給我們一點生機，可贍養一家大小，因為我們一家人沒有個時候能夠吃到充分的滿足的。但最壞的是穀物因此大大的跌價，我們的米穀都如像糞般的賤賣出去，到城市買的日用品，價格却是那樣昂貴。一件衣服得花起碼幾塊錢，但我們賣出去的一石米却只有三塊多錢而已。我們買不起這些，只好襤褸破敝地度過一年又一年。

豐年並沒有使我們有更好的日子過，相反的，是更貧困的日子來到。至於田間歉收，那自然要更可憐。我們農人一輩子也沒有好日子過。

那天，為維持我們一家四口的衣食，丈夫終於說了：『情勢迫得我們不得不把瑞香設法賣給人家去了，否則我們的生活將不知如何過法。』我有什麼話說呢，眼淚流滿我的面頰，我望着丈夫點頭無語。賣了瑞香，我們勉強可以再維持幾個月的生活費，賣給富貴一點的人家，她也免得和我們一家人

一塊挨餓。

中人都請來了，就只找不到瑞香在那裏。大概這妮子聽得這消息躲到那裏去了，累得我漫山遍野的呼喊也抓不着一個影子。中飯竟不見她回來吃飯。這妮子倒乖覺，爲了不肯離開家，她竟甯肯忍住肚皮挨餓，我們當父母的該怎樣覺感慚愧啊，是我們養育不起子女，我們竟忍把子女作爲犧牲品。她受得住餓，爲什麼我們受不住餓呢？

直到媒人去遠了，瑞香才從屋後的草堆中爬出來，渾身塗滿了牛糞，有氣無力地進到屋子裏來，一身矢臭。驚惶的神色還來盡消退，面色蒼白。

我看到這情形，一種不可抑制的感傷走向心裏，抱着瑞香又是一陣悲哭，我允許她以後就是餓死也不再把她賣給人家了。這時她才放心。……

想到這裏，她覺得無論如何，應該把那二十四塊錢全數寄回去。她不想留下甚至一個銅板，她可以在這城市裏邊碰，而鄉村下的子女是萬不可受飢挨寒的。

雜在失業羣，在街頭漫散地趨起着。她要找第二個買主。她已滿不欲當奶媽而是希望當女傭。因爲她沒有許多乳液供不相識的孩子的厚榨，因爲她已沒有許多眼淚供她淌湧當她意識到手臂中捲臥着

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人家的孩子。當女傭，她可以忘掉這些。

(四)

寧願當一個廚夫，不願作供人吮吸壓榨精液的傢具的奶媽，這是她遭受失敗以後所堅執的主意。

但以前每月是七塊，而現在是只有四塊了。她樂於如此，一點也不懊悔，可是人家亂笑她傻。人家這樣說：「要是我有這許多乳汁嗎，我一定要當奶媽，待遇既好，錢也賺得多，沒事時，帶孩子到街頭跑，什麼事也不用管，人家總是弄好飯菜請我去吃。你看你現在每天總要和煙炭接近，弄起菜來油手膩腳的，多麼骯髒。而且乳的來期是很容易過去的，那時你就想反悔也太遲了。你真傻！」誰都把「你真傻」這結論加在每一次的談話中，一方面是表示不勝惋惜，一方面是當做警醒她的意思，對於這些勸告她很謙恭地一一謝絕了，因為她是再也不忍看人家肥胖的孩子來佔領了她原來的那瘦弱孩子的位罝。

過每日的工作就是炊飯，買菜，煮菜，洗衣服，還打掃一些塵土。要得漂亮點時，她的每日辦公室就在那暗霉和潮溼的廚房，那裏有一種特有的腥

污氣。炊起飯來烟都透不出，迷濛濛地就同大霧的天邊，一團團的烟灰送進呼吸器裏去。老鼠和蝨時常在這裏建築牠們的營壘，老鼠有小貓那樣粗大。這廚房永遠是在夜的統轄下，它在晝間都得燃上一盞搖搖欲滅的煤油燈，懸掛在漆黑的牆上，它的週圍有六尺寬和一丈來長，而這廚房同時又含有一個廁所，就在火爐的對面，陣陣催人作嘔的矢香若續若斷地散播出來。她每天都去這樣的地方生活着，從早上五時到晚上七時。額外的工作自然也會有的。

也不曉得是由於過度操勞或是過于感傷的緣故，她，她最近患了一種頻發的腹痛症。主婦常常很慈悲地叫她去找醫生，她總是不切要的說：「不要緊，就會好的，這是老毛病，隨它去吧！」

「你不要爲省了幾角錢，弄壞了身體，」主婦似很不忍地還說了這一句。

瑞香給人帶了找她的母親。家中的大孩子已經自己會謀生了，但現在她可以免掉許多牽掛。丈夫呢，已於她來我們的鎮上的這一年死了。

這家主婦倒很寬量，經她的懇求，容許瑞香在這裏做些雜事，只要給她有一頓飯吃。她們吃的是人家的殘肴剩飯，和幾根僅存的菜莖，但這些她

都讓給瑞香，自己常只吃到半碗飯或一碗稀粥，因為她的脾胃不大健全。時或她要在出街買菜回來時帶點食物給瑞香吃。但這很遭了主婦和女人們的議論：『她疼極瑞香』或『瑞香近來養得很胖，只可惜下巴太突出了，不然很可以勾引南洋客，』總是含着的一種惡的妬嫉及嘲諷』。

又是一封從鄉下寄來的信。她震顫地握着它，預感着一種待發的不幸的恐懼。經人家的誦談，才曉得時大兒子現在病得很沉篤，叫她趕快回去。

神氣顯得異常緊張。幾天來，神經變得非常衰弱，夜間睡不着，而且偶一有所感觸，便獨自掩面悲泣。工作是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追逐着她，而心是早已離身體飛回家了。她的信給郵局耽了許多時候，而今天往汕頭的船已早就開行了。她不得不在萬分焦迫中，等待第二幫的船快點臨到。眼皮紅腫，眼睛深凹，何況她是有病的人。每餐只喝點米湯，或至完全不食，只黯然無神地收拾着盤碗。

這晚，在廚房裏，她向瑞香說：『你的父親在鄉下本來已就負了一身債，他死後，責任便完全放在我身了，現在你的哥哥病得很厲害，我這一點小積蓄自然不夠用。昨天老板娘曾向我說，把你賣給她，不就可以應付這一切嗎？我雖然以前曾向你說

過不把你賣給人家，但在這情形下，我不得不如此做。我看你的哥哥病到如此差不多是很少希望了。……我耽心的是你們兩個，兄和妹，我活着也就是爲你們而活着，假使你的哥哥死了，而你也一賣兩斷了，我是……你在這裏還有得吃的，所以我才放心！『晶澈的老淚直從枯萎的眼腔排擠出來，落在瑞香的頭髮上，她正伏在母親的胸前抽咽。

二百元的鈔票已由老板交給她了，此外還用張紅紙帖寫了點什麼，一切都清楚了，明天就要搭船回鄉，現在所差的就只有簽字或畫押，這賣身契約便告成立了。

這幾天她老了許多，臉焦黑了，皺紋條條呈現起來，眉是永遠緊縮着的，眼睛是枯燥而又腫紅。她顯得老氣橫秋，而寔在才只有三十多歲。這天晚上，她又抖瑟瑟而又極度興奮的拿出了那二百塊錢，遞給老板說：

『我想不賣了，我的頭紛亂死了，我不，不賣了，我想不要……老板，我……』聲有點嘶啞，帶着哭的樣子。

『你瘋了嗎？怎樣答應了又可以反覆呢？你是以爲太便宜了吧？』

『不是便宜，我是不想賣了。我的腦昏了，一

時想錯念頭的。」

「你這樣是不行的，你看字都寫好了。」接着是一陣威脅，一陣責備，弄到她毫無主意，惶惑萬狀。

爲了賣與不賣這問題在心中不停地起着交鬥，現在她沒有第三條路好走，就只有彷徨于這兩極，這是足以決定她的將來以及她的運命的。她不得不再應用她那缺乏經驗的思想領域來對付這沉重的問題，眼前是這樣繚亂的，多面性的路途，她不曉得應取那一條路會使灰暗的去路更坦平光明一點。

處於雙重的威脅之下——債務的和老板的，雖然後者並未有契約上的正式成立，她差不多是缺乏抵禦的力量了，她是一個人，而對手是有錢的老板背後是警察還有法律，還有債權人，還有常爲窮人的死敵的病魔，她的敵人太多了，而她是一個怯弱的，沒有多大毅力的女子。除了屈服，她不能超脫這苦海。

事情應在今晚決定，她已沒有多的時間再供考慮了。賣吧！「她很沈痛地說了出來。只要她允許，二百塊錢的鈔票仍是屬於她的。

現在這兩百塊錢便是她一生心力勞瘁的唯一成績，而這就在不久的將來，是要散發給張着血口的

鄉下的許多債主的。高利貸壓碎了許多人們，也壓碎了她！

她的一絲絲的希望就繫於病入膏肓的兒子。女兒呢，已屬於他人了。望望呆立着的瑞香，自己挑起一小担行李，頹唐地消失在車馬的人羣中。她去了，也許是永遠的去了。

一星期後有一封信是寄給瑞香的，告訴她她的哥哥已經於母親到達的那個下午死了，母親再也不來了。

十一，十五，一九三三廈門。

大概又有甚麼事變了

徐君梅

大概又有甚麼事變了，
你看許多人望肉屏裏擠。
屏裏兩種聲浪：
——扣噎
——詈罵

不知甚時候我也變成肉屏的鑲邊。
小販的鼻涕，
老閩娘太陽穴的蚯蚓：

真是一對好對照呀，
——我想。

肉屏劇烈的震動——歡笑，
鼻涕跪在地下哀求。
面上那來的血水？
蚯蚓旁一個怒目的魁梧。

『誰給你主着狗膽？

不問問看——
敢來到這兒擺攤。

聽着：
這，我永遠的專利——
你這狗生。』

蚯蚓勃怒冒跳，
肉屏嚇嚇地笑。
笑——
是歡愉，是享樂，
抑是鄙視？
——張張吃人的血口。

小販挑起小擔踉蹌，
聰明人都意識沒有下段。
肉屏漸薄漸稀，
 個個人臉上掛着
不在乎的輕笑。

夏 夜

徐君梅

夏夜——人幽，
古道上月影潛跟
夢似的兩條黑影緩流。

輕拂綠樹的扶疏，
渡汛一叢薔薇的緋紅，
葱鬱深林——沒進，
丁香裏夜鶯的驚。

月影靜爬上薔薇的淡香，
絳艷上新涼的薄籠，
笑——林中灑出，
月影紅暈的添。

1933的結算 韋敦

1933；資本主義將斃的臨終，
日歷上記戴着：
法西斯蒂血腥地猖獗，
血債現在是償還的時候。

1933；一個驚人的計劃是成功，
世界上是有着天堂，在北歐！
中國，軍閥買辦把土地出賣了，
但六分之一的大眾得到解放，在中部。

1933；一個非常的年頭呵：
一萬萬以上。失業的大眾，
到處是要麵包，要工作的暴動，
兩個陣壘，開始肉搏衝鋒。

1933；用咱們的憤怒把牠葬送罷！
用咱們的血，記下一年的鬥爭！
咱們的鐵臂已使敵人驚惶發抖，
咱們得更勇敢，誰也不許落後。
一九三三，十二，十五廈門。

半同情者

Charles Ashleigh 原著

耶魯譯

查爾斯·阿士萊為英國左翼小說家和詩人，現任「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特約撰述員，作品散見世界各著名革命文學刊物，如莫斯科日報(Moscow Daily News)，國際文學等等，長篇創作則有「漂泊的小羊」(Rambling Kid)。是篇雖云簡短，但因其能將所謂革命的智識份子作一明確之寫照，故樂為之介紹——譯者

幾日來，區委員真是累死了，頭上的青筋覺得快要漲裂。自然，一天平均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時，誰也有權威着一些疲乏。

他走到一條平靜整齊的街道，路旁有着滿是綠蔭的花園，壯大安適的房屋；這時，他正在沉思着。他想，一到祕密工作，事情是怎樣的複雜喲！腦裏得記住千把事件，幾乎沒法寫作。不是到每個街角找關係，便是碰着找會場的困難。實在的，這種『違法行爲』真是累死人的一種特別技術！

今晚，這特別的一晚，他的工作還是不能完全結束。他已經會見過許多負責人，并且赴了四次會。有時走路有時坐車地，他早已跑了好幾英里，現在差不多是無法維持了。可是，還有一個任務，迫得他不能不從那已經困乏的腦海，再召集着最後的力量來應付。他得找一個會場，那是晚上要用的，而且，他還得快點找，好去通知到會的同志們。不消說的，所找的地方，應當是一個不致惹起警伯注意的。這件責任，被規在定兩小時內完成。

早上，中央委員會的一位代表，事前一點也沒通知地到來，據說還帶有新的訓令。因着明天一早便要離開，所以晚上定要和本區重要負責人會見一下，這樣，所有的担子都攔在他，這位區委員的身

上。同志們是在熱烈地希望他，難道可以送他們一個失望嗎？當然不可能，會場是應得找到的！

驀地，他停住了。這裏，在一個壯麗花園的樹叢中，聳着一座宏偉的大廈。從那裏洞開着的許多窗口，湧出了燈光，歡笑，喧鬧的談話聲，以及醉人的鋼琴聲。

區委員站着，呼一口氣，伸一伸懶腰。

「最後，這件事可以解決了！這座高樓是屬於那位律師的，他向來是我們的好友，對於我們的運動又是這樣地感着興趣。好一個真的同情者，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所以，推開大門——這間羅曼諦克的大廈，它的大門是向來沒有鎖着的，他便一直地進去。

大客廳上，裝飾得新奇悅目，還排着許多珍貴的書籍在架子裏，這時正團聚着三四十人。他們在開懷地暢談，熱熱地從藝術討論到哲學、政治，以及最近驚人的事件，同時一位新派的天才音樂家却坐在大鋼琴邊彈奏。

主人來走了，張開兩手在歡迎。在那夾鼻眼鏡的背後，他的眼睛閃着恭敬的亮光。

「你來得正好！今天是星期四，你大概記得我們每星期都有這麼一個會集吧？無疑的，這裡有許

多人會給你感到愉快！請不要輕視他們，你當然曉得，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我們的運動。」

不等待他的回答，那位律師早把區委領到廳中的另一角。

「親愛的，」他對他的夫人說：「你知道誰也和我們在一塊嗎？」

年輕的女主人，一聽到這句話，立刻用着可愛的步舞，飛燕似地走近他。

「奇遇，奇遇！親愛的朋友！來吧，我替你介紹這些客人，你一定會覺得他們很有趣的。」

我們這位可憐的，疲倦的區委，雖然喃喃地抗議着，但是早已被拉到密密的一個人堆裏了。

他一走到那裏，人們都停止說話，同時還緊緊地注視着他。很明顯地，在這裏他是被當作一個新奇的人物。

「現在，」女主人帶着微笑，指着其中的一位說：「這是牙明斯基先生。」那位肥胖的，尊嚴的紳士立那站了起來，同時椅子還叮噠地響了一下。「他對於數學很有研究，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關於第四次數的書，想來你一定看過了。還有，牙先生傍邊的這一位，是法蘭新小姐；她的芳名你應當早已聽過，她是長途腳踏車的名手，對於婦女解放運動有了

很大的功績。再來，是我們的天才詩人斯得士——喂，親愛的斯得士，不要害羞吧！——狂飈詩派的創始者。那麼，朋友們！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史脫拉先生，一個前進的布爾雪維克！你們知道，我向來對於這種運動是十分同情的。史先生曾在獄裏住過兩年半！你們想想這個！我們還自以為是文明人囉！儘管請他報告一些牢裏的往事吧，那是很值得注意的！」

全堆的人都十分注意！所有的眼睛都釘住在區委身上。驀地一位少女發狂也似地叫道：

「呵！我多麼欽仰你這種殉道的精神喲！」

時間飛一樣地過去，只賸一點半鐘吧了。總代表立即要來——沒却有地方給他安置，還有同志們也在等候回話，好來集合在決定的地點。他焦急地頭痛，可是不得不裝着笑臉同這些東西應酬。

「獄裏的往事嗎？唔，有的，很多。可是請你們寬恕我幾分鐘，讓我先打一個電話。」轉身向着女主人，他問道：「請允許我在這裏打一個電話？」

「可以，可以，什麼都可辦到，請不要客氣。」說着，便領他出了大客廳。

現在只有他們兩人了：區委前氣不接後氣地對她說：

「夫人！我得一見你的丈夫，因為有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重要嗎？親愛的史脫拉先生，什麼事呢？好吧，我們什麼都可替你盡力。請立即告訴我，是不是怕人的事體？」

接着，她一面差婢女去請她的丈夫，一面領着他上樓，同時還喋喋地問個不休。

他們三人都坐在二層樓的小書齋了，區委開始說明他的困難。

「這個會議是絕對要開的——而且還要在一點半鐘後開。我們所要的只是這裏的一間房子，一間小小的房子就夠了，我們只有十五六人。」

律師顯得十分遲疑，很受窘似地微笑着。

「我寔在不知道……」他支支吾吾地說着，同時送一個詢問的眼色給他的妻子。但是這位夫人，和素來的習慣相反地，竟然沉默地坐着。

「這是一點也沒有危險的，」區委急急地，腦裏十分緊張，想把所有的話一口氣吐出：「誰都知道你們這裏時常開文學研究會，時常有許多人出出入入，並且誰也不會懷疑到我們的同志，因為這裏的客人一大半是互不相識的。我們的同志可以分批進來，兩個，三個，……，」忍耐着，史脫拉終於再

繼續下去：

『我所以到這裏來，就是覺得你們一定會答應，因為你們素來對於這種運十分幫忙，可以說在同情者中，據我所知道的，沒有像你們這麼明白，這麼忠誠的，』說幾句恭維話大概不致弄糟吧。區委這樣想，同時抹一抹潮溼的額角。

『實在的，』主人回答着：『我們對於這種運動實在十分興奮，願意儘可能地來幫忙；只是，………』

談到這裏，主婦也趕着來解救她的丈夫了。

『親愛的史脫拉，』她大聲地說：『你這樣的提議實在有些不大妥當。請想一想吧，這是一個違法的政黨，一個祕密工作的政黨，萬一碰着搜查或是逮捕，那怎麼辦呢？我們不是要負責任嗎？一定的，我們一定要負責任，許多人都可以很正確地批評，這一個小集會是給我們庇護着，我們是主動者們，正如我們時常集合樓下的天才們一樣的。這樣，我請問你，我們不是有權主張不要加入漩渦嗎？你的請求不是有些不大忠實嗎？』

『賤內的話是對的，』律師緊接着說：『我們對於樓下的客人們有着保護的義務，因為他們是很信任我們的，………還有，請不要忘記我是一個守法

的人，我不能損毀自己的事業——這樣甚至可以簡接影響到我對你們的幫忙。呵！愛親的朋友，我這樣的同情你們的黨，你實在不應當這麼的要求我呢！無論如何，我們的中間是有不同的。……我要顧到自己的地位……千萬希望你諒解這一着！』

是的，區委十分能夠諒解，他只是靜靜地聽着，想着，一句話也不說。

『真的，』律師重複地說：『我真想不到你有這樣的要求。』

這時，區委站起來了，伸手去拿他的帽子。

『謝謝你倆，這算是我們第一次對你的請求！』

『不錯——可是——請你原諒——』

『我完全諒解！再會！』

一九三三，十一，十譯畢

都市的交響曲

靈 納

(一)

噴着煙的大煙突，酒綠燈紅的舞場，雕着精緻花紋的烏木無線電收音機，當舖鐵柵前的老婆子，檀木桌子上安着的留聲機，鵝絨榻上的煙槍，妓院裏的女人，汽車的喇叭，各等戲院，賣報的童子，……交奏都市的交響曲。

半壁西天的殘霞反映在龐大巍峨的建築物上面時候，都市的交響樂便在工廠由低音漸至高響的氣笛領導之下開始交響。大街中髦登的蜜死掛在紳士

們臂上，踏着狐步舞的節拍。氣笛聲中由鐵門散出來的音符三五成羣穿插在紳士蜜死們狐步舞脚步的脚尖和腳後跟。

(二)

工廠氣笛響了，由喇叭放出的音符樣，鐵門吐出許多工人，也像音符樣許多不同的樣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向東向西，向左向右，一時佈滿在大街上。是散工時候，一掛掛汽車聯繫着阻止行人的去路；馬達的繁響節奏着嗽叭管發出高音低音的合奏。

當舖裏，鐵欄柵內的同鐵欄柵外的人正逞他們最高的聲音爭最後的價格，吵鬧的高音伴着悲法同長嘆的低音飛到大街上匯合在囂雜的交響中。

戲院的絃歌動了，屋頂襯着冬天閃耀聯珠樣的電燈。××戲院的門前約摸十餘步光景橫一具血模糊的屍首，鑲了重重的肉鑲邊；其中多數口袋中都有一張戲票子：有新聞記者，有掩鼻子的 Gentlemen，有眼睛由指縫間偷窺的蜜死，也有因欲實地觀察而不得不冒大險來看死人的臂上掛個狐皮外罩高跟鞋女人的自認爲普羅作家的青年人。突然肉鑲邊起了騷動，一個髦登女郎高叫有剪手，及看到手袋在別人手裏已被扳開，裏邊的當票和樓座的戲票全部

露出，便一古腦不做聲地跑開。

泥金字的玻璃旋轉門不住地把紳士蜜死們往裏送，把香穢氣味肉的香，悠揚的爵士樂聲往街上送，混入中央，橫橫……，菲律賓，各廣播無線電台的中樂，西樂，日本樂的混合音律中。

(三)

由戲院舞場出發的馬達繁響奏節着喇叭管高音低音的合奏，沿路收了燈光，扭止了留聲機無線電的合奏。這時銅樂都已停歇，鵝絨榻上槍手的呼吸，妓院女人的喘息和成水面飄來似的夢樣的細樂。

一枝橫笛搖曳過寒街，獨奏都市交響曲的尾聲——賣報童子歸途逞着啞了的喉嚨，清算一天都市的罪惡：

『××晚報……六片一份……有二十元買一條老太婆性命……有陳少奶××樓捉姦……』

『大拍賣大犧牲……十片兩份……有嫖客白嫖……有綁匪開槍……有王少奶祕史……真便宜大拍賣……』

智識勞動者底前衛戰

黃黑

——紀念丁玲，適夷一切秘難戰士——

走向街頭來，
衝進工廠裏去！
現在是什麼時候？
誰再在房間裏埋頭？！
寫幾張壁報貼在牆上！
畫幾面血旗在羣衆中飄蕩！！
花和月在血輪下死了！
咱們的題材，要向大衆的隊伍裏找；
咱們創作幾篇小說，
描寫大衆鬥爭的英勇；
咱們要做幾首詩歌，
在大衆的嘴裏朗頌。
握緊咱們的筆桿，生活在集團裏；
咱們不要天才的桂冠詩人，
咱們希望誕生幾個白璧德，高爾基，
咱們的行動更得像丁玲，適夷。？！
誰再留戀着女人的纖腰。
和慈母的眼淚。！在今天？！
咱們現在不是空談，得要實踐；
起來呵！一切智識勞動者們，
咱們要做衝前的戰士，
爲大衆的解放，站上前線！

恨

陳 啓 肅

(一)

風夠大，有點雨，真是冬天到了。

她倚着欄杆，眼看棉花一樣的雲，儘飛着。她忘記了在身邊玩的二少爺，只惦念她的母親。母親，在她的記憶裏，似古代的雕刻物，已經模糊殘缺了，只剩下一些些的印象。母親的臉孔好像是圓的，可是也許是方的吧？她的身材好像很矮胖，可是也許不。幾年來她儘在想這些，儘在描摹這些，但無用。她哭，她已經不認識母親了。

母親是多麼仁慈的啊！斷不似這裏的太太。母親不會打她，也不會罵她，單只有溫柔地安慰她，給她快樂。她未曾嘗過快樂的味道，在她的想像裏，快樂大概就是喜歡，就是笑；而她却終沒有喜歡過，笑過。

她想母親許是死了，不然的話爲什麼這麼久沒有來看她？但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她只好祝福母親。

天色漸漸地晚了，她回頭一看，二少爺抱着洋囡囡玩得正起勁，鼻涕似一條蚯蚓，從鼻孔裏慢慢地伸出來，用力一吸，又縮了進去。

二少爺看她在看自己，便把手中的洋囡囡一揚，說：

「你看，多麼好看，今天爸爸剛買給我的。」

她點點頭，沒有回答。

「怎麼，好看不好看？」二少爺的鼻淚又拖長來，這下忍不住，使用袖子一擦，上面就粘了一條麵筋似的東西。

「好看哩！」她討厭，橫了一眼。

「去倒杯茶來我喝！」二少爺說。

「討厭，喝什麼茶？」她真恨，這麼一個小小的人，才五歲，就這樣子的刁，將來真不得了。

「討厭？我要茶喝哩！」二少爺把嘴唇向下一彎，眼睛瞪她一下。

「要喝你自己去倒好了。」她俯下臉，看到別處。

「金桂！金桂！」二少爺連珠炮似的喊她，她只不理。

「你不替我倒，我告訴媽媽去。」二少爺說了站起來，眼睛裏蓄着淚。

她聽說要告訴太太，心裏先自怕起來，趕緊向前抱起他，用手帕拭乾他的淚，混着說：

「我同你一起到裏面去喝好了。」

「不，我不喝了，我要告訴媽媽去。」

「你別去告訴媽媽，你一告訴，我以後就不同你玩了！」

說起玩來，二少爺是要她的，因此，他沉默了。

金桂抱着他進去。

「你同我好不好？」二少爺兩手圍着她的頸，問。

「我當然的同你好。」

二少爺聽了很喜歡，兩手更用勁抱着，親着她的臉。

走到房中，太太正同三位女客在碰和，大少爺坐在太太旁邊，談得正起勁，是剛放學回來的。

二少爺一看到太太，便舞着兩腳要下來。她無力再支持，只好放下。

「媽媽！」二少爺的脚一到地，飛也似的跑到母親身邊，爬上她的大腿，要玩麻將。

太太生了氣，要喊金桂，回頭看她站在那裏，便說：

「教你幹什麼，又抱進來。大約你今天沒有打過，皮肉癢了？」

「是二少爺要喝茶。」她說着就向前，想抱了二少爺走。

「喝茶？剛吃過點心喝什麼茶，都是你教壞了他！」太太罵呀罵的就擰她一下，她不敢喊痛，因為經驗告訴她，喊了痛是會受打的。

想抱二少爺，可是二少爺不走；太太和碰不成，更生了氣，終於金桂挨了兩下耳光，才抱起二少爺走。

她的兩頰發燒，比怕羞時還紅，她想哭，但是不敢。哭有什麼用呢？反正是打過了；假如哭起來，說不定還要挨苦；這並不希罕，是常有的事。

她覺得自己不是人麼？爲什麼要這樣常常受苦

？是自己的命運生成的麼？她以為大約就是所謂命運支配着她了。但是爲什麼命運要這樣支配她呢？她解答不出，她并未會做過什麼壞事，也未會抵觸過神明，她應該有很幸福的日子過，不應該這樣受苦。

她抱着二少爺出來，儘想着。

「金桂！」

她嚇了一跳，回頭看，却是大少爺跟出來。夠討厭的，一碰到大少爺，金桂心裏就怕。他常常同她瞎來，扭股糖兒似的嘻開着一個大嘴，人家變了臉，他還是涎皮着。這些，她比太太的打還要怕。她知道他的意思，她知道他的目的，但是她怕這些，她不敢想起這些。這些，在她是比什麼都重要。

大少爺常常同她要好，安慰她，給她一點好似拿一個銅板給乞丐樣的恩惠。這她固然承認是可感激的；但，她怕，她寧願也挨大少爺的打罵，不敢接收這可感激的恩惠。

「我真難過——剛才太太打你痛不痛？」大少爺走近她，要碰到她的身。她不答，只退了一步。

「你看，這麼紅，我……」大少爺又迫近來，伸開手要摸她的兩頰；她想抵抗，可是兩手抱着二少爺，只好又退一步。

救星是二少爺，他不許大少爺欺侮——在他以爲是欺侮的——金桂，他愛她，他要同她玩。

「不要這樣動手動腳，不然的話我告訴太太去！」金桂忍不住，只好硬着頭皮說。

大少爺果然不敢再動手，只在她的身邊歪纏着，問這問那，她只是冷冷地待答不答地說。大少爺雖然感到乏趣，可也不肯走開，她急，她沒有法子。

太太和碰完了，吃飯，大少爺才進去，金桂也抱着二少爺跟入。

(二)

從早晨七點起，她都在勞動着，沒有休息，更談不上消遣，享樂。有的，睡眠是她最寫意的了。

三個女客人都回去，現在，已經十點多鐘了。她須要睡，須要休息，全身軟綿綿的，尤其是兩手酸痛得要命，已經五歲的小孩，抱了一天，累死了人！

伏侍着太太上了床，裝了幾筒煙給她吃，金桂以爲沒事了，要走。

「金桂，腿給我搥幾下！」太太吃完了烟，睡在溫暖的被窩內；坐是坐了一天，不知道爲什麼腿也會酸。

天是那麼冷，就是拉黃包車的也回家去了，而金桂，她，做了一天的事，還得做，搥腿。她想向太太要求，她冷，她疲倦，她需要睡。太太的腿有搥並不會怎樣，她知道，而她實在不能再勞動了。

活像泥坑裏的癩蝦蟆，始終跳不出來，她只好趑趄着向前，坐在床沿，面向裏，搥着太太的腿。

起始還可以忍耐，勉強得住，搥着，搥着，一分鐘，兩分鐘，十分鐘……胳膊好似觸了電，麻木了；提着的拳變成了鐵做的，越搥越重了，只是持不起來，人恍着。雖然這樣，她不敢停止，一停止，便有耳光的挨。

搥呀搥的手不是自己的了，胳膊也離開了肩，她還要搥，她打起精神，用力搥幾下，想以這種刺激，免掉她的兩手的疲倦；但，這幾下用力的搥，大約把身內所有的氣力都用光了，更加難受。

無論如何，無論如何，她要搥，搥着搥着又過了幾秒鐘，這幾秒鐘，在她，好像是幾分鐘了，不，幾點鐘，幾天。

正在同疲憊的魔鬼掙扎，而睡之魍魎又展開獠牙的臉站在她面前。

疲倦，倦疲，更加疲倦！血液停止了循環，人漸漸地浮上去，電燈，沙發，棹椅，床，被，太太

，模糊了，只是一片灰色的，她穿過屋頂，穿過雲，頭頂着月，飛着飛着。

耳光的味道她雖然是常常嘗到的，這個時候，却像迅雷。她從天上跌下來，還是坐在床上，兩手不知道什麼時候停止了工作，兩頰發燒着。

「該死的！要睡麼？不想想看，剛十一點就要睡，懶惰得要命！」太太把賞她耳光的那一隻手又收進被內，罵着。

懶惰，她還懶惰麼？她一天沒有停止過勞動，她想休息不能休息，想睡不能睡；假如這真是懶惰的話，那麼就只有碰和，一天玩到晚的人才不懶惰哩！

搥着搥着，脚也坐麻木了，兩手更是難過，人儘恍着，瞌了眼，睡了一半，一半還在搥；她不敢停止，因為剛才那一下耳光，教她的兩頰還在發燒。

大約又過了半點鐘。

「不要了。」太太說，她已經睡了一刻。

她好像得了命一樣，從床上爬下來，脚有些站不住了，夠麻木的。

「老爺還沒有回來，別睡太濃了，要開門。」太太說。

「是的。」她把帳門放下，說着。

她又不能睡安穩了，老爺還沒有回來。這麼冷，半夜三更的又得起來開門，真要命。她想不睡，率性坐着等老爺回來了再睡；可是不能夠，她實在需要睡，只好先睡再說。

還算是她的幸運，老爺晚上沒有回來。

(三)

今天算是金桂最快樂的一天。

太太帶了二少爺回娘家去，老爺也不在，她把房裏收拾乾淨後，一個人在那裏坐着。

日光從窗檻中慢慢地爬進房中，慢慢地移了過來，時間是下午三點鐘了。她有點想睡，她就脫了衣服上床來，一下子，就睡着了。

一個老婦人站在她的面前，兩眼含着淚，頭髮已經蒼白，額上有幾條縐紋；人很矮，可是不胖，穿一件竹布的破棉襖，不大合身。母親，這是她的母親了。她趕緊跳上前，緊緊地抱着她，哭，哭呀哭的就問：

「媽媽，你爲什麼許久不來看我？」

她的母親只點點頭，輕輕撫摸着她的頭髮。

「你爲什麼老不來看我啊！」

母親還是不答。

她有點奇怪，母親爲什麼今天老不說話呢？平常不是這樣，她記得，母親是很愛說話的，尤其是對她。

「媽媽，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母親還是不說話。

她有點怕，母親死了麼？她用手來摸母親的臉孔，冷的怕人，再探她的鼻孔，沒有呼吸了。啊，真的，母親死了，她哭，抱着她的母親的腿哭。

但是，母親死了爲什麼還站住，死人是不會站的，這樣，她想母親實在還未曾死。

身體的一部分起了怕人的感覺，心突然地跳起來。母親已經消失了，她睜開眼一看，大少爺。

她想掙扎，可是一切都在睡中被大少爺佈置好了。掙扎了半天，還是無用；想喊，家裏一個人也沒有，而且嘴也被大少爺的嘴封着。

她恨，她哭，可是完了。

.....

大少爺走了，他對她說了許多話，他說他愛她，他要救她出這火坑，他願意同她結婚，過幾天她就會向她的母親要求。

這些話她雖然覺得安慰點，但總不能抑制住她的悲傷，她哭，她從此墮落在黑暗的魅魘中，她只

有任人推殘，永不能自拔！

一切在她都是可恨的，可咀咒的，她深深感到這並不是命運支配着，這是從人做出來的。命運并不能支配着人，倒是人本身支配了命運；不然的話，今天的事是命運呢，還是人？

「沒有命運！沒有命運！都是人做的！」

她喊，她哭，她恨一切像太太，大少爺這樣的人！

她又感到，世界上是享樂的不做事，做事的不享樂。這，她也不相信命運了，這都是人做的，都是人做的！她要想免除這些不平等，可是她只有一雙替人家搥腿，做事情的手，同挨打的肉，她不能，她沒有力量，她幻滅。

幻滅送金桂進入死亡的陷阱，她恨！

一九三三，十二，十二夜。

病

高文顯

憔悴的心拚出鮮紅的血，
枯瘠的臉兒無語，淚珠凝咽。
窗外的寒星似鬼火的閃耀，
樹的陰影如死神獠牙地笑。

啊，層層的悲苦籠罩着我，
孱弱的心房發出微細的呼聲；
『啊，何時種下了惡因，
如今帶來着病的苦辛？』

煩惱的波浪重重的襲來，
弱小的我啊，怎能擺脫得開？
在那汹涌的苦海中啊，
只好讓牠將我活潑的心靈活埋！』

將我活潑的心靈活埋
虛室中飛進了擾人的「悲哀」！
啊弱小而無力的我啊，
又教我怎能擺脫得開！

一九三三，冬，病中作於南普陀寺。

王 縣 長

林 貞 羊

『啐！像你這樣的傻瓜，也想做一個人，也想做一個縣長！人家向你要錢，你就給他，你要曉得他們都是騙子，那里是募捐隊，他們可以把募了去的錢，去逛窯子……那是勞什子。——你說以後不給他了，爲什麼這時又要向我拿錢，你拿什麼錢？你曾經說過什麼話？你自己想想看。我半個錢都拿不出來！』一種尖削的聲音，從後堂的臥室裏發出來，這聲浪打動葉科長的耳膜，他不過意地從祕書處走向後堂去了。

「你們又在鬧什麼亂子來了，這都是王縣長的不是。——但是王奶奶你再做點人情吧！實在說起來，都是國運不好，濟助東北義勇軍款捐了，就來了賑災捐款，接着又來了滬戰捐款，這回又說什航空救國捐，水災捐，旱災捐……多得很，我們縣里總計起來已募去數百元了。今天王縣長再捐去二十塊錢，那是我主意的，——不捐，那也太難為情，我自己也捐去十元咯。」

誰都曉得王縣長有個圓臉露額的伶俐的老婆，有個滑頭辣手的操縱一切的葉科長。王奶奶對他丈夫的發氣，那是像家常便飯，王縣長一點沒有法子，他是個畏內的人，他是個文弱的人，他最看重着那個善於排解的調停人，他什麼事都靠賴他，他簡直是一個空有實權的縣長。他一天除了吃飯，睡覺，挨罵之外，就是賭麻將，他晚上七點開賭，鷄鳴時停工，每場最少有二三百元的勝負；王奶奶本有能力阻止他，可惜王奶奶也是個賭場中千金不惜的人物，她不但無心阻止他，反是做他的台後老板。說也奇怪，王縣長自開賭以來，歷時不逾月，已虧去九千餘元了。個中理由，無人曉得。王縣長王奶奶只好自認他的運氣不好。他每月所開消的錢很多，然而每月的進款也自不少。他是廣東梅縣人，他

家里很有些財產，他用了他的一部分財產，換來了一個永縣的縣長。他也進了中學校大學校去念書；不過他在民國大學却一年就畢了業，得了一位政治學士的資格。

他是個長着一副削高的身裁，前額凸出，後腦偏斜，兩隻眼睛比兔子還小，眼皮留着一個經久不滅的痕疤，這痕疤是他結婚的頭一夜，受了新婦巴掌的結果。他唇上依樣有官僚式的八字卷鬚，看來有四十多歲的光景；他喜歡恬靜，不大說話，遇到什麼事情，常常露出進退維谷的神態，是個特殊呆笨的典型。

閩南地方遍地上匪，尤其是永縣。永縣地居羣山之中，峯巒重疊，是羣匪出沒的地方。自從王縣長長縣以來，匪氛更熾，劫物擄人，日有所聞；鄉間居民能幸免於匪劫的，真是十無七八。因此，比較有錢的人都負篋攜囊地向城里來，城里住民的擁擠，人心的浮動，秩序的紊雜，在在都使王縣長擔心，他很怕城里也遭匪劫，縣政府也受了匪辱，他恬默了，他微笑了，他想出一個辦法來了；這辦法就是他決定在縣政府開了一個治安會議，這會議然是經了葉科長的同意。

開會時間到了，商界，學界，農界，擠滿了一

個長方形的辦公室。主席是王縣長，記錄是葉科長，行禮如儀後，主席立正地在那顫動的鬚唇之下，吐出那惹人注意的演詞：

「諸位！今天，今天，我們開了這個這個會，是，是叫做掉安會（即治安會）。土匪的厲害，諸位，是曉得的，實，實在太多了，土匪；我們將腐（應該是我們政府）沒有什麼，什麼辦法。今天，請諸位來，就是請，請諸位指教指教！我們將腐此時沒有什麼，什麼辦法。」

他說時眼睛不敢向諸代表看，他只釘視着葉科長，好像要等葉科長的啓示。

「主席！我是 S 學校的代表，我認爲政府既無辦法，就索性由他去好了，我們教書的有什麼力量，有什麼辦法呢？」

「是的，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做小生意的每天所賺來的錢，都被百貨捐征收員拿去了。我們賺不到錢，空着肚子，那裏有什麼辦法？！」

「是，不錯，土匪真是厲害」葉科長破開話匣了。「然而政府並不是絕對沒辦法，不過要希望各界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幫助政府。你們儘可安心，我們城裏也有駐軍，有民團，各鄉又有守望隊。鄉間之所以時有匪警，那是因爲各鄉長不負責任，他不

報告駐軍；如果是這樣，就是你們不會幫助政府。百貨捐那是一定要收的，你們如果不繳百貨捐，民團就沒得吃，那也是不能幫助政府的。地方情形如是險惡，大家須要同心協力，那末就無什問題了。

『王縣長，我是一個老實人，我一晌是在家里耕田，我什麼事都不懂；但是黃阿連是一個忠厚人，我是曉得的，那次民團把他捉了來，我覺着有點冤枉，希望王縣長核察！』說話的人，是東坑鄉的鄉長，他說的是方言，那是另一個代表替他翻譯的。

『說到阿連，那確實是個土匪，最低限度也是通匪的人。——你們各鄉的鄉長，我今天要對你們，特別對你們說，以後如果發覺匪警時，各鄉長匿而不報，以通匪罪論；因為做鄉長的人多是不負責任的。』葉科長睜大了眼睛說話。

『是的，土，土匪來了，你們即刻來報告政府吧！這是第一，第一要緊的。』王縣長接着說。

會議的結果，是說要各鄉長負責報告。各代表是悻悻而散；各鄉長却是疾首蹙額地垂頭喪氣地踱回家里去；向政府報告呢，那末，土匪的報復，不能倖免；不報告，政府的治罪，要作通匪論。他們

上天不得，入地無門，他們含淚地向他鄉奔逃。

土匪的搔擾，却不因治安會議而停止，前幾天是擄人劫物，這幾天來却是殺人放火，湖上鄉，坑口鄉，大埔鄉都死了人。聽說一位就是治安會議中那個曾經發言的農人——鄉長，他，只有他未曾離去家鄉。一天晚上，一顆子彈從他的胸心透過去了。他的死，大家都表示惋惜。王縣長更覺傷心，他可憐了一個曾經會面過的農人；他恨土匪，但他也極怕土匪。

「王縣長，你聽到一件消息嗎？」

「有的，前次開會的，那個那個鄉長死了。」

「不是，那是另外的消息，聽說昨晚，忽有十數猛從東門進入城里來，有一個洋客，剛從菲律賓回來的，他的木門被土匪破開了，洋客知警，翻身上屋，誰知失了足，一交跌下來，腿骨折斷了。土匪追來，問他錢在那里？他說，沒有錢。——」

「那末，他要死了——沒有錢。」

「沒有，土匪沒有打死他；倒是他自己嚙了石頭死了。」

「怎麼這樣啦！葉科長，這就奇，奇事了，怎麼樣啦？」

「他說沒有錢，土匪就用槍桿向他身上打，你

要曉得這洋客是折腿骨，他的血已經淋漓流下，他在憤急，負痛，呻吟的中間，那能經得起槍桿的光顧，他在暗中摸到一粒石頭，他把石頭向喉嚨里裝下去了。長果他是吞死死了。土匪大感失望，失望間再用刀向項頸砍了幾刀，藉以洩憤。許多東西，自然是被洗一空了。』

『哦！這樣了，土匪，土匪進城來了，怎麼辦呢？葉科長！』

『這當然要靠駐軍；民團那是半點靠不住的。』

『城里有駐，駐軍，爲什麼他還敢進來？』

『我們政府的門，不敢進來就算了。你不曉得永地土匪的厲害嗎？』

王縣長固然懼怕，然能這政府的小小範圍，那是萬分穩當，想來却也安心。說到駐軍的可靠，那也是聊以自慰的話。駐軍的無能爲力，你只要看看駐軍門首的纍纍層疊的沙包，那種連營地都起了恐慌的狀態，便能心明意識。這也難怪，因爲土匪也就是軍隊，他也照樣地有槍桿，有子彈，有刺刀，有鋼盔，仍然是有戰鬥的力量。而且其數量之多，正如牛毛，要問這個中的道理，你就要看看永縣的山巒多不多？老百姓窮不窮？情形如此險惡，駐軍何所靠；治安會議何所用？城外城里的危安有何分

別？

碰，碰，碰，……吃過晚飯之後，你就可以聽到這樣可以使你毛髮豎起的槍聲，這時是土匪的世界，他們出了山洞，山下做工作來了。消息一天一天地緊張起來，什麼趙老板被綁去了，泉永的例車燒毀了，王偵探被暗殺了，李嬌嬌的孩子失蹤了，陳大娘在閨房受辱了，黃阿香被綁為山皇后了，……這消息太使王縣長擔心。因為王偵探和陳阿香正是他的隣居，政府區域的陣線有點動搖呢！葉科長和王奶奶也確實有些惶惑，日間雖可以飽食無憂；夜間却不能高枕無慮，他們和衣睡着，他們派人防夜，他們開大賭場防夜，藉賭防夜是最妙不過的辦法：既可以除憂患，又可以求歡樂。這是王縣長提議的。然而實行不久，又各自星散回房。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槍聲的砰擊，喊聲的恐慄，都可以使他們不能平心下氣地玩下去。王縣長更形恬默了，他怔怔地想着，恍然地微笑了，他得意地摸了卷鬚，他認為有一個辦法，——這是根本的辦法；他相信如果不這樣做去，地方必定會被蹂躪完了。

他得了葉科長的同意，一天早晨李伯三被派為代表了。這代表的任務，是用了由縣政府剛從各商戶捐來的一筆約近萬餘元的款項，獻給匪頭，向他

求情，求他莫要在地方作擾。李伯三對於山路很稔熟，對於匪頭更有一面之交，這是因為他五年前曾經做過匪軍的參謀。

代表回來時，他對王縣長作如下的答覆：

1、他們本無心爲匪，今蒙加惠，改邪歸正之望尤切。

2、他們因囊空如洗而爲盜，今蒙加惠，自當棄山回里。

3、敢請縣長再撥多少濟助，是爲至禱！

這回答出於王縣長的意料之外；本爲求情，反爲收撫了。王縣長再籌款了，再向商民捐籌了，然而商民反對了，這使王縣長倒有一點焦急。好在他有團兵；受命的團兵爲虎作倀地又捐去一萬元。

李伯三再做了代表，再爲匪首輸金。

地方平靜了，人民在惶惑中安居下去了，王縣長暗自喜歡。他相信這是他治永的第一功績。雖然沒有即刻得到匪方收款後的消息，然而幾天來地方能夠相安無事，也只見其成效。

時間一過去，事態又轉回來。永地雖沒有再見那殺人劫物的匪警，可是那殺人貼諭的奇案，却到處發生：曾志高是地痞，所以他死了；孫有釗是土豪，所以他死了；李白奎是政府的走狗，所以他死

了；黃冠雄是黨委的主席，所以他也死了。這是紅色的恐怖。據傳，紅軍已佔有了閩北的延縣，再過幾天就可以到永地來了。另一說，是說紅軍並沒有攻下延縣，這些殺人的把戲無非是那些土匪幹出來，因為土匪與紅軍是有聯絡的。

不管怎麼說，王縣長橫豎是恐慌了，紅軍的辣手，他是早已曉得的。他覺得目前最適當的辦法，就是半步不出門，把縣前的木門，換為鐵門，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應該上文書向省方告急。然而這辦法，葉科長不同意，他說木門換為鐵門太不像樣；寫文書告急，那未免太慌張。王奶奶也不通過，她反而笑罵他，說他蠢如鹿豕。他無法，他只有成個心中不安而口中緘默的人兒。一副愁容，使他削長的身軀更加瘦癯，小眼失了靈神，卷鬚失了尊威，額角的縐紋把那受新婦巴掌的痕疤混化了。

他病了，他因過度的思慮罹病了；然而他對人家說他是感冒時疫，他不自招認，他不願有第二個人看透他的心懷；可是他的心懷，誰個不洞悉；王奶奶也暗自替他擔心。

病中他想定了危險時脫走的辦法，他須要備好了一件鄉人用的破舊的短褐，一件垢膩的中式褲；萬分危險時，他應該化裝，應該把臉面塗上泥沫，

應該農工化，應該假裝一個苦人；這樣他才有活路——不然，那只有死。

地方秩序，依舊紊亂；紅軍進擾永縣謠言，依舊昌熾；王縣長的脫身辦法，他是準備着。

這天早晨，東方一層重霧，把太陽緊緊圍住，幾道無力的白光，從霧隙處透射下來。天氣有點陰森，也許不久就要下雨。街路上的行人不多，然而在縣政府門口，却集了一堆人，大家言來語去，都說王縣長死了，說他是被人挖去了腦袋死了。至於兇手是誰？却沒有一個人曉得。有的說是土匪主動的；有的說是紅軍主動的，說長說短，莫衷一是。然而王奶奶哭昏了，葉科長嚇呆了。

大家對於這層事，覺得很稀奇。

浣衣婦

童晴嵐

一個銅銹色的面
在陽光下發出金光，
兩隻銅銹色的手
從沉靜的水中撥出波浪。

一場憂鬱的音樂
在她手下彈唱，
污濁的塵灰隨流水漂去，

淨潔是他的願望。

讓寂寞把家中封鎖了，
孩子玩在這溪旁，
不管自己身上的服裝破穢，
只顧爲他人洗衣裳。

清醒的夢

高文顯

天空中的銀幕徐徐的捲着，
把正在歡笑裏的臉兒遮了；
兩三小丑還嬉皮地露着角，
斜睨着舞台下的人生：頭陰黑沉寂。
啊，好一齣演不完的幽劇啊，
多少的演員都入了睡鄉，
沈醉在黃土色的被窩中，
作着永遠不清醒的迷夢！
不，有時候他們也清醒了，
穿着白色的衣裳，
在綠楊飄舞中微笑；
芳草在他們的頰上親吻，
新鮮的雨點爲他們洗滌；
那小鳥更唱着迷人的歌調，
祝他們永遠地在微風裏，
伴着翠蝶兒歡笑！

夜未央

葉癡樵

(一)

是一九三〇年的深秋，一個將近午夜時分的晚上。

夜色很莊嚴而且威武地主宰着地球上局部的一切，半夜裏陰森的微風已掩滅了薄暮時灰塵飛揚的氣焰。天上沒有月亮，祇有幾許的疏星在銀河道上，游移不定；牠們在轉動，變幻，沒一刻停止。——離開朝霞的出現還有幾個鐘頭。

不問是十字街頭，還是三叉路口，空氣仍舊是

死一般的寂靜。昏黃色的電燈光只有在有氣無力地勉有繼續牠的生命。商店也雙扉緊閉，絕不見有誰強伸出頭來看個究竟。死滅的權威驅走了夜的莊嚴，佔據了這恐怖的大地。

約有十來個類似買辦階級的人們，間有幾隻左手的臂彎裏挽着花一般嬌，棉一般嫩的女人，從遠處慢慢兒走近街心來，先後走上T大旅社的扶梯，——戲謔的笑聲終於在幾秒鐘後消失了。

天氣本來有點冷，再加上這陰森的氣分，更加有些刺骨。

汽車行似已停了業一樣，入夜還未九句鐘便把門門起來。也許是個正比例吧，黃包車也出了常態的在街頭絕跡。

『嗚！嗚！嗚！』遠遠的隱約可見兩盞亮晶晶並排着的白色電光燈，迎面而來，橫過十字街頭。站崗警士立即把槍提起，然後重新放下去。一個工人裝束身着短服的青年，駕着一輛自動車風馳電掣般的跟在汽車後面疾駛過去，一大堆五色的紙張便在離地約丈多高的天空中飛揚。仔細地看去，好像後面那一輛自動車已離開了汽車，穿過另一條暗黑的馬路。

死的恐怖，生的徬徨，依舊佔滿了這黝黑的空

間。

B路左近的曠地上，一家規模宏大的工廠，已罷工一星期了。是七日中最後一天的事了：鐵門內把守着一羣赤手空拳的大漢，站着成個八字分開式；牆壁上貼着一張臨時的佈告，橫書着斗大的楷字：『起來！飢寒交迫的人們！』

約莫是午後五句鐘的光景。街頭上擠滿着許多男女，熙來攘往的，他們是一大羣快被宰割的羔羊，是快被押上斷頭台上去送死的死囚。顯然的，在嘻笑得意的公子哥兒，在扭妮作態的小姐奶奶，在皺眉蹙額的小商人，在顧盼生姿的賣笑婦，他們拚命地陶醉，享樂，他們忘記了今宵，忘記了明朝。他們只曉得上旅社，看電影，叉麻將，上舞場，在十字街頭徘徊，追求他們享樂的對象，沒有人注意到橫在眼前的一條棘荆縱橫的羊腸狹路，要待他們去剷除；更沒有注意到這容納了幾佰個社會生產者的大本營。

一個可容三百多人的圓形議事廳，擠滿着一大堆粗布衣服的男女們；空氣顯出異樣的緊張。可是，除了一陣陣明晰宏亮的聲音外，祇有幾百個氣管喘息的聲音而已。

廳的當中木屏上，掛着約二尺高的總理遺像，兩邊伴着一對綢質製成的黨國旗；旗的下面，一個面紅耳赤的青年，盡他所能夠喊出來的力量，向着站在台下的人們激昂地演說：

「爲求咱們的生存，不得和這人類的惡魔鬥爭；爲求咱們生命的保障，不得不同這社會的公敵拚命。咱們甯願流盡了熱血，拋盡了頭顱，也決不把牠輕輕地放過。咱們有的是熱血，至誠，要打倒出賣咱們全體利益的買辦階級，土豪，地痞，軍閥的走狗。……咱們是現社會的主人翁，是新時代的革命者。犧牲了勞力和汗水，祇有得到才堪一飽的代價，那些養尊處優的，盡是些有閑階級；咱們出賣了氣力，還要受重重的壓迫。兄弟們！咱們的頭腦並不蠢，理智並不昏，咱們要爭回咱們固有的地位。咱們的後盾，就是自家的力量，沒有人能予咱們以同情，只有自己奮鬥，才可殺出一條光明的大道。……」演說者還沒有把他的演辭說完，台下的人們，氣管就像要爆裂一樣的緊張，掌聲像雷動似的在議事廳的內外邊散漫，繞在廠的周圍。

霎時間，從人體氣管內發出的氣息充塞了整個議事廳的全部，一大批男女如潮湧般的走將出來，——廠長室，機器房，鑄鐵間，職員宿舍，……

擠滿沸騰的工人，他們在開始活躍，着手第一步的工作。——

半小時後，全廠呈現着混亂的狀態，機器房內的機件到處散亂，發動機已失了牠本來的原動力。許多男女從每一間房裏走出來，集中在廠前的曠地上。

第二天，K埠各日報記載着這一件事。標題用特大號的鉛字：『震撼全埠之鴻盛鐵廠工潮續誌』，繼之以二號的鉛字這樣說明：『資方堅不承認，各趨極端』，另一行是：『勞方搗毀工廠，全體出亡』；最後用一號字並排着這樣的兩行：『董事長鄧君文是晚服毒於M大旅社 女友已在逃傳與此事有密切之關係』接着是一段極詳盡的消息：

『本市鴻盛鐵廠工友小三子被機輪輾傷慘死，以致釀成工潮一節，詳情已誌前日本報。茲查勞資兩方各派代表於前日下午二時在廠洽商，資方代表鄧君文，勞方代表張其強，市商會及公安局亦派代表到場參加，當時工友鵠立門外者約百人。座中勞方提出五條件，資方以所約過苛，無接受之可能，因此各趨極端，時會場空氣緊張異常，唇槍舌劍，辯論甚烈，幸各團體代表竭力勸解，始告無事。四時許，資方鄧

代表因事離席，遂告散會，大局尚無圓滿解決。據外人推測，此事前途，深恐必成僵局云。翌日侵晨，有大批工友到廠實行搗毀機器，宿舍等，歷一小時，始揚長而去。目下該廠機器，已損壞殆遍，資方得訊，已於日昨下午派員到場察勘，一面呈請當局緝兇究辦云。

又訊，本市鴻盛鐵廠董事長鄧君文於日前出席該廠工潮調停事，十時許至M大旅社，開特等第五號房，十一時左右，有一年廿許，衣服麗都，類貴族夫人者至，談笑甚歡，想係舊相識者。俄而房門緊閉，房中寂無人聲，歷一時許，該女性從容出，鄧送至門外，笑容可掬，頻囑其明日復來，女郎一笑而去，鄧則轉身入房，有頃，忽聞房中有呻吟聲，茶房疑莫能解，乃排闥而入，見鄧偃臥床上，口吐白沫，撫之，已氣絕，茶房當即電知當局派員檢驗，驗得死者體無傷痕，顯係服毒自殺，袋中尚存紙幣七十餘元，日記簿一冊。復據茶房馮大毛云，死者於未死半小時前，與一摩登女郎坐談良久，從未聞有較鬧事。

旋則緊閉房門，歷一小時之久，女郎即辭去，死者且送至門外，和顏悅色，並無異狀。迨午夜一時，忽聞房中有呻吟聲，乃入內觀察，見死者口吐白沫，撫之已氣絕身死。至該女郎，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自去後不見復來云云。檢驗官以案已略有眉目，即將茶房馮大毛拘押，送局候查核訊云。

(二)

「照本廠向來的規例，「凡工人因不慎而致損命者，照章給予撫卹金五十元，如因廠方命令而致損命者，不在此例。」撫卹工人的條例明明是這樣說，都是股東議決執行的，誰得擅自更改？」鐵廠的董事長鄧君文，是個四十多歲的人物，留着八字式的鬚鬚，一副邊沿鑲金的眼鏡架在鼻樑上。口裏含着一枝雪茄，縷縷的煙霧騰在人們的頭頂上，成了一團團的煙球。

「但，照理，你們對待工人，也不該這樣的刻薄。」其強表示不屈服的口吻，使董事長有點難於措詞。

「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你要說，就對股東會分訴去罷。」顯然的，是種不耐煩的語氣。

「豈有此理！你身居董事長的地位，斷不得這麼說。」他有些憤怒了。

「我可管不了這麼許多！」

「其實，許多也用不着你管，但多少你總是要管的。」

「……………」結果，董事長沒有話說了。

「諸位代表先生！工人賺的錢，是用血汗換來的。試想，我們每天祇有幾角錢，還要從清早做到晚上，辛苦不辛苦？我們都是自食其力，用自己的氣力換來低微的代價，絕不像軍閥，官僚的剝削民衆的脂膏，買辦階級的不勞而獲。所以，我們非達到最後的目的不可。這一點，希望諸位予以深切的諒解。」一個胸前斜佩着皮帶的公安局代表，臉紅了一下，低下頭，不作一聲。

「張代表的話，委實不錯，兄弟也很贊同。不過，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希望廠方退一步想，作個圓滿的解決。」市商會的代表站起來發言，聲調很和緩，臉上現出要求的神氣，不像其強一樣的激烈。

門房從外邊走進來，在董事長的跟前，鞠了一躬，遞上一封信，說是剛才一個人送來的。

「對不住！兄弟現在還有要事，不能奉陪，改

天再談吧。』

董事長看完了那封信，臉上緊張的神氣已鬆弛了許多，站起來，向各位代表說。

『都是這些狗東西的作怪。』其強心裏這樣想。

出會議廳的時候，天已昏黑，快近六句鐘的時分了。

工廠的大門外兩邊把守着四個武裝警察，右邊停着一輛新式「Ford」牌的汽車。約有二十步遠的光景，百左右個工人在那裏站着等，大家交頭接耳的，似乎在討論着什麼。

其強出了大門，混在工人的羣中，一起走了。

這天，當工廠的汽笛在那充滿了煤煙和灰塵的空氣裏面，發出了一陣陣的喊叫的時候，小三子便從床上爬起來，伸了伸懶腰，揉一揉眼睛，打個呵欠，把笨重的破棉被撇在一邊，兩腳踏在地上。沒有充分恢復疲勞的睡眠時間使他的精神分外萎靡，消瘦了。從前，他的臉色是很好看的，自從進了鐵廠工作後，老就是擺着一副不快意而陰沉的臉孔。像枯木一般瘦的兩條腿，在寒風中抖索着，顫動着不自在的身子。

沿着灰塵很厚的道路，在寒冷的晨光熹微中，

筆直地向那一層層好像牢獄一樣的工廠裏面走去。

從早晨到晚上，或是從晚上到早晨，至少，每天總有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的勞動。

靠着左邊的一角，是一間寬敞的房子，平放着一副在轉動的機器，把那些零碎的小鐵塊，鎔化成整塊生硬的東西。

小三子走進了鎔鐵間，把一堆油膩膩的細紗條捏在手裏，按在發動機的上邊，轉了幾轉，整部機器便從這裏的一端震動到那邊去，發出洪亮的聲音來。

房中祇有一隻圓形的椅子，此外，無論什麼東西，看不出什麼整飭而且輝煌的現象。到處都隨便，污穢和煤煙。他站在巨大的齒輪旁邊，看守着，手跟着機器的轉動在上下擺動，……………

『小三子，今天好麼？』胡二麻子從房口經過，嘻笑地搭訕着說。

『見鬼！咱們一輩子都是一樣的，什麼好？』小三子轉過頭來望着胡二麻子說。『晚上遲睡了，精神好像有點不自然。』

『請一天假不好嗎？』胡二麻子睜大着眼睛，很關心地說。

『咱們可沒有這閑空兒。』小三子微笑着。

「是啊！米缸裏還是空洞洞的。哈哈！」胡二麻子笑着走了。

昨天，小三子因爲想多賺幾角錢，多作了幾小時的工，今天的精神就有點不對了。口裏乾燥得好像沙漠般的，腦袋總是沉重的像給什麼東西壓住一樣；四肢也覺得酸軟起來。他閉上眼睛，養了一會神，把身子勉強地支持着，兀自站着不動。一會兒，經過了若干的時候，身不由自主地向前彎，巨大的齒輪抓住了他的衣襟，「吱！」的一聲，突然間，機器轉動的速率遲緩了，他的身子便跟着齒輪轉動的方向，繞了一個圓周，鮮紅的血濺滿了地上，糊模的肉塗在齒輪的縫隙裏，腦漿在輪盤的上面滴着，灰白色的頭顱滾落在地上。——鉄，血，混合在一起。

工廠的機器全部停止了轉動，工人們喧囂着，叫嚷着，集合在曠地上，幾個被推爲代表的同廠長到地勘察，認得死者確是小三子。

廠長室的門即時關閉起來。十分鐘後，門外的佈告牌上，貼着一張臨時的佈告：

『爲佈告事，照得本廠鎔鉄部工人小三子，於本日清晨到廠工作，不意竟被機輪軋斃，爲狀甚慘。念其平日工作勤敏，頗

守廠規，特照章提出龍洋五十元，作善後之撫卹，除飭人通知死者家屬，着其卽日到廠支領外，特發出佈告，俾衆週知。此佈。

廠長尤永康

九月廿日

午後，工廠的工人，在無形中，自動放假了。

馬路上冷靜靜的，行人很少，祇有點綴着幾輛停在路旁的黃包車。或斷或續的鈴聲，衝破了黑夜的幽靜。站崗警察那一副無聊的眼光，盡在往四下裏瞧。偶爾看見幾輛汽車從馬路上駛過，他馬上舉起手中的棍子，在汽車駛過的方向劃着。

馬路的盡頭處，突然，現出兩盞明亮的燈光，鈴聲也跟着傳送過來。——不久，一輛簇新的黃包車，坐在上面的是個貴族式的女人，在M大旅社的門前停下來。

女人推門進去了，車却沒有拉走。

五層樓上，靠近馬路的一個窗口，一對摩登的男女探出頭來，肩並肩的在談笑，很顯明的可聽出是戲謔的聲音。白亮的電燈光，從窗裏照射出來。一會兒，窗門關起來，燈光也熄滅了。

一小時後的光景。女人漲紅着臉，帶着笑，好像消失了氣力的慢吞吞地走出來，踏上車斗，車夫拉着走了。

她回家來的時候，天已黑得像漆布一樣的可怕。她把許多不願意遺留着的東西都用火焚燬，連父母親的遺像，也把來在一起火葬了。

同村的人，老早就閉着門睡覺，再也見不到有一絲絲的燈光從草屋中的板縫隙裏射出來。幾株僅賸了枯枝的樹木，經了風的吹拂，簌簌地作出怪聲來。要不是住慣過村莊的人，定要懷疑着那裏隱匿着些什麼，在故意嚇人。

床上蓋着一件父親的遺物——破舊的棉被，棹上還放着幾隻缺角的杯子，還有，一隻大的窩子在棹下躺着。

躺在床上，心裏想起了一件事，覺得異常的好笑。看看手錶，快到二句鐘了。『走吧！』她在向自己說。

獨自在荒山中走着，固然有點害怕，但，心裏覺得異樣的——比得到寶貝還要歡喜的愉快。

(三)

「爸！怎麼樣了？」從少女口中說出來的清脆的聲調。

「已經好些了，……沒有什麼的。」是個老頭子說的話。

直到如今，張老頭還是摸不着頭腦，他也不曉得自己現在已處在一個怎樣危險的境地。他的精神雖然發覺了十分不安靜，但是主要的只有一個問題，那是什麼，他也不曉得。他希望，不久的未來，希望一個人——不曉得是誰——能夠實現他現在所彷彿着的一件事。

心裏仍舊是空虛，胸膛給一塊龐大的石塊重壓着似的難過。

「其強沒有回來嗎，阿雲？」

「還未散工呀！爸！四點鐘哩。」

這是一個離市不遠的村落，是農舍，是貧民窟，是被經濟壓迫的不幸者的太本營。

沿着狹窄，曲折的山路走來，那裏零零落落的排列着百來戶污穢的草舍。一大片荒蕪的田野，雜亂的蓋着深黃色的稻槁和成束的乾艸，成羣的烏雀，在那些猶帶乾燥氣味的叢中出入。

艸舍的門外，母雞和公雞成羣的在曠地上厮混，在糞艸上亂啄，有時看見在掘着小窟窿。附近的地方，有好些窪路，下雨的時候都注滿了黃黑色的泥水。在臭味洋溢的泥坑旁邊，鴨子梳弄着牠們的

羽毛，時或把頭攢進羽毛中。奶牛緩緩地，笨滯地，出了牛欄，向沙地上走去。

張秉中，在小溪村算是個安分守己，勤謹慈善的老頭兒，一家不過四個人，——一對老夫妻，和兩個兒女，倒也落得清閑過快樂的日子。然而，不幸得很，環境迫得他走頭無路，生活無法維持，祇好忍痛搬到這離故鄉約有五十多里，生活程度較高的小溪村來。

五年前，他們原是住在水秀山明，在歷史上享有勝名的象峯村。

象峯村位於萬山重疊，背山面海的環境包圍中。數十年來，那裏沒有土匪，沒有兵燹。氣候很溫和，特殊而不背於人情的習俗，養成了一般性質和善的居民，大家都是歡頭喜臉的安居樂業。沒有貧富的分別，沒有階級的歧視；他們祇曉得每個人都要有工作，有勞動，不遊手好閑，不作村中的敗類，才有飯吃。沒勞動的祇好離羣而孤立，誰也不願去他；因為親近這一班人，碰着親友便是怪難為情的一副臉孔。——但在事實上，他們未嘗發現過他們所不希望會出於意料之外的事件發生。

他們尤其不曉得有所謂之政黨，派別的名稱。在沒有受過教育的幾百人之中，不會受過任何主義

的洗禮，——其實，主義也走不進他們的腦海。本互相親愛的情神，在無形中，造成了他們所崇仰的唯一對象。

當那一年雨量充足，收穫了不少的米麥。他担到城市變賣後，留下幾塊錢送到市立第三中學裏的其強和秋雲，這算是他一生感到最快樂的一天。

其強和秋雲在本村的塾中念了幾年書，認得了好多個字，而且一封信也寫得來，所以大家都很看得起他們。在塾中的課程完畢的時候，得到了村中一些中等家產的朋友幫忙，和張老頭的竭力撙節，在中學堂勉強念了兩年書，然後回到故鄉來。

又是隔了兩個月的事了。

一個溫和的午後。當太陽剛要下山的時候，萬條金芒斜射着樹幹的背後，樹葉都轉成古銅色。草地上即刻轉到極陰涼爽快的境地。有時候聽見從遠方吹來極微細的聲音，幾乎辨不清楚，再仔細地聽，纔聽出是鷄鳴成羣結隊地叫喊和牧童唱歌回來的聲音。這美麗的景象，活像畫裏景物一樣的帶有詩意。池裏的水，像酒一般的平滑。在上面，在紫色的天上，隱約着幾顆若隱若現的小星。這時候，無論男，女，老，少，或是小孩子都在一塊兒坐着談天。張老頭和他的兒子坐在一塊石頭上，架着脚在

那裏嘻笑地討論着年來耕種的情形。

『都是天老爺的保庇，今年已算收了不少了。』張老頭洋洋得意地咬着長的煙捲含糊地對他的兒子說。

『也好說是豐年，是數年來從未見過的好光景。』其強隨聲附和地這樣說。

『媽的！什麼保衛團啦，都是騙人的東西，其實他們都是土匪出身，曉得保衛啥鳥！不信，我告訴你吧，前村瑞伯伯的家中前天晚上還給他們搶個乾淨。聽說，大概是瑞伯伯不識趣，得了他們的罪。』李成，是村中的壯丁，在高談闊論着最近發現了保衛團的軍隊。

『你曉得什麼！誰不知趣？誰去得他們的罪？白日裏見鬼！你想向來附近的村中有沒有見過什麼保衛團？放他娘的臭屁！我說，若不是近來才產生的土匪，我老趙的祖宗可給你阿成拿來當皮球踢！』趙七給李成氣得滿面通紅，額角上浮起了兩條深藍色的血筋。李成覺得自己對這件事並無十分把握，祇好暫時沒話說。

『對呀！還是老趙的話不錯。』張老頭也湊趣地和他們討論起來。『前天松嬸的一個侄兒從城裏來，說過國軍最近打敗了一部什麼軍，軍隊大約有三

萬左右人，現在已四散各處，打家劫舍。有錢的拿錢，沒錢的殺人，是咱們自有眼睛以來未嘗見過的悽慘。」

「你說什麼軍，不也是咱們中國的軍隊嗎？」

「自然囉！同是中國人，有什麼兩樣？」另外一個說。

「又是你的鬼！大家都是中國人，怎麼又打起仗來了？」

「傻瓜！說是反對派啦！」

「就使是吧！大家請個公親來當面說說，不也就完了；還用打什麼仗？如像咱們村中鬧事的時候，難道也要打起仗來不成？」

「實在，再也找不到像你這麼蠢！吱哩咕嚕的不曉得在說什麼鬼話！」

問題越來越大了，起初由幾個人私下的辯論，現在竟鬧得全樹蔭下將近百人的村人的注意了。

「你想，如果松嬸那個侄兒說的話是真的，會不會打到咱們這裏來？」

「鬼要！咱們都是窮鬼，有什麼東西給他們好搶？」

「沒有哩！人頭好砍呀！」

「像這樣嗎？砍就讓他砍，有啥了不得！」一個

年紀輕輕的青年把右手向自己頸項的後部作個手勢砍了一下，這麼說。

「放你的狗屁！少放些，不要丟臉！」

「他們有大鋼刀要砍咱們的頭，匣子槍要穿咱們的肚皮，那才可怕哩！」

大家在談談說說，有些在笑着，有些在討論着匪軍來時的情景，胆小的人縮着頭，躲在人叢中。幾個壯健的大漢，故意向他們取笑，於是乎大家都笑了，笑聲響徹了村莊的附近人家。好事的小孩子們走出來，坐在門限上，指手畫腳地在嘻戲。童稚的天真使大家更覺有趣，越笑得大聲。夾雜着從遠處送來聽不大清楚的聲音。

「聽！那是什麼聲音？」這聲音給一個人聽見了，剎那間全場都沉寂下來，很小心地靜聽着那從遠處送來的聲音。許多人的視線，便跟着那人的指點目不轉睛地看去。

「汪！………汪！汪！汪！………汪！………汪！」是幾條村狗合在一起狂吠的聲音，在空間充塞着驚人的，機警的，有點兒不尋常的狂吠聲。

「糟了！當真是匪軍來了？」一個年事已高的老頭子戰抖着，——但是輕微地向衆人說。

『不見得吧！要是來了，就要馬上滾他媽個蛋！』

『再不然，定是老虎了！』

『我看有點像！那裏不是有一盞亮晶晶的燈嗎？』

『見鬼！虎是有兩隻眼睛的，幹麼祇有一隻？』

『不！是鬼火呀！』

『要是真的，你說，狗在吠着是什麼道理？』

『火在燒着呢！』

『幹麼不會走動？』

『有了，當真是老虎！你看，這邊不是再來了一盞亮晶晶的燈？』

『不要傻！虎眼睛沒有離得這麼遠呀！一隻在東，一隻在西，相離總有丈多遠吧！』

『聽，有人聲哩！』

『哦！對了！是人騎虎啊！』獸阿毛也當仁不讓的發表意見。

『滾開！用不着你在這裏搗蛋！』獸阿毛很無聊耐地走開了。

『老趙，快拿面鑼子來！』

大樹根的上面，一條小狗屹立着傾聽了有些時，眼巴巴的凝視着遠處。驀地，牠忽然昂了昂頭，

搖了搖尾巴，用牠那四條小腿的能力，跑上岡坡上的頂點，再跑下來頭也不回的一口氣狂奔而去。

鑼聲響了，全村的人都關緊着門，小孩了急忙跑了進去。祇有男人們有些走到艸場上來，有的拿着鋤頭，鐮刀，有的拿着木棍，鉄槍，闊斧，參差的散亂地站着出神。其間有幾個臉已轉成灰白色，又有幾個好像餓虎一般，巴不得立刻曉得前面的消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汪！汪！汪！……汪！……汪！汪！………汪！………」又是一陣連續不斷，羣犬爭吠的聲音。

「拍！拍！……拍！……拍！拍！拍！」聲音越來越近了，但這時燈光却沒有。時間的相隔還沒有半分鐘，就是一陣槍彈的聲音。從遠處望去，好像是幾點螢火在向這邊疾飛過來。

「還是走吧！」

「怕什麼？誰想走，老子就給他當頭一捧！」

「當心些！穿過腦袋不是玩的！」於是乎，大家都蹲下來。

「喊老人家和女人們先走的好！」

「不錯！」

「爸！媽！不好了，快些逃命呀！」一個碩大的

男子，手裏拿着一條棍子，向一家矮小的艸屋走，沒命地喊。

好像老鼠碰着貓一樣的，最初，祇有那家矮小的艸屋中，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伸出頭來；其後，便是整個村莊的婦女老幼們，慌忙地走出來，向村的那面，帶着惶恐萬分的神情，沉重的步武，飛奔而去。小孩子的啼哭聲，女人們的咒罵聲，老人家的怨恨聲，……打成一片，衝破村中緊張的空氣。

.....

槍聲突然停止了，約莫過了半個鐘頭，男人們還是眼巴巴的看着闕無人聲的空屋；但，在前面，還是個謎。狗聲也忽然沒有了。大家都用一副奇怪的眼光，互打着交叉線。

『臊他媽的！幹嗎又沒有聽見了？』

『.....』大家暫時沒有話說。

『臊他媽的女祖宗十八代！跟老子開玩笑！』李成氣得要命，暴跳如雷地在破口謾罵。

『走了，一定是的。咱們也不是好欺的！』大家不耐煩地坐下來。.....

『唛！』的一聲，一個人叫了聲『噯喲！』便暈倒在地，血像泉水般的從胸膛裏湧出來。

『誰？』大家以為定是不好了的齊聲這樣問。

『啊！周小福呀！』

『小福！怎麼了？快點說，小福！』

『中了彈嗎？傷呢？在那裏？』

『看不出！』

『李成哥！你抱住他，看個清楚再說！』

『啊呀！是胸膛！不得了！』

『不要亂動吧！等一會兒，咱們想個辦法來。
小福哥！』

『小福哥！靜點，不要動！』

『臊他媽的屁！當真要老子的命了！』小福的脚被許多人抱住了，一動也不會動的，哭得格外利害。血仍在繼續的湧了出來。

『小福哥！快點說，傷在那裏呀？』

『狗畜的！幹麼從老子的背後穿過來！』小福的雙脚很利害的往前踢，手按在胸膛上。

『對了！在後頭吧！李成哥，把他抱進屋裏去！咱們大家一口氣追上去，把這些狗養的殺個乾淨！』數十人氣憤憤，臉色已由灰白轉至青黑色了。聽見了這沒有紀律的口號，個個翻轉了身，面着地，向後轉，在黑暗中摸索着，匍匐地前進。

夜，沒有燈光的黑暗的深夜，整個村落已陷在

恐怖的氛圍中。看不出樹林，花木，也看不出屋舍，祇有糊模的看得出一堆堆黑影的移動。一大羣人挾着異樣的武器，小心翼翼地搜索着；除了喘息的聲音外，別的沒有什麼。

『唉！』的又一聲，大家摸摸腦袋，急得差不多都要哭了，幸而發現了沒有異樣，才放下心來。

『誰？敢上前來，老子就叫他的腦袋都保不穩。』猛然前面送來了這樣輕微的幾句話，大家的手也顫了，腦袋發了昏，牙齒在互相敲擊着『格！格！』地作响。悔不該，剛才不該這樣的鹵莽，冒這天大的險，現在恐怕要白白斷送了幾條生命。

霎時間，又是『唉！』的一聲，腥臭的腦髓飛迸出來，濺在附近幾個人的身上，只聽見『噯！』的一聲，以後便沒有了。

『完了，是阿五！他的聲音我認得！』

『拚上去！殺！』經過了幾秒鐘的工夫，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頭顱和槍口成了條直綫，有幾個想掙扎，出其不意地拿起闊斧對準他們的後腦，用力地剖下去，腦殼迸裂，腦漿四濺，鮮血在地上滾流着。許多人被槍彈貫穿了腦袋，伏在地上，斷了氣。賸下幾個沒被注意到的，零落地，惶恐地逃走了。

從那時候起，張老頭的家已成賊窟。誰也不敢再打從象峯村經過，雖然也有些像張老頭一樣中等的人家，還有些東西丟在家裏，可是，性命要緊，錢是其次的問題，還是忍疼一割，索性不要了。一無所有的流離困頓，逃出了這明媚的故鄉。

但，在張嬌嬌的腦海裏，却存着不同樣的思想。

「性命固要緊，錢也未嘗沒問題。把錢和性命比較起來，就使有了性命，而沒有錢，那可不行了，第一是有路走不得，第二是有事不好辦。」

在隣村的親戚家，張老頭一家四口兒，互相爭執着明天逃走的問題。碰着這從天窗掉下來的災禍，保得住性命已算是老天的眼睛亮，不致誤害了無辜的老百姓，大家也沒話好說。驚心未定的張嬌嬌，嘴裏老是呢喃着『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整整唸了好半天。

「爸！我想，咱們最好先到小溪村去。那裏離開城市近了許多，事事也比較利便。暫時在那裏託王媽租下一間小房子，然後設法在城市找事做。」其強首先提議到這個問題來。

「城市的工廠多，最少也好去充當工人，每天

多少總有幾角錢好賺。咱們在工廠的附近租下一間小房子，往返可不費力。要是住鄉村，一來地方太骯髒，不像象峯村的好；二來要到城市去，又要走許多路，怪辛苦的。」秋雲也把自己的主張相提並論地說。

「女人家總是不懂事。這年冬，景面大不好，事事都要儉省些才對。」張老頭說。

「阿雲！你要明白，錢不是容易賺的。也是你親眼看見，幾年來因為咱家的開銷大，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才勉強維持下去。今年收成，是幾十年來所沒有的好，滿想等年終時，開開心，享樂一下，誰知那殺千刀的鬼，偏到村裏來搗亂。性命險些兒也被結果。我記得家裏還有些細軟，原想帶出來，可是事一臨頭，性命顧不得，也沒辦法，只好丟了。後來想到有點不過意，再跑進去把幾塊洋鈔拿着走了。……………」

張嬸嬸說到這裏，嘆了個深長的口氣。

「艸棚內還有五隻公鷄，合稱起來足有二十來斤重，也沒法抓出來，定是給那些斷頭鬼抓去殺掉了。」

「還是老人家說的話有理。少年人總是沒閱歷，不懂世事。阿雲，你想，咱們是窮人，比不上那

些有錢的人家，住洋樓，吃大菜。咱們祇要有間平房住，有碗稀粥吃，就算是前生修過什麼福，今生才有這樣的福氣。……

張老頭嘴裏含着煙捲，深深地抽了一口。

『所以，我說，你母親的話很不錯，你哥哥的話也是對的。』

其強坐在一張板床上，上身向前彎，兩手擱在膝蓋上；不則一聲。他略把頭抬起來，向坐在板檯上的妹妹，使了個眼色。秋雲老是呆坐着不動，看了看哥哥，又轉過去看了看兩位老人家。

第二天一個大清早，天還沒有亮，張老頭猶如驚弓之鳥似的，忙着收拾零碎的東西。各人拿着一個大麥餅在嘴裏慢慢地咀嚼着，向東邊的一條大道走。預料在日未黃昏時，便可趕到小溪村。

小溪村離象峯村約五十多里，就交通的不利便說，徒步也要一天的功夫。雖是距離有這麼遠，但是行旅的村人倒也不少。當早晨的太陽剛剛探出頭來，或是月亮還沒有出現的時候，總會看到許多肩上挑着東西的村人在離村落不遠的地方行走着。

那天午後，太陽還沒下山時，他們已踏進小溪村的地界。的確，地方太骯髒了，給初到此地的人

自然而然的會起了種不好的印象。路祇有幾條，並不難走，好容易給他們找到了王媽，在他們，是比得到了什麼東西還要來得歡喜。

王媽也是象峯村的人，因為她的丈夫在鴻盛鐵廠內充當工人，為便於往來利便，不致徒勞跋涉起見，才於去年春初搬到小溪村來。

「住在此地的人，生活比在象峯村好些，但是，張伯伯，樹大影也大，好賺錢的地方，錢也自然好花。咱們一家祇有兩口兒，用費本不大，可是有時也要東挪西借。……前後算來，我們在此地已住下一年了，也不見得怎麼好。」王媽停一停，然後再接下去，說。

「好在此地離城市近，那裏有好些工廠，祇要是肯用氣力的，都好進廠去當個工人。」

「女人也行嗎？」張嬌嬌問。

「不是一樣嗎！」王媽沉着地這樣說。

「多少工錢一天？」

「這沒有定規。初進去學的自然要從小的數目拿起。」

「如果有幾百人沒事做，個個都要進工廠，怎麼行？」

「這就不對了。如有餘額，當然有辦法。他們

都是爲有錢的人家作工，不是要爲窮人們設法的。
』其強搶着說。

『還有嗎，好幹的事？』

『怎麼會沒有？做小生意，拉黃包車，當跟班，這是男人的工；女人呢，也有的，當下人，或是保姆，一個月也有幾塊錢入手。要是當下人，還有外快，湊起來也有十來塊錢吧！』

『幹麼你不去當下人？』張嬌嬌問。

『要有相當的人推荐，不是容易的事啊！』

『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張老頭接二連三地把頭點了幾下，說。

『那麼，我就去當個工人。』其強很興奮地說。

『我也去。』秋雲隨聲附和着說。

『你也去幹麼？』張嬌嬌很關心地问。

『當工人。不勞働是沒飯吃的。』

『女孩子，不要多嘴！』張嬌嬌板起臉孔，把一對銳利的眼光，注視在秋雲的臉上。

『是啊！待租下一間小房子，然後設法吧。』王媽說。

第二天，王媽找到了一間用木板蓋成的房子，另外還有一間廳，面積和房間差不多。房租每月三塊錢。

搬到那間租定的房子，是到小溪村來的第四天。

其強經過王媽丈夫的介紹，和體格健全的關係，在鴻盛鐵廠內當溶鐵部的工人，每天的工資只有四角錢。因為住居的地方離城市近，從早晨到晚上，天空中老是散漫着煤氣的濃烟，軋軋的機聲震盪着村的周圍。靜寂的時候，祇有晚上的幾個鐘頭而已。

到小溪村來不過兩星期，張嬌嬌在這不調和的氣候和空氣污濁的包圍中，害了一場沉重的病。爲了經濟的問題，大家祇好勉強挨着過日子。眼看床上的病人，呻吟輾轉，心裏覺得異常不好過。

一星期後，艸屋內送出來一陣號哭的聲音，那時候，張嬌嬌的一生就此完了。據說是：湊足了幾塊錢，要請城裏的醫生診治，可是醫院錢不收，醫生也沒有來。

(四)

張嬌嬌死後，張老頭當然是『疼不欲生』，可是，人生原沒有演不完的戲劇，不過在貧窮交迫時大家分手，未免有點難過。窮人們差不多是一輩子都不要想有出息；要有出息的，祇有有錢的人家，他們有大資本，幹大事業，舉一手之勞，便有關於社

會上局部的安危。窮人們雖然過着困苦的日子，然而，大家因為沒有錢，只得彼此廝守着，擠在一塊兒，倒也相安無事。但在望孫心切的張嬋嬋，却甘之如飴，她想祇要有個肥白活潑的孫兒，什麼她都好拋棄不要，在那時候瞑目地下，總比較有意義，不致白花了一生的心血。

本來一個人——尤其是窮人——的死，原不算什麼一回事，可是，在張老頭看來，已有發生支絀的煩惱。家中的確窮得太不像樣，其強幾角子的工資，不過可暫時維持；到底也不是辦法。加之以張嬋嬋害病時，花去了好幾塊錢，死後的開銷，更不用說，最低限度，也要十多塊才成。那天晚上，張老頭足足想了一整夜，吊白着眼睛，老是睡不着。經過了和其強商酌了一番，決意把那些破舊的衣被送上當舖去，換幾角錢——或幾塊錢也說不定——回來，不足的時候，祇好向人家挪借了。

好像是着了魔一樣的，張老頭從這次起，他覺得有件什麼東西塞在胸中，怪不好過；同時他又感到精神似乎有點混亂，不曉得要如何是好。白天儘在沒頭沒腦的東奔西走，自己也不曉得到底在忙着什麼，知道有件事還沒有做，但不明白是什麼一件事。

出喪的事打發清楚後，張老頭總算已釋了重負。心頭一寬放，精神也覺得異乎尋常的煥發。他把以前的一切都丟到腦後去了，祇要天天看見兩個兒女在他的跟前流連，便是無上的快樂。有時，他的嘴裏含着那長的煙捲，在草屋中踱方步，嘴微笑着。忽又像快要下暴雨一樣滿天昏黑般的皺緊眉頭，坐下來，屈一屈指頭計算着，一共欠人的，已有二十多塊錢了。終於躺在床上，直覺着一件非辦不可的事重復向他的心頭突擊而來，記起來，又忘記了，彷彿是昨天才想起而今天忽爾忘却了。他想，變了，他的心情，變了，這眼前的世界。雖然事情已忘却，但還記得是非辦不可的一件事。

天氣似乎有些變了。

郊外有些稀薄的雲霧，乳白色的水蒸氣籠罩着小山的周圍。樹木都現出凋零的樣子，陽光也不出現了，小鳥兒也不歌唱了。……到處都可見冷落蕭條，儘是灰暗悲慘的景象。

『我告訴你，阿雲！你母親到底是爲什麼死？曉得吧？你們倆的辛苦，祇能夠救活我，救活你們倆，但不能夠救活你母親，更不能夠救活勞苦的羣衆。咱們是窮人，澈頭澈尾是個窮得太不像樣的破

落戶。想起從前在象峯村時，家中的錢，說多却沒有，說少也還過得去。然而世界上沒有不老的孩子，沒有不死的老人，這是何等危險的一回事啊！當真的，咱們村中的農民，大劫難逃，報應是很容易的。出於意料之外的匪軍追到了，那時候咱們還以為大家都窮得要命，有的是一把骨頭，天曉得！唉！我真不願再說下去了！……………

『爸！鎮靜一點吧，不要太使氣了！莫再想起不幸下世的母親！信任我，或許我能夠替你們出出這口氣，也是說不定的事啊！』她想，雖然現在已完成了一部份的工作，但在大體上，還是無關痛癢。前幾天常常到街頭去，和許多人在一起廝混，覺得還有點味兒。可是處在那種地位的她們，自己不曉得覺悟，向光明之路走，的確有點可惜。啊！這神祕的夜，好些沒有靈魂的人們在活躍，在溫柔鄉裏沉醉。這萬惡的街頭，這觸目驚心的夜之街！——舊時代的沒落，新時代的暗示！……………

『怎麼了，雲？』門開了，其強走進來，倉慌的神情，使秋雲怔了一下。

『唔！散工了，哥？』

『是。爸怎樣了？』

『還好，他剛剛和我說過話。此刻大概睡昏了

。」

張老頭竟在他倆說話時睡過去了。

醒來的時候，其強在對他笑着。

「回來了，強？」

「是。精神好了些吧，爸？」

「不見得吧。——其實並沒有什麼的。」他說話的聲調很低，喉間蘊蓄着一種不快意的餘韻。

「雲，你知道吧？今早小三子在機房裏給機器軋死了，死得非常的可憐！他的四肢都被軋斷，血肉糊糊，頭顱滾在地上。齒輪，皮帶，以及牆壁，都有鮮紅的血跡。誰知那鬼生的廠長，還出了一張佈告，說帶念他平日工作還勤謹，給他的家屬五十塊洋鈔。」

「拿去了沒有？」

「沒有的。大家都說窮人的性命賤，也沒賤到這個地步。」

「沒人和廠長理論嗎？」

「怎麼沒有？有的還磨拳擦掌，齊聲喊打。結果大家只有先行罷工。」

「事情便就此完了？」

「不是這麼簡單的啊！我們決向廠方提出嚴重的交涉。」

「變了，這世界！五十塊錢就可買到一條性命。」張老頭聽得有點忍不住，氣憤憤地說。「有錢的人家，沒一個想到咱們窮人的辛苦，差不多是，他們的身子金，咱們的性命比土還要賤。這些抹殺天良的狗東西，他們自己顧得好，不管別人家的死活呢！」

煤油燈在黑暗，淒涼，寂寞的艸屋中，冷清清的照耀着從四壁的木板縫中射出來。微溫的蒸氣從地上濛濛的蒸騰起來，黑夜裡的潮濕也正在蔓延。

張老頭氣得呆了，連夜飯也喫不下去。嘴裏儘在喃喃地罵着萬惡的軍閥，土匪，官僚，資本家。他想，假如他能夠回復壯年的體魄，不能夠坐起來就好。他定要把一切破壞，摧殘，毀滅。

「強兒，阿雲！來，坐在這裏，和我握握手，我的眼前不知怎的又是一團昏黑。你們要記着，你們的年紀還輕，要自己去找出路。然而，不要忘記啊，小數人的力量原也有限。要聯合大眾，聯合和咱們處在同一地位的朋友，和這吃人的惡魔拚命。犧牲個人的利益算不得什麼，但不要把大眾的幸福忘記了。因為，假如你這樣幹，你便對不起大多數的朋友。……」

張老頭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咳嗽了一大聲

，喉間像給什麼東西塞住一樣。

『我要馬上脫離這苦海，脫離這暗黑的人間。……其強，秋雲，我的兒！記着，咱們是窮人！』

『完了，雲！』其強注視着秋雲的臉，眼眶裏貯滿晶瑩的淚水，兩顆真珠般的淚，吊在眼眶的下面。

突然，他的跟前顯現了他母親悽慘的臉影，父親剛死時憤怒的神氣，觀機器軋死的小三子死時血肉糊模的軀體，像演電影一樣的幕幕在他眼前展開，接着是一團黑漆漆辨不出的東西，在空中滾，掉在地上，轟然爆炸成一道道的光輝在空中閃耀，剎那間無垠的空際，變成雪白的穹窿，慢慢地籠罩下來。這時候，一大羣男女在那裏歡呼，許多活潑潑的生靈跪在地上，終於昏倒了，漫山遍野地躺着，數也數不清，看也看不完。那些在活躍的人們排成齋整的隊伍，向天那一方筆直地走去。——他下意識地睜開眼睛來，一個屍體在瘋狂地舞排着，忽然，一顆雪白的頭顱掉下來，軀體即刻平平地挑着，是許多白的枯骨？不，是一堆紫黑色的血。……

腦海裏混亂得快要破裂了一樣；血液在澎湃，內心在跳動，雙手在顫動，他不敢再想下去，躺在

床上，嘆了嘆口氣。……

(五)

秋更深了。天氣冷峭得有點刺骨，死寂寂的，冷靜靜的，天上佈滿着遊移不定的雲。那幾乎赤裸了的白楊樹，經秋摧殘後的樹枝在臨風顫動，幾片焦黃的葉兒在空中飛舞着。樹林的背面，蹲伏着一堆堆散排在荒山上像饅頭般的坟墓，周圍遍生着野艸，有些頂在一根長莖上，有些鋪在地面。潺潺的流水聲穿破了寂靜，單調而又抑鬱，好像是一曲輓歌。森林是沉默的，仍然如死一般。枯樹的落葉，鎮日價，沒有間斷地，有如一場連綿不斷使人流淚的秋雨，一葉葉的離散了，儘在天空中盤旋飛舞。終於落在地上。

許多人散亂的坐在地上，有的躺着，有的偃臥着。他們在追求前途的光明，發掘未開採的智慧之源。心裏填滿了實現的奢望，和理想的顛狂。

『咱們出來了，他們便怎樣？你想。』張貴向他的朋友問。

『祇好暫時停頓了。』王二說。

『以後呢？』

『再想辦法吧？』

『咱們不是一架無生命的機器，也不是獸頭獸

腦的饅瓜，誰想給這班狗養的長期利用？」

『當然，咱們要生活下去，就非自己去找出路不可！』

『同樣是一個人，爲什麼他們鎮日坐在洋房裏，有好的東西吃，有現成的錢好拿？咱們一天不作工，你想，米缸裏不是又要發生問題嗎？』

『狗畜的！這班全沒良心的雜種！也曾想到咱們的辛苦？』

『如像咱們這麼幹，管教他們也沒有好日子過活啦！』

『老實的，大多數人已想到這個問題來了。』

『跟在咱們的背後，當然還有許多人啊！』

『聽說，有些人很想打死資本家的走狗尤廠長哩！』

『說起這禽獸，老子恨不得咬他一塊肉！有一次把咱們的伙伴胡小妮子關在廠長室，過了幾個鐘頭，才把她放出來。隔了二天，就不見胡小妮子的影，周大嫂對我說她親眼看見她的屍體在小溪橋邊浮起來。說是給她的丈夫曉得了，把她疼罵了一頓後，那天晚上，胡小妮子老是哭着，沒話說；第二天就逃走了。這件事要不是周大嫂告訴我，也還不曉得。你想尤狗子該死不該死？』

「的確，尤走狗表現出他十足的走狗模樣。」

「我說，尤廠長要不是婊子養的，你把我張貴兩個字倒寫。」

「他媽的！這狗婆養的，終歸有人去收拾他。」

「這王八羔子！提起他來就要把我王二氣壞！」

「……………」

「……………」

「兄弟們！咱們都是工人，大家都有思想，有思想，就要幹有意義的工作，過咱們有意義的生活。」一個年紀輕輕體格健全的青年工人，站起來向坐着的人們說。「咱們要救自家的性命，還要救羣衆的性命，咱們的弟兄們，救個人，就要救大衆。誰不這樣幹，誰更是羣衆的敵人，羣衆的敵人，要打倒，毫無疑義的要把這些敗類根本掃除個乾淨。咱們是勞苦羣衆的代表，是新時代的健兒，站在時代的最前綫，喚醒墜在深淵下的人們，大家攙着手，勇往邁進，找咱們的出路。」

「對的！咱們的精神永遠寄託在時代的輪上，跟着時代的展進而日就光明的大道！」一個工人裝束的女郎，附和着說。

「走吧，兄弟們！曙光就在當前，未來的勝利屬於咱們！」

一對青年男女，昂起頭，挺起胸，後邊跟着幾百個男女，整齊了步伐，排成了隊伍，注視着悠遠的前方。穿過了樹林，通過了山洞，在崎嶇的山腰中，斜峭的岩石上，高大而繁茂的荊棘，芒刺裏，往前走，走。

一顆顆的頭，一顆顆的心，一對對的手，一雙雙的腳，一步步的步武，……………在連續地，沉着地滾着，滾向前去。

Dec. 15th, 1933. 病後脫稿於廈門

露西亞的勝利

蘇 汭

我是生在一個鄉村的陋屋里，
那時可怕的歐戰已是停止，
世人正在喧嚷着久已祈望的和平。
可是，才是剛過了十五年時，
二次大戰勢將繼之以起。

我記得那回的戰爭，是
各國的專制魔王的爭奪權利，

而此刻的二次大戰又何不是？
只是當那嘶殺快要終止，
露西亞的無產革命來得及時。

如今這十月革命遍地皆知，
牠有良好的成績給世人共聲讚美，
而這偉大的光榮呀將爲史家所牢記。
可恨我沒曾生在那革命的國度里，
因爲我曾蒙受了莫大的羞恥。

當我剛是出世，我的父親便死去，
我領受了人們的毒打和唾棄，
因爲我的父親是大地主的奴隸。
然而如今我是長大了，
還是給人們所不齒。

記得是在六歲的那時，
家鄉鬧着空前未有的饑饉，
而軍閥把糧錢強收到五十六年。
如今我廿四時的勤勞操作仍不得一飽
稅吏却撞破了門說，「須得快繳！」

聽說在和平安甯的露西亞，
不但八小時的勞力可換得溫飽，
一切富人們應有的我們都可盡量享用。
在那里沒有奴隸更沒有稅吏，
只有自由和所有天賦的權利。

我們看，「露西亞是向着「正義」「公理」邁進，
而別的國度却在猛烈地爭奪權利！」
同是在一個時代的懷抱里，
却有這麼驚奇的對峙，
我們看，這兩大潮流誰可勝利！

一九三三，十六，於廈大

力

吳輝亭

(一)

林根把車拉到一家的門前停下，右手拿下披在肩上的毛巾，拭着額上的汗珠，左手伸進號衣裏去揉撫着肚皮。一會兒，他咬緊着牙根，盡力地把褲帶繫緊，他想，只有這個法子才能使肚子的痛輕些。他的面色變得很灰青，頭覺得好像車輪的旋轉一般，身子也像棉一樣的鬆軟。他蹲靠在人家的門前歇息，無氣地呻吟着。

一陣陣肚子的疼痛，他一次次憂着面，咬緊了

牙根。

勉強地拉起車來，在鋪着柏油的路上慢步着。六月天的午後倒像夜半的寂靜，發着光的柏油路上，熱得好像有冒上一層的薄煙。路旁的黑狗伸長着舌子在喘息，從顫動的舌底下流出了白沫。他想，這肚子真不爭氣，今早沒曾拉得一個錢，近午時雜得能拉着一位洋人，只走了三里多遠，他竟給了五個角子；料不到這肚子就作怪起來。他讓那左桿的車柄夾在左腋下，右手再拿下髒污的毛巾，拭那滿額的汗珠。

果然，因繫緊了褲帶，肚子的痛竟能減輕些。他直望着花如路盡頭的店屋，小得只有花瓶子一般高。路上除了熱氣的瀰漫外，只有幾個行人和幾輛車兒在走動。路旁兩列高聳的樓屋，靜悄悄地在炎陽下打盹。麻餅店裏的胖子拂着竹葉扇子喊熱。伙計們都沒有精神地微合着眼皮。他懶洋洋地拉着車兒，走過了許多的菓子攤，雜貨店，錢店，布店，點心店，銀樓……這悠長的花如路還依舊是那麼長遠。當他走近奉茶亭的時候，把車停下，心裏突然覺得很安慰了。他俯下身子，提起黑瘦的右手向車踏裏掏出了五占錢，同時左手再拿下毛巾，拭那額上流不盡的汗水。他走進奉茶亭後的藥鋪裏，把五

占錢換來一包仁丹，撕開紙包，倒出十幾粒的小紅丸子在左手心，然後往口裏送；右手拿起亭架上的木碗子，向缶裏舀起滿碗子熱氣升騰的黃茶，低着頭就飲着。一連飲了三碗，精神突然覺得有點興奮，身子也覺輕鬆了許多；但身上每個毛孔裏都狂流出那晶圓的汗珠，使他很不舒服，他索性拿下頭上的竹笠，投在地上，脫下號衣，裸着汗污的上體，雙手捧着毛巾，蒙上面一抹，接着就拭去身上汗污的漬痕。迎面忽來了一陣的涼風，精神馬上就更清爽起來，氣力也頓增強了。肚子的痛疼竟於不注意間漸消失了。他振一振號衣，再把牠穿上，同時俯下身子，一手拿起笠子戴上，一手拉起車兒，繼續地前行着。

花如路終於被他走盡了，向左轉彎就是仁和路。這時他的肚子覺得有點兒餓，微風帶來的燒烤味，使他更難受起來，他眼見得裁縫店前小學徒下飯的豆腐湯，引得他的心飛到德里路去。

德里路明顯地臨在眼前，在歪嘴馬四的飯店裏吃着地瓜粥的，他認得是旺木。近來他很佩服旺木的氣力，同時心裏頭也懷着很大的疑惑：論年紀，旺木已超過了他一倍多，論氣力，的確他該勝過他許多；但拉足車兒才見出高低，旺木非但能拉得很

長久的時間，且精神上毫不感覺着疲倦。他斷定，這種全靠着自己的氣力來養活的勾當，若能像他那樣，實在是多麼的幸福啊！他把車停在馬四的飯店前，和旺木打個招呼，就踞上木橈子。面前放着一塊長形的大桌子，桌上放着一座三層高的木級，木級上排列着各樣的魚菜，這些他都一眼漂溜過。他打算今早拉不多錢，不應該吃好的；只向店夥要來一碗的地瓜粥，和一小碟子的醃菜，吐一口涎沫後，就大噉着起來。

還了飯錢，拉着車兒在德里路上慢步着。他仰瞻着西北角的天空，飛起了一片片的黑雲，太陽被遮着—半，雷聲又微微地在响着。地面上的空氣變成了很悶熱，他知道天是將下雨，但他却不願意下雨；因為下了雨，地面上會更悶熱，同時那種由柏油層發出來的臭土氣，聞着就要嘔，頭也會暈。

走到銀雪路的時候，停在金豐銀行門前的車兒，正是旺木。他走近前去，把車兒停在他的對面，坐在車踏上，拿下笠子拂着風。

「林根！拉得多少錢了？」旺木吸着從路上拾來的煙尾。

「不多，只有四毛。」林根口很渴，眼巴巴地注視着冰店裏的冰塊。

『真倒霉，到現在我也只拉了四毛。』縷縷的白煙環繞着旺木的面前，好像蒙着乳白色的面紗。

『老旺！我真降服你那副的氣力，那拉不倦的氣力。老實說一年前誰能勝過了我，生意好的時候，我能夠拉了一整天和一整晚；現在却比不得了，走不上三里就喘氣，走不上十里路就疲倦得抬不起頭來，總要歇息了大半天，才能恢復過來。』林根帶上筐子，俯下身上縛緊了鞋索。

『我們靠着氣力養活的人，少不得要有強勁的氣力，才賺得多錢來。』煙尾差不多能灼痛旺木的指頭，他還在吸着，最後真的灼痛了，他才把牠丟投到路旁的溝子裏去。

『不錯，但你的氣力着實使我羨得流涎。』林根的眼裏射出疑惑的光輝。

『我的父母也是人，不是石，怎能生得我有那不會疲倦的氣力？論年紀，我該比你衰減了許多。』旺木雙手抱起膝來。

『那麼你從什麼地方借來的氣力？』林根愈加疑惑起來。

『對啦，自然的，我定有增加氣力的法子。』旺木微笑時露出兩排黑黃色的牙。

『，老旺哥！爲了同鄉的情面，你就教給我

吧！』林根懇切地待着旺木的指示。

『不，要是爲了同鄉的情面，我就不該教給你；教給你心裏會不安。』旺木的心裏充滿了難言的隱情，不願說出。

『那麼就不要爲……』

林根突然覺得有人踏上他的車，他回轉頭看，車墊上已坐着一位穿洋服的少年，舉起手杖向右邊一揮，他會了意，趕忙站起來，拉起車兒走向泰安路去。

(二)

午夜後落下大雨，把悶人的熱氣全消掉，人家都乘着這清涼時睡覺。路上的一切在雨點中很難認清，可聽見的只有雨聲中幾聲的車鈴聲。林根的車停在浮雲路轉灣處迎賓旅社的門前，他因爲車租還少一毛，和明早沒有餐錢的緣故，不得不在這裏等着最後的生意，他想，旅館是人來人往的地方，總不致失望的，那曉得已等下了一二個鐘頭，還沒曾看見有客人出來；但他不怕夜深，不怕雨大，仍舊耐心地等着。他坐在車踏上出神，腦裏憶起了前事來：

——當他踏到這新興都市來的時候，路上已滿蒙着蒼茫的暮色，從碼頭走到海天路，他忘掉了家

鄉，也忘掉了自己。海天路燈光的明亮，建築物的壯麗，人們的噪雜，汽車的馳奔，使他感覺着奇異和歡樂，他立刻斷定自己是有大希望，以後的日子總是甜樂。這繁華的都市是撈金子的地方，他暗笑着墊伏在家鄉的隣親們，一輩子不會超升！他沿路問惠民路是那一條，但沒有一個人能懂得他的話，他這才很苦惱，站在路旁乾急。面前車兒的閃動，和人們的嘈雜，使他的思潮更亂。他憂着面，呆站着，路人看他的模樣，都圍上來，想瞧有什麼頑意兒會從他的身上發出。孩子們聽見他的口音，覺很有趣，都拍着掌笑喊着。他更急，幾乎要哭出來，而又無所措處！一會兒，他夢想也不到旺木會在背後喊他，他喜着，笑着，說不出話來，咽喉就像有塊栓子塞着一般，他打量了旺木十幾回，心臟好似頓停住了，但立即又再活動起來，同時也想起了自慰的許多話。他先開口向旺木問利水的住家，旺木爲了鄉情，也顧不得生意，拉着車引導他到惠民路來。

到了利水的家，利水嫂恰在門前砍柴，她忙站起來打招呼，請他們進屋裏坐。旺木拉着車兒要走，他說車租還少兩毛，不能再逗留，他請利水嫂好生待着林根。

林根把行李——一把雨傘，和一個麵粉袋，裏頭貯着幾件舊衣裳，和一條毛巾，放在地上後，才坐在竹榻上。他覺得這惠民路勝了家鄉不多，路很狹，屋子一律是用木板蓋成的，只有一人多高。路上又到處都是糞芥和污水。他再環視了屋裏一下。心裏頓充滿了失望的悵惘，這時利水嫂端上一杯茶請他喝，愉快顯露在她的兩頰，她說：

「利水等一會兒就來。橫豎我們是隣親，你就在這裏住下吧！」

「呼，呼。」林根注視着她，覺得她已憔悴了許多。

「我的孀母好嗎？詳順孀也康健嗎？噢，林根，我已好多年沒曾回過鄉，鄉裏的人我倒想得緊。」利水嫂淘着米。

「恭得孀比較衰老了，她不能再到田裏去幫忙，我的媽却很健。溪仔叔佔了臭螺哥的田，臭螺嫂真能幹，她告到縣裏去，溪仔叔現在還關在獄裏頭哩。阿柚前年娶了隆興叔的女兒……」林根拿上茶杯飲着。

「噢，果然全變了。」利水嫂下米在釜裏，燒起柴來。

他喝着茶，想起了鄉裏的隣右們待他最好的只

有利水嫂，現在她又這般地接待他，心裏着實很感激起來。

他認得攜着竹籃子走進來的是利水，忙站起來打招呼，利水放下籃子笑道：

「林根！你幾時來到？」

「剛到，你好嗎？我的媽和哥哥都問你好？」

「好，你到這裏來，也算是你會爭氣！但鄉裏怎樣呢？」

「糟透了，匪災受不了，還要受天災！打算今年的收成是無望了！在鄉裏聽人家說旺木剩有十來百的錢，你剩有十來千？利水嫂出門坐車兒。想起往日我們的情義好，所以才敢到這裏來望你提拔一下子！」

「那裏來的十來千？臊他娘的，這是那起爛了嘴的骯髒貨造的謠。她做了人家的傭婦，前天才被辭退。我呢，我只賣着鹽炒花生度活。告訴你，林根！這裏雖是個金地方，但撈金子的人不屬我們，第一件，我們就缺乏有錢有勢的同鄉……」

「總希望你提拔，提拔！」

「實告訴你，你是做不得生意的，因為沒有本錢，如果有錢，你也不會做，你是剛從鄉裏來的，這裏的事情全不熟識。我想，最好的還是像旺木拉

車兒，這種不要本錢，又便利，你年青人靠着自己的力去賺錢，是比什麼都來得好。」

『但……………』

『來這裏的人，只有靠着自己的力才活得來，懶了，就不得活！』

『你說的總是對，但，我不通這裏的話，地方也不熟，這却要怎麼辦呢？』

『不妨事，明天你就跟着我去賣花生，我就指示給你各條路，同時也教你這裏的話；我料得隔兩天你定能學會了許多。』

林根很是失望，他料不到到這裏不是來撈金子，倒是來當苦力；但利水的話却很有理，「第一件，我們就缺乏有錢勢的同鄉，」旺木不是就做了證明？他想，也罷，從今兒起就靠着自己的氣力，橫豎總比在家裏強，這用金子堆成的地方，不怕就賺不得錢來。

利水嫂端上了三碗粥，一碗醃菜，和一碟走了味的鹹鯪魚，他們客氣了一會兒後，就食着起來。

晚上利水嫂讓林根與利水睡在榻上，自己拿下蓆子，鋪在地上，倒下去，蓋上一件破被單，幸喜四月末的天氣很暖，她一夜才不會受寒。

四天後經旺木的介紹，利水做担保人，林根就

租着歪嘴馬四的車兒，營着他賣力的生意。

旅館裏的洋灰梯走下來一位少年，各各的皮鞋聲打斷了他的回憶。他忙站起來，讓那少年踏進車裏坐着，掛上車簾。照着少年的話把車拉向民強大學去。

(三)

他拉着一位胖子從高斜的靈山路跑下來，車輪向前電掣般地滾，雙腳很命的快跑還接不來，身子幾乎向前仆，前面行人的竄動，使他很擔心，他引高吭子大喊着。中午的陽光好像刀子一般的銳利。柏油的路面上倒像熱釜，他覺得身子不是在路上，是在蒸籠中。手臂被熱陽灼得發痛。汗水流濕了衣褲。他喘着氣，大步走，胖子倒嫌他很慢。

走過了一條長遠的路後，接着又走一條

車兒在花如路停下，胖子給他一毛。

「先生，請多給點！」他喘不過氣來。

胖子沒有答覆，只顧前行，他拿下毛巾拭一拭面上的汗，拉起車兒追上前去，猛不防一輛汽車疾駛向身邊過去，差一點就連車帶人被輾壓。警察走上前來，拿起棍子就向背上敲。這時他顧不得什麼，拉着車兒走開。

他的喘息還沒停止，四肢酸軟無力，在炎陽底

下走了三里多路，只給了一毛，地罵胖子是個忘八羔子。

他覺到自己的氣力，近來已衰減了許多。求了旺木好幾回，他總不肯說出。他沒有法子，只怨恨他太顧己，沒有一點同鄉的情誼。最後，他喜歡了，他想，除非問利水，就裏的事是永遠不會明白；果然，從利水家所得到的答覆是很完滿的。

旺木不能再隱瞞了，其實並不是要隱瞞，隱瞞對於他沒益；他悔恨了自己的做錯，愛惜了林根，所以才不告訴他。

午後二點鐘的時候，他和林根從歪嘴馬四的飯店裏出來，拉起車兒走到隔壁馬四的車館，把車放在館內，然後一同走入第二進屋裏去。幹着那增加氣力的妙法子，

在第二進的屋子裏，林根看見四條的檯子上坐着十個車夫，館主馬四站在桌旁，桌前放着一隻黑几子，几上放着一個大面盆，盆內盛着水，水上浮蕩着幾根燈心。桌旁站着一個漢子，手裏拿着一枝梅指大的玻璃管，管頭套上一枝針，管內有個玻璃杵可抽送。那漢子把那針刺進水上的燈心裏去，同時右手把杵慢慢地抽出。管內也慢慢地有水上升，抽滿有半管水後就停住了。他喊道：「誰要的來？」

登時就有個車夫走近前來，數了二毛錢放在桌上，伸出左手來，那漢子就把針刺進肉裏去，同時也把管內的水由杵送進去，但不全送進去，只送了四分之一，最後才把針拔出來，這個去後，接着又有一個前來。

旺木過後，就是林根，旺木告訴他，初次打的不可過多，一毛錢就夠了，打過後，他料不到這東西果然有效驗，先前他以爲牠不過也像鴉片一樣給人家抽着過癮，他感覺到這時的身子很輕爽，精神也很清爽，四肢的力比剛才也增強了許多，他們再一同走出來，拉着車兒走。

在路上，旺木告訴他那盛在盆裏的不是水，是嗎啡水，那玻璃管是從藥房買來的管頭的針有的是自己造的，用布雨傘裡的小鐵條打成的，玻璃管不直接向水裏抽，定要經過燈心，這不是多事，是求乾淨。同時他又告訴他，馬四單這一筆生意每天有成十元的生息。

他打嗎啡針由一毛起，升至一毛半，再至二毛，因爲愈來量數也當愈增加，不然，就不靈了。

近來他很憂悲，他不敢再憶起家鄉，自己料不到會失望！當初時他以爲他有的是力，有力就不怕幹不起事，撈不起金子；那曉得辛苦了一場，消耗

了許多的氣力，撈起來的仍舊是兩隻空手！從他到這裏來後，只寄過三回信，寄回六塊錢；如今竟沒寄錢可能了，他很難過，一顆心像有萬把刀子在刷着！

但他忽又自解起來，他以爲寄錢是不可能的，並非願意這樣，一天所拉得的錢，除了車租，飯錢，和嗎啡錢等，所剩下的只有一個空袋子！這個自己應當願諒自己，同時母親也當願諒他，他悲恨自己的賣力不是爲着自己，竟是爲着歪嘴馬四！

爲了這事，在路上，在飯店裏，在臨睡時，他曾暗泣過幾次。

(四)

天氣已是由秋到冬了，十二月裏的天是要窮人的命的日子！

一天下雨的早晨，他從旺木的被窩中爬起來，他不敢動醒他；爲着生意，旺木昨晚一晚上不會睡，這時讓他好睡一刻。他若想起了旺木平日待他的好處，就很感激起來。現在他才信從前旺木的勸告是真實，嗎啡雖而振奮起精神，但牠確是一種害人的毒物。他披上一件破棉衣，打了個呵欠，走出店前來。仰瞻着陰沉的天空下着微雨，迎面來了一陣冷風，登時就不由人的打了兩個寒噤，四肢顫抖得

立不住足，路上還是冷靜靜，除了賣油條的孩子，賣花生湯的人，和挑牛乳的人外，再也見不得有什麼了。他走進來，穿上鞋子，披上蓆衣，拉着車兒走。

今天天氣很冷，且又下着雨，路上的行人很少；若沒有重要的事情，人們總不願意出門。各商店也都冷清清地沒有生意，店夥們都縮着頭，袖着手，坐在椅上閒談。他到午時還沒曾拉得一文錢，他急極了，但却沒有法子。

下午七點鐘的時候，他才拉得兩毛錢，這時肚子實在餓得難挨；一天裏沒曾吃些什麼下肚，嗎啡也沒打，著實難怪肚子會飢餓，精神會疲倦。他想，今晚沒有車租可繳，又沒有地方去借，也罷，橫豎在馬四面前多說些好話，要求他寬限一天；不，馬四是個石腸的人，講不得情，前次榮上豈不是碰了一回釘子嗎？險些連車也不給他拉，好得他的舅其舅硬担保，且罰了一塊錢才了事。馬四說，一寬實限起來，人家就爭着效樣兒，生意也就做不得。他那曉得咱們的苦情哩！

他走進馬四的飯店，就把一毛錢作一頓晚膳的花費。

在深夜三點鐘的時候，他仍舊沒有拉得一文錢

·他破薄的棉衣抗不過凜冽的寒氣，他怨恨着老天不仁，偏尋窮人作對。他打算今晚既沒有車租可繳，不如在外邊暫歇一夜，明天若賺多了錢，索性就忍着飢餓，連飯錢也湊着繳給他，那時就撒個謊說是今晚生意好，所以沒空來繳錢。他決定了主意，就把車停在泰安路的人行路，自己坐在車裏睡着。

隔兩天傍晚的時候，在靈山路的停車站，他遇着旺木，榮土，溪泉，和不大相識的壬癸，阿六，他們互相招呼了一回，就把車停在站旁，各人坐在車踏上閒談起來。

『林根！你怎麼這幾晚沒來和我睡？』旺木寒得嘴唇不住地打戰。

『老旺！你那裏曉得我的苦況：這幾天沒有車租可繳，不敢回店，就在外頭暫歇起來。』林根咳嗽起來，說話的聲音很重。

『這一來，你很難和馬四算清賬，臊他娘的歪嘴馬四！』榮土想起往事，不禁傷感起來。

『有什麼難算清，明後天多賺些錢，就可一次和他算清？橫豎我不是要拉逃他的車，這有什麼相干？』林根咳嗽得紅漲着面。

『不能干休，上回榮土的事難道你不知道嗎？他那副鐵的面孔，石的心腸，誰不怕他。』壬癸重

提往事作證，他吸着從路上拾來的煙尾。

『馬四這襖子最惡的是賴租。』阿六伸手取來壬癸口中的煙尾，一口氣連吸着數口。

『林根！你怎麼會咳嗽起來？』旺木憂着面，覺得林根很可憐。

『因為在外頭歇宿，沒蓋被，竟凍傷了。』林根好像失了神，呆呆地坐着。

在他們的面前，突來一個碩長的漢子，他揪着林根的衣襟，把他的身子握起，接着就是一拳飛在胸膛。

『婊子養的，賴租，你敢賴租？』馬四睜着雙眼，捏緊右拳。

他們呆住了，嚇住了，大家都呆站着出神。

『不敬，因為生意壞……』林根像在虎爪中的小羊。

『臊你娘的，我管得了這許多，賴租，竟敢賴起三天。』馬四已捏緊好久的右拳，再飛打過來。

大家很惱恨着，都捏緊了拳頭，咬緊了牙根，眼裏在冒着火。榮士打出拳去，忽急縮回。

『請再寬限他一天！』旺木爲了鄉情，大着胆子要求。

大家更忿怒着，拳頭捏得會出汗，牙根咬得有

聲，血液在體內急流着，面上漲起了許多的紅筋。

路上的行人爲了好奇，登時圍上十幾個來，馬四不得不溫和些，縮回揪着林根的手。

『說什麼烏？人是你介紹的，利水担保的，賴租，免不了要向你們拿。』

他回轉頭去，命跟着他的那個打嗎啡針漢子，把林根的車拉回店去。自己從袋裏拿出香煙來，一面走，一面擦上火柴吸着。

一時行人也散了，他們仍捏緊着拳，咬緊着牙根。

『狗娘養的，打，追上去打，打他一頓才消得這口氣！誰幫我？』榮土像隻瘋狗。

『我幫你，走，別任他得意！這狗雜種的歪嘴鬼！』溪泉舉起右手說。

『誰再幫我？好兄弟！他欺得我們好很，打得林根好很！他敢打林根，以後也定敢打我們。我們只像他脚下的一羣螞蟻！來，打死他才算是條娘養的漢子。別怕，我們這條窮生命不值得什麼！』榮土拍着胸膛說。

『走，我也幫你，打他個爛頭爛身！』壬癸捏緊拳頭擊着車輪蓋。

『旺木！你也走！』榮土揮着拳問。

『不，現在林根病了，我該顧護他。』旺木滴下

淚來。

『不行，最好的方法還是以林根的名義，向我們的工會告去，』穩健的阿六提着穩健的辨去。

三人罵着阿六是隻鼠子！這時他們已不管什麼，也顧不得什麼，捏緊拳頭，追上前去！

林根呆站着出神，毫無主意，也不知道要怎樣主意，他覺得頭很重，眼很花，全身熱烘烘地發燒起來。胸部很痛，且很悶塞。心突突地狂跳着。他已站不住了，在星光底下，坐上旺木的車，旺木把他向利水的家去。

(五)

林根在利水的家病臥了三天，幸得利水嫂因嬸母死了，回鄉去，才有舖蓋給他臥，白天利水出去賣花生，剩他一人在屋裏，覺很寂寞，缺少一個慰藉的人；如果在家裏，母親不知道要怎樣的愛護他，憐惜他，他料不到會如此的結果，母親不知，哥哥也不知，這是自己的命運壞，是天害，還是馬四所害。他的腦裏很紛亂，同時且流下滴滴的淚珠。

他很窮，利水也很窮，實在請不起醫生，且也服不起藥，只喝黃茶，茅根茶。病勢一天天地沉重起來，他急着，利水比他更急着！

一天黃昏的時候，利水做生意回來，放下籃子，打個寒噤，把凍僵了的雙手貼近嘴呵着，自己飲

下一碗熱茅根茶，也倒一碗送至林根的耳邊，伸着手摸一摸他的頭，蹙着額問道：

「林根！怎樣了？」

「不中用，利水哥！我很累你了，當初時我想我有的力，有力就不怕幹不起事來，撈不起金子；那曉得賣盡自己的力，還飽不起這肚子！現在沒有事情幹了氣力也沒有了，病勢又這麼的沉重，難道就這般的結果了嗎？」林根嘔唏着。

「別胡思，天和他媽的烏雞種雖和我們作對，但靠着我們的力，不怕就過不得活。」利水喝口茶，微嘆着。

「不，在這時候，自己的力實在也靠不住了！」林根咳嗽得厲害起來。

「旺木告訴我：那晚上榮士，壬癸，和溪泉，痛打了馬四一頓，同場都被警察捉去，他曾把你的事向工會告去，現在還未得到結果，工會也不過是敷衍了事，他們抵不過馬四的倔強！」利水歎着氣，搖着頭。

咳嗽後，林根喘不過氣來，他聽不清楚這話。

「唉！現在的天地簡直不是咱們的天地！」林根喘着氣說。

三天後，林根的病勢全變了，嗽出血來，且熱得不省人事，全像一條未斷氣的死屍挺直在榻上。

咱們

葉潮棠

喂，知趣點，不要掀起「三角眼」看人，咱們不是好欺的，打開窗子對你說，不知趣的就賞你一塊肉餅吃。咱們殺人的勾當也幹過了，天不驚，地不怕，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能給有幾個臭銅錢的資本家作弄去？他們有錢，咱們有的是氣力，還怕他們？就是爲了這許事，咱鬧過一翻驚人的事兒。俺對你說：咱們都是自家人，這玩意兒你也該學學做，將來才不讓人家欺侮去。好。不要急，少年家是急不得的，平心靜氣點，慢慢兒聽俺講。

啊！說起這件事，俺的手又癢起來，心裏好痛快哩。俺本也是個規規矩矩的人，整日勞作的傻子。就在離這裏很遠很遠的地方，便是俺的故鄉。說到故鄉，現在俺想起來倒有些兒戀慕哩。俺那裏一共有三百餘家，都是業農，平靜兒的時候還不壞，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個個安分守己的沒有出什麼亂子。人在有事做的時候並不會想到爲非作惡去，俺那裏可稱是個世外桃源哩。不似這裏，有錢的人躺在高樓上抽着大烟，吃着大菜，摟着女人，唉，他媽的，罪惡就從他們的身上生端了，俺很奇怪，不知道他們的錢從那裏掙來，平日並沒有使過一絲兒氣力，而那財源終是不斷地塞進他們的袋裏。這還不算，那些大着肚子的豬囉還來欺侮咱們，看窮人直比牛馬還賤。臊他媽的，你們要提防些，——朋友，不要誤會，咱們都是窮漢，當然不是指你，你要幫俺的忙才對——惹到老子的身上，那可是不講情的，一個個送他找閻老爺去。實在的，俺恨他們極了，他們有本領就來同老子算賬。作賤那些沒血氣的算不是娘養的。唉，朋友，俺越說越岔了，你會厭吧。好，現在馬上就回到本題來了。

慢點，讓俺抽支香煙使一使勁兒再說，你也抽一支嗎？好。俺一家共有三口，一個年老的母親和一

個年輕的妹妹，自然的，咱們也是以耕種做活計。你看，俺生得一身好筋肉，拿起斧子來一直使到四五個鐘頭從不會倦的。俺當時真是個傻子，規規矩矩的賣氣力也得不到好下場。俺的妹妹生得還不錯，長得悄悄的，臉上雖然黑一點，但總比這裏滿面塗粉的妖精來得好看，是不是，你也看過吧，熱天的時候在馬路上跑，那汗從粉的裏面鑽出來，造成溝的樣子，有的用手巾擦過，哈，變成陰陽面，一邊白一邊黑，怪難看的。媽的，那女人要送給俺，俺看見便要頭痛，太不成體統了。再說，俺那妹妹，真是俺的好幫手，跟着俺一同動作一同休息，晚上還替俺縫製衣裳，俺實在很疼愛她哩，她簡直是俺的第二生命。至於俺的母親，那時候差不多在六十以外，還很強健，除了弄三餐外還在田裏幫咱們的忙，咱們三口兒直是快樂得很。每年除把田租繳交外還可以剩下一二十擔的米麥，咱們的生活在村裏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從少不知道什麼是憂愁；有賣力才有飯吃，這是咱們天演不變的定律。那時候咱們真比伊媽的總統還樂哩！啊，誰知天有不測風雨，人有旦夕禍福，平地裏起了風波。就在那一年患了大水災，把田地和房屋都淹得一乾二淨，全村都變成了澤國，真是淒慘極啦！媽的，什麼捐錢賑

災，其實咱們遭殃的誰能得到一個臭銅錢？咱們從那時起便變得不成樣子了。啊，財物虧空還不算了局，臊他娘的包錐，俺的田主就乘那時候來與俺爲難了。大水災他是親眼看過的，偏偏要來收伊媽的烏租稅。哼，那二隻賊眼老抓住俺的妹妹不放。啊，欠債理短，俺那時只好忍氣吞聲。俺老早就看出那老貨在想俺的妹子，平時無隙可乘，現在可一步緊似一步來了。老獺蟻蟹想吃天鵝肉，除非是老子死了，那才沒有話說。那老不修越來越不是勢面了，他說怎樣，可真氣死人哩。欠了五六個月的田租便要把俺的妹妹拿去做抵押，你說天地不說翻轉了嗎？那時俺的無名火真是升上七丈高，恨不得即時把他翻個大窩，可是俺那當兒的皮氣還好，沒有法子，祇得向他哀求展緩。——唉！俺老王平生只在那時候乞憐過人家一次，可是以後人家要向俺乞憐了。朋友，告訴你，堂堂男子漢是乞憐不得的，讓他們有錢的笑，使起性兒鬧他個天翻地覆，可不痛快！，咱一直讓步，可是那老瘟子當咱是好欺的，竟於某一日清早，帶了十幾個田奴來到俺的家裏，惡狠狠的，聲言要拿人抵押。首是那老豬囉笑嘻嘻的對俺說：索性就賣她做小妾吧，有吃有穿，終身的大計是不要顧慮的，你也可以叨叨她的光，一

輩子樂得往來。說着，放了幾封銀在棹上，想把俺誘惑去。哼，他真有眼不識泰山，竟把老子當做什麼似的，一忍不可再忍，登時把銀拋在地上。嚇，俺是愛錢的？幾個臭銅錢想買俺的妹妹，說何容易，有老子在，俺與你老瘟子拚個死活。來，有本領的來，一拳打在老傢伙的腰上啦。……啊！不知道怎樣？當俺醒轉來的時候，已不見妹妹，但見母親伏在俺的身上哭得死去活來，俺這才知道事情糟啦，翻起身來想同老瘟子算賬去，幸虧當時母親把俺拉住了，她說現在他有準備，這去枉自送死，不如待後相機而行。是的，她說得有理，當時只好把性子制下，慢慢兒想了復仇之策。唉，俺很想不出，爲什麼那些田奴也去幫資本家的忙，做他的走狗？他們和咱們一樣是窮人，窮人應該幫窮人才對，爲什麼反去幫他來欺侮自家的呢？啊，對啦，他們一時給金錢迷住了，也許有一天，他們會覺悟金錢也是騙人的，那時候咱們就會自然而然的連合起來，翻個斛子把全世界有錢的人都殺得乾乾淨淨。——這是俺終身的大志願。那時俺的母親因爲憂傷過度，瞎了眼的老天竟把她叫去啦。這樣也好，剩了俺一人倒好幹事情，樂得沒有連累。俺的仇不報總是不會爽快的，仇不報算不是人，俺是甘心戴綠

巾兒的？你聽：就在某日晚上，俺懷了一柄鹿角刀，獨自個兒幹那事情，這殺人的勾當才是英雄幹的。朋友，這時候是怕不得的，一怕事情就糟了。俺先到酒店飲了二斤酒，壯一壯膽子，見血的玩意仔就在這時實現了，悄悄的跑到那龐大的樓房，裏面的燈光照得亮晶晶的，四圍的牆伊媽的有二人高，沒有法子進去，徘徊好久，一時計上心來，光明落磊些的，就叩他的門，不一會，一個像咱們窮人模樣的出來開門，一上前把他抓住，抽起刀在他的面上幌一幌，媽的，要命的就不要嚮，在他的身上割了一塊布塞進他的嘴，把他捆得緊緊的，俺爲什麼不殺了他，省得碍手碍腳？朋友，他沒有罪過，同咱們一樣是窮人，無知的可憐虫，殺死了他，後來少個幫手，是不是？你要認明，咱們所要殺的是那種人，否則濫開殺戒上天是要咒罰的，閒話休提，俺一直上到三樓，到那老瘟貨的房間去。哈，門是虛掩着，一推進門，啊，這一看非同小可，惡從胆邊生，你猜是什麼？是啦，倒聰明。兩個妖精脫得赤精精的在幹那勾當，老貨啦還說許多肉麻語，他看見俺自然是驚惶失措，臉子變得青青的了。那時俺的脚步還不錯，正氣勝過邪氣，不然的話，看見那嫩軟軟而肉體，白雪雪的肌膚，蕩魂酥魄，俺的

手也要軟下去啦。俺看見那女人就要張開口喊將出來，這還了得，伊媽的一刀先刺入她的，私穴，看她痛快不痛快，再一刀刺入她的心窩，一命嗚呼了。咱們殺人的本領還不錯，一點兒聲息都沒有。哈哈，你想那老傢伙怎樣？他竟跪在老子的面前磕着頭饒命哩。他媽的，平時欺人太甚，也有今日的下場。他暈身顫抖着，他說俺的妹妹並沒有被他污辱去，好好兒還關在廂房，現在他可不要了，好壞就陪個不是，隨便要多少錢就給俺多少。他媽的，人先交出來再說，他這才去開了鎖。啊，好可憐的妹妹，哭得淚人兒似的，面色憔悴，兩眼兒腫得紅紅的，可不氣殺了俺。那老瘋子還在苦苦哀求，賜他一條老命。媽的，留這種人在世上幹嗎？只會欺侮咱們窮人，咱們得有抬頭的一天，就是要把這些壞種斬個乾淨，恨心一起，登時手起刀落，二下子也送他上西天去了，好不痛快！白銀入紅泉出，那時俺的情形，你是像想得到的。當時俺拿了他幾百兩銀子，星夜奔到這裏來，咱們的生活這才安定一點，喲！現在咱們這些窮人能住在一起，真是好極啦。就是俺那妹妹，先前不是有個富人拿出一千塊錢要了她，可是俺希罕那些錢？老實對你講，俺壓根兒恨錢極了，世上一切不平等都是爲錢而生的。咱

們可被它害了不淺，你說可惡不可惡？俺情願把妹妹送給咱窮人，可不是嗎，咱們窮人要跟窮人才對，一輩兒樂得往來，窮人生窮子，將來咱們的力量才會增大，是不是。你看她現在不是很得意嗎？白天兒在廠裏做工，晚上和她的周大一對兒上公園兜風，咱們窮人是要這樣窮樂窮樂的。俺的妹妹可有着落了，樂得俺單人獨馬，東奔西跑，管他入掉下來。啊，朋友，你聽得高興嗎？是的。翻轉頭說咱們現在的情形，可不氣煞了人。現在咱們的工廠不是一天酷似一天嗎？入他娘的，一天作八點鐘工還不夠，近來不是增到十點鐘嗎？啊！那些有錢的人壓根兒不殺是不行的，簡直要咱們窮人的命。俺以爲村裏的老瘟子是頂可惡的了，殊不知到這城市更了不得，有錢的人更多，欺侮咱們窮人的手段來得更兇。前天咱們的阿三不是死在工頭的鞭下？！那穿洋褲的工友這幾天不見了，說不定暗地裏被他們抓去打個窩子，說什麼煽動工人，搗亂廠規，罪不容誅。媽的，什麼鳥規，皇帝是他做的！啊，咱們越來越糟啦，窮人的生命比一隻螞蟻還不如，動不動就是扣錢，鞭撻，賞衛生丸。媽的，咱們不是娘養的，皮肉打不痛，挨得餓……哼，俺看都看不慣了。跑到這裏來想會得到舒服點，不打算越來越

兇。啊！這裏這樣，跑盡世界都是如此的。咱們得有抬頭的一天，就是要把……來，讓咱們再來一次，俺還要幹，要幹，依殺死村裏老瘟子的手段再來好幾次。你看，俺的刀柄上還染着腥紅的血，這是英雄的表記。起來吧，不要怕，老子做你們的先鋒，殺！把有錢的人都殺個乾淨，要幹，還要幹……最後的勝利終歸咱們的，哈哈，俺好痛快啊！

一九三三，五，海嘯社舊稿。